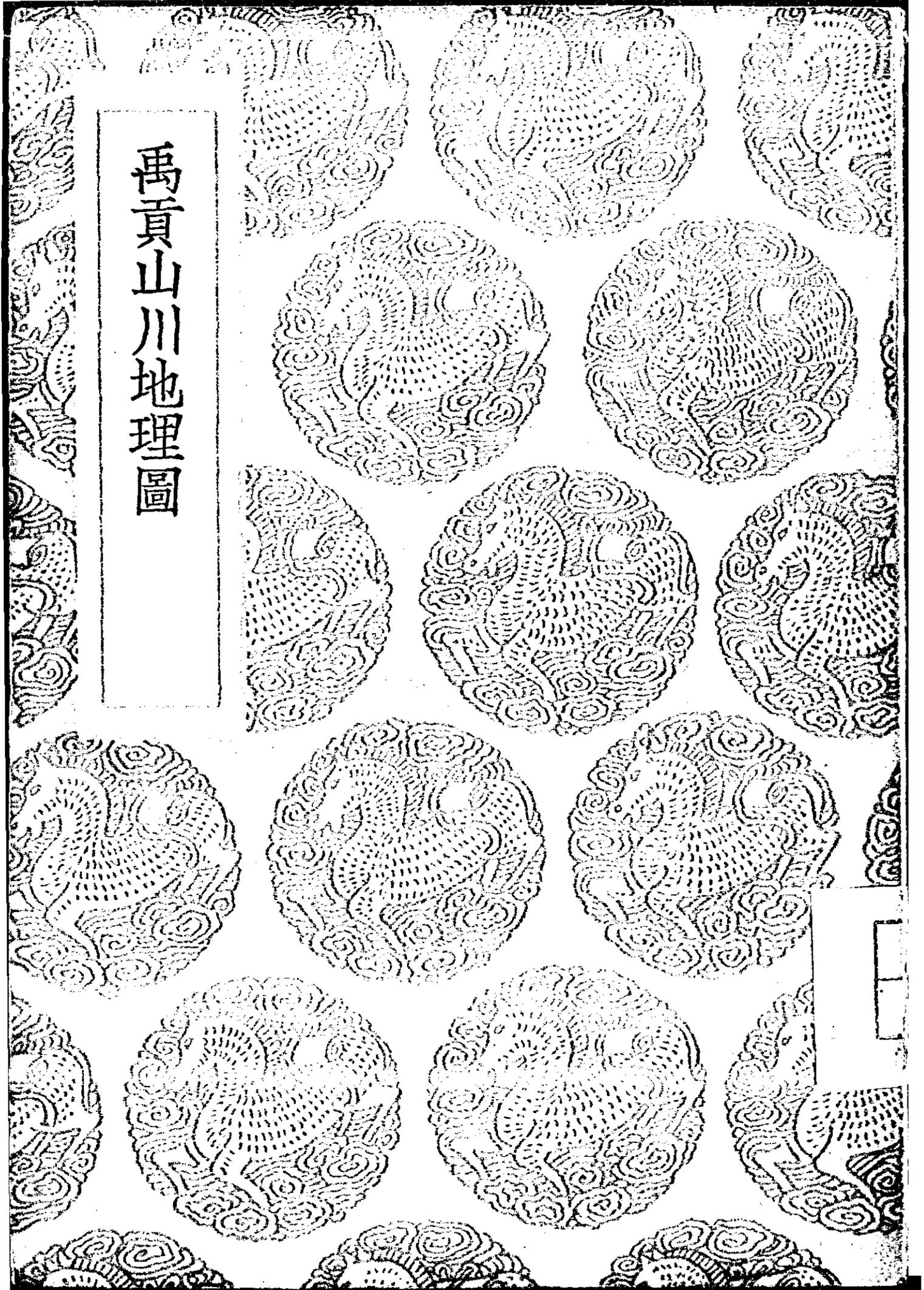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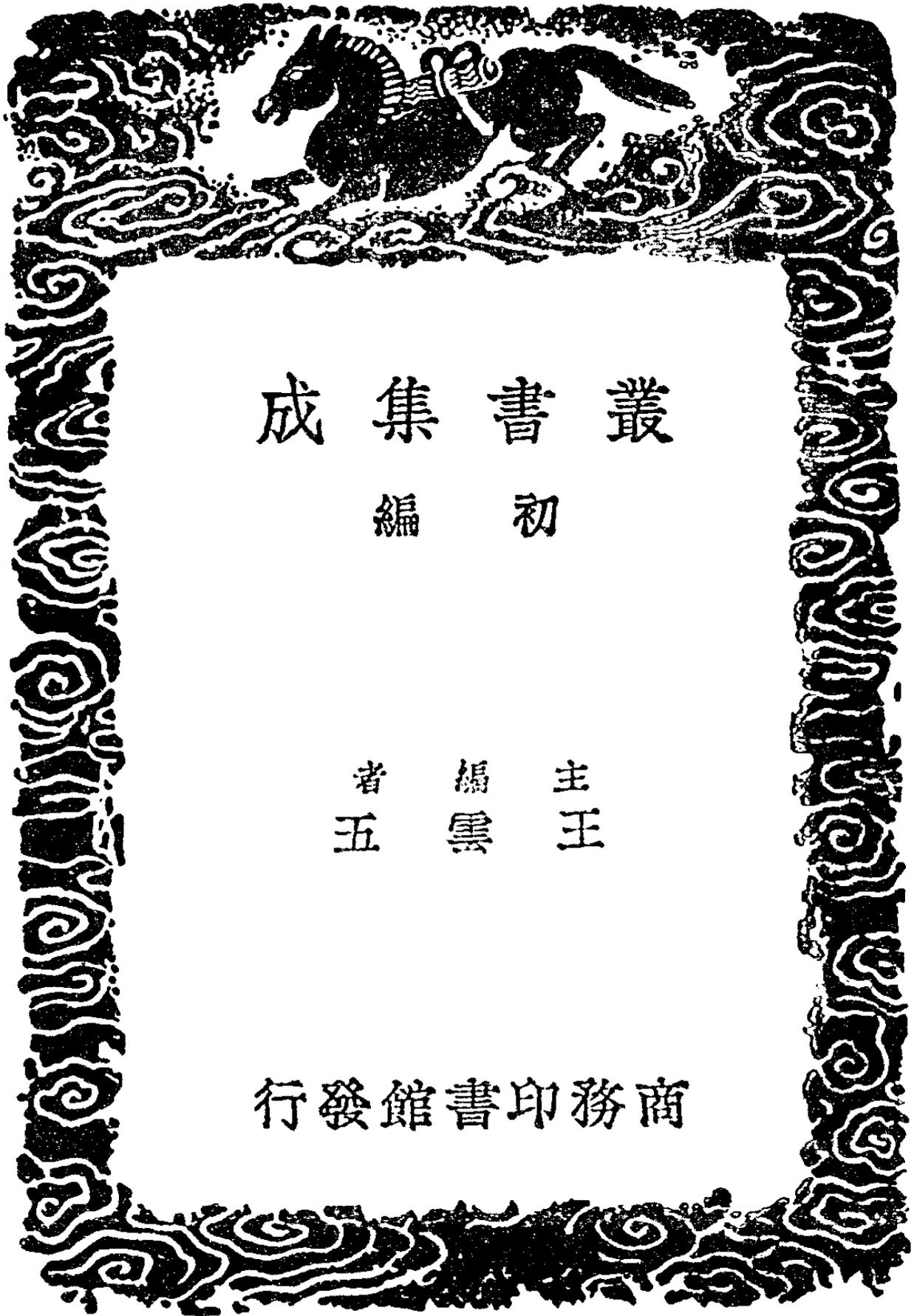


禹貢山川地理圖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禹貢山川地理圖



3 0646 4514 0

程大昌撰

本館據指海本影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083
114
2:2992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禹貢山川地理圖二卷宋龍圖閣學士休寧程大昌撰宋史藝文志大昌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又禹貢論圖五卷而馬端臨經籍攷則云論五十二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淳熙四年詔付祕閣舶使彭椿年嘗刊之泉州學宮今諸論尙存而其圖獨已久佚歸有光跋及朱彝尊經義攷皆未之見也通志堂九經解旣訪刻其前後論而禹貢山川地理圖者惟敘說僅存圖目亦止三十今以永樂大

典所載本校之則祇闕其九州山川實證及禹河漢河對出圖而其餘二十八圖巋然具在誠自明以來未覲之本也大昌之旨皆本先儒舊說各以其語先爲圖從而辨正其誤乃出其見復綴新圖於後以訂定之眉列掌指使讀者了然易知雖陳振孫歸有光諸人謂非身親歷難得其真而其議論瞻博援據詳明要爲卓然不詭隨傳註者矣其圖舊分五卷篇次已不可攷今依經解原目定爲

上下二卷

禹貢山川地理圖目錄

卷上

禹貢山川地理圖序

九州山川實證總圖 缺

敘說

今定禹河漢河對出圖 缺

敘說

歷代大河誤證圖

敘說

大河經歷

龍門

華陰

底柱

孟津

洛汭

大伾

降水

大陸

漢以後九河舊圖

敘說

新定九河逆河碣石圖

敘說

水經濟汴互源圖

敘說

濟伏流辨

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辨

水經成臯濟濱辨

今定沅滎濟圖

敘說

刪潤酈道元所釋水經

濟水入河溢滎之地辨

水經滎澤辨

潁陽舊九江圖

敘說

鄭元小九江圖

敘說

今定九江圖

敘說

孔安國三江圖

敘說

班固三江圖

敘說

韋昭三江圖

敘說

今定三江圖

敘說

三條荆山圖

敘說

卷下

古濠漢圖

敘說

甘肅二州弱水圖

敘說

唐史西南夷弱水圖

東女弱水辨

小勃律弱水辨

今定弱水圖

敘說

酈道元張掖黑水圖

敘說

漢志勞水會葉榆入南海圖

敘說

水經葉榆入南海圖

敘說

樊綽黑水圖

敘說

今定黑水圖

敘說

九州貢道序

雍梁荆三州貢道相因圖

敘說

兗青徐揚四州貢道相因圖

敘說

冀州夾右碣石圖

敘說

汴濟分合圖上

汴濟分合圖下

敘說

汴濟之別

汴派曲折

汴水立名辨

滎汴互派辨

荇蕩渠口辨

隋汴首末

宋武開汴入渭取長安圖

敘說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上

宋 程大昌

指



臣既不揆淺聞著論以發明禹貢而自古及今郡縣山川無不關括頗浩渺難見遂事爲之圖各以地理列置固有出於古來舊說而質之禹貢不合者又有雖並經文而地理位置改易其真者說旣各不相同若雜爲一圖則恐交錯難曉臣今稽求先儒舊說各以其語先爲之圖從而辨正其誤舊說旣竟乃出臣愚見爲圖以綴其後又慮臣先所著論文字稍多且不與圖本附麗其

於尋求不便遂摭事實隨其方所略標要指貴于一見
可以卽解也歷代山水名稱改易旣衆又郡縣分合更
改世世不同今且專以唐世地書爲正一則取其州縣
四境悉有方隅底止可以穿貫遠近少所差失一則多
用唐制名稱亦貴會歸於一異時苟有詳於稽求者則
據唐人所名山川郡縣卽其世數先後稽之典籍可考
而知也圖以色別青爲水黃爲河紅爲古今州道郡縣
疆界其用雌黃爲識者則舊說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
臣愚短亦知前世博者不肯犯衆儒之所不言以招讖

議然臣以爲儒當考古苟言之未當而啟他人意見以歸于是或可少備國家稽據亦其志之樂爲者也臣是用不敢以淺學爲解

九州山川實證總圖 缺

敘說

禹貢山川臣旣著之論以通其理今又圖其方望地著貴於易見然一山一川而古今數說錯出則旣各爲之圖其于隨事攷閱則便矣顧欲該華夷而參觀則散漫無宿臣故會爲總圖取其有確證者聚著其上合四海

之大書之不盈尺紙但能略標其目而委曲詳縟者則當求之本圖此不容詳也

今定禹河漢河對出圖

缺

敘說

臣案禹貢古河其正流止一大派自積石以至降水大陸而末流播爲九河者是也至其分派旁出者凡二在南爲濟少北爲漯二水雖分枝于河而皆不得名河周定王時河徙故瀆則已與禹貢異漢元光河又改向頓邱東南流入渤海則漢河全非禹河故迹矣司馬遷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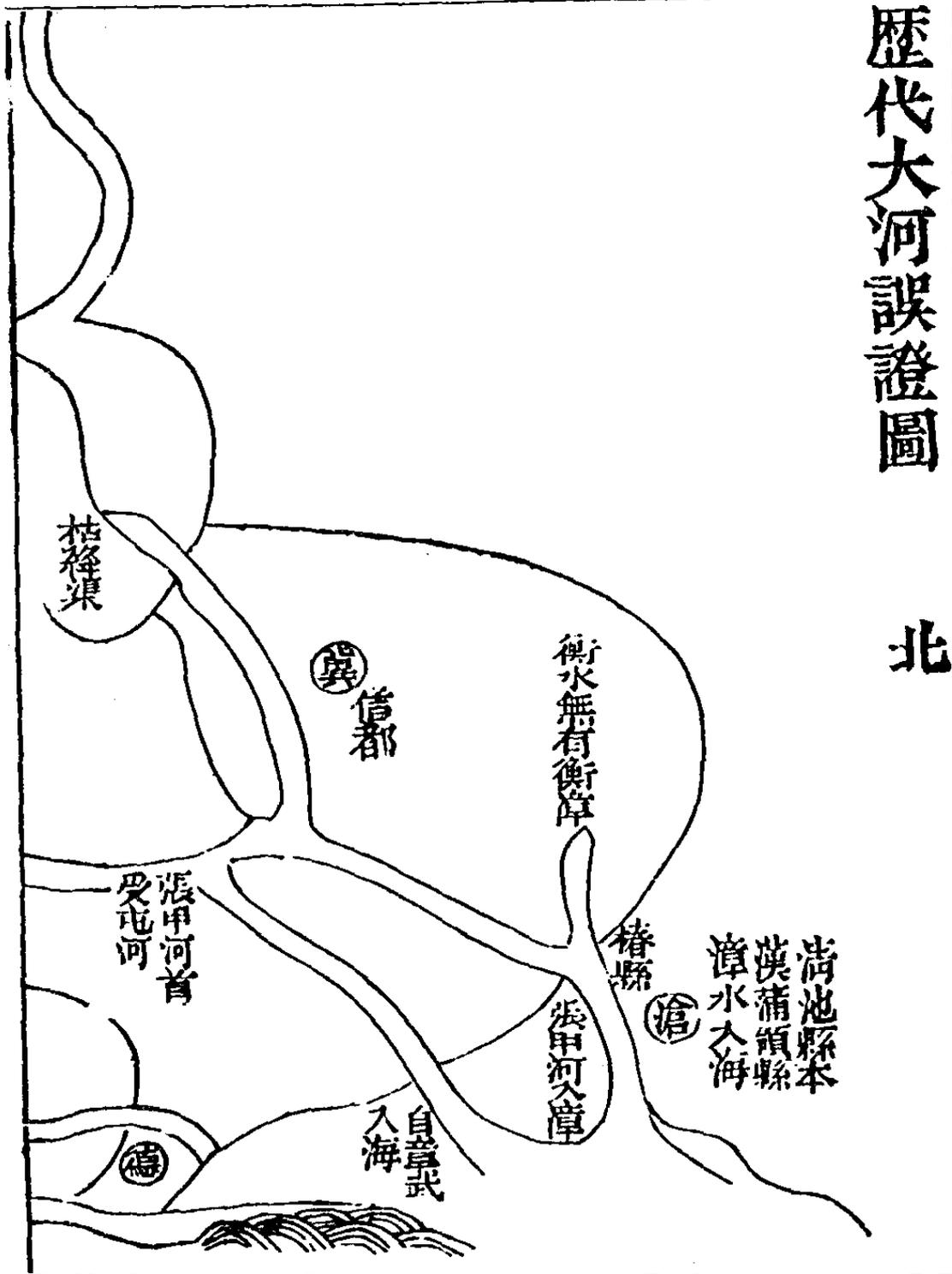
固雖能言禹河之在降水大陸者別爲一枝而又雜取漢世新河亦附之禹其曰禹醜爲二渠者是也孟康順承遷固此語以漢河爲漯川其意以爲禹時漯嘗受河亦是禹迹可以附會遷固之謂禹醜二渠者其說巧矣然漯在禹時未嘗得附名於河也若以漯爲正禹河邪濟大于漯亦禹所疏又可增數以爲三渠矣況漯水故迹亦與漢河殊異豈可引以爲據然自此說旣行歷世儒者皆誤認漢河以爲禹河故此大伾以下降水大陸皆無底麗蓋禹河旣背漢河而枯矣其地又正在北歷

世譌誤以爲王莽故河而不知其真禹河也于是雖有
迹道綿亘數州世儒亦不知稽以爲據而降水故瀆雖
存旣與漢河相背亦併見廢棄不以證經甚可惜也臣
旣具論首末又著之圖貴其易見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上

歷代大河誤證圖

北



敘說

禹貢大河至周漢以後改向頓邱東南以行則凡禹河之所經歷皆不可並漢河推討矣諸家不悟其失故說愈多而愈與經背臣爲此故先爲之圖以究見禹河實地乃始別出此圖以見諸家之失證也古迹關於河道者多故條列而言之冀不雜耳

大河經歷

導河自積石以下未至龍門以上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知荒遠在所當略也既及龍門則在冀都之西故

因其所經以記其自南折東之地而曰南至于華陰者致其詳也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則又自其又東而折北者言之也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則又自其直北正逕言之其敘記甚明故可據之以攷世傳地名當否也

龍門

河至慈州之文城縣孟門山是爲入龍門至絳州汾水合河之上爲出龍門口此其中間地勢險甚河率破山以行兩岸悉有鐫鑿痕迹漢說皆以爲禹實鑿之以過河流也故後世取龍門以名地者不止一處也

華陰

河行華山之北故曰華陰河自北狄入中國皆南行至
此而極始折而東後世潼關在此以其關地爲河流撞
擊故曰潼關

底柱

底柱屬陝州硤石縣其曰底柱者石在大河中流峙立
爲三河水包貫以行以其如柱而立則曰底柱以其石
如水門故又曰三門賈讓及淮南子水經皆言禹鑿此
石而通河始行也河至華陰潼關則已改爲東流不待

至底柱乃始折東今其曰東至底柱者自改東以後惟底柱爲可記也

孟津

孟津屬洛州河陽縣武王師渡孟津卽此也唐置河陽三城節度使治此本朝因之改爲孟州亦杜預造浮梁之所名富平津

洛汭

洛水至洛州鞏縣東北入河其曰洛汭者洛旣北入于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爲汭也汭之爲言在洛水之

內也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正其義也

右自洛汭以上河行地中他水反來注河故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無所譌誤以其山川皆自附箸故也自大伾以下不論水道難攷雖名山舊嘗憑河者亦便不可究辨此非山有徙移也河旣遷變年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爲河而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也輒並河求之妄從而得舊山之眞歟山靜物也且因河徙而譌錯如此則降水大陸其方鄉益難究定矣此其並河之地所爲無的之因也

大伾

張揖以成臯山爲大伾薛瓚杜佑以河內黎陽山爲大伾兩山皆大河所逕又皆古來舊傳也臣獨不以張揖爲當者蓋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禹故記之正與河將東流而先記華陰之在極南者同也若成臯之山旣非從東折北之地又非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也其地西去洛汭旣已絕近東北距降水大陸又爲絕遠禹獨何爲而特于此數數致言邪臣故于瓚佑有取正以其理有當焉耳

降水

鄭康成以淇水之自衛州入河者爲降水其援引譌誤元已自覺之遂改引屯氏河爲證酈道元旣已仍襲其誤尋又覺屯河之無降名也因又改易漢志屯河名稱以應古降旣已明誤且有失審究者經之敘河曰北過降水是元有降水而禹因河役過之其理甚明也今屯河乃因漢河決溢甫有迹道設使漢河真是禹河亦無有因此河決流而反記此河位置者而況漢河本非禹河而求禹河所逕于漢河支派則豈非重複之誤邪

此其誤之所起不出乎臣之所陳者矣河既改流並河山川皆非其故而不知反諸未始改流以前此與中流失劍而刻舟以記者正同一誤也

大陸

漢志大陸在鉅鹿郡鉅鹿縣北鉅鹿縣唐邢州平鄉縣也不論漢河禹河而皆未嘗逕邢以行則雖有大陸自不足據之以爲經證春秋魏獻子嘗田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預亦不能定大陸所在第疑鉅鹿與甯太遠遂意大陸當在河內修武縣也今未論大陸之在修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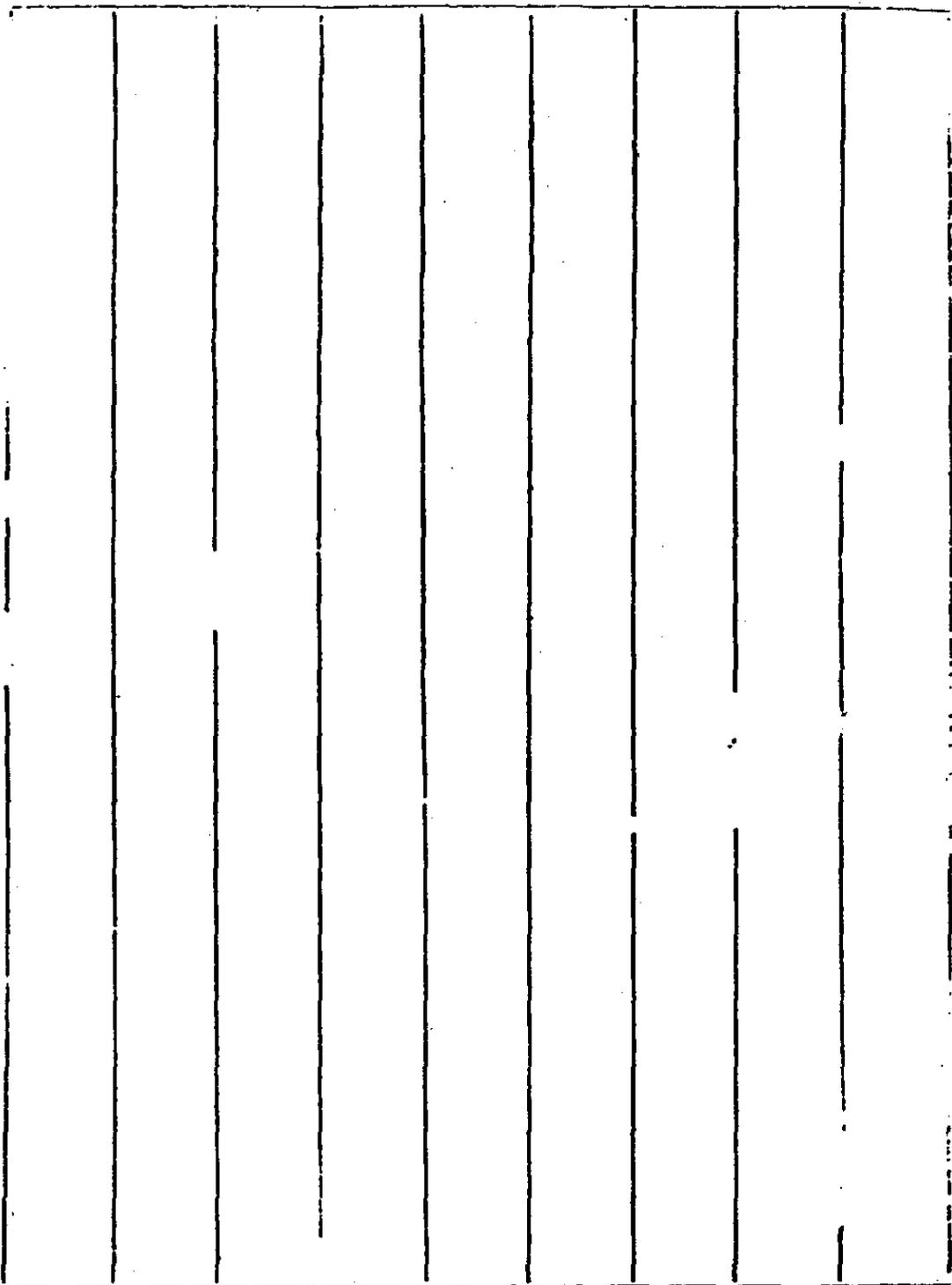
爲當爲否也河內遠在澶魏上方未爲大河北流之地則經謂北過降水而至大陸者預之說其不能與之相應明矣夫其說旣未堅確于是後世變而求之下流者甚多隋氏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縣唐人又割鹿城置陸澤縣皆疑鉅鹿大陸不與河應故展轉求之向北之地也及其郡縣名稱旣已改附經語而卒無效據後世亦不堅信也臣所著論第取考古而折以理不敢創意以立已說固嘗姑以河內之大陸爲正而用以證經且責其與北至大陸者合其實不安也如臣之愚則欲並

古說而加意定焉爾雅廣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
曠然而皆平地故以名之經之于冀曰大陸既作言水
患旣退雖平地之廣衍者亦無水患遂可耕藝也循其
名而究其理固可意推而古事又可言者也禹河自澶
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
古河之在貝冀以及古絳之南者率皆穿西山踵趾以
行及其已過信都古絳而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遂
本其事實而用大陸命之不亦名實相應乎臣嘗深案
古書而得此理自謂稍的而不敢正立爲論者蓋遵本

聖人闕疑之義然而懷不能已卒不免一陳也自大陸
以北爲唐之棣景滄三州地則益下故河于是播裂爲
九則其地不復平行而特爲卑窪故也此又其理之可
以交相發明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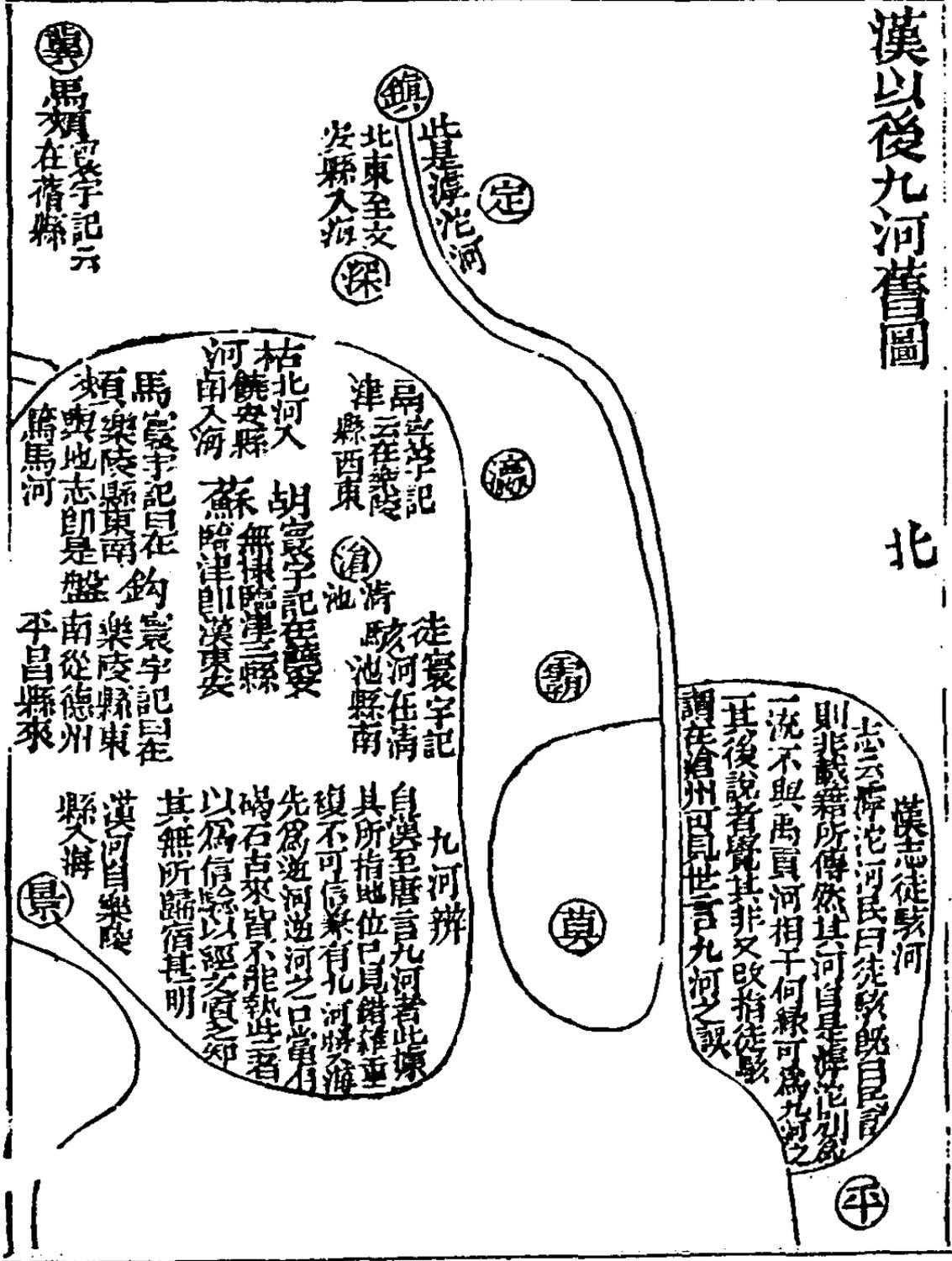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上



漢以後九河舊圖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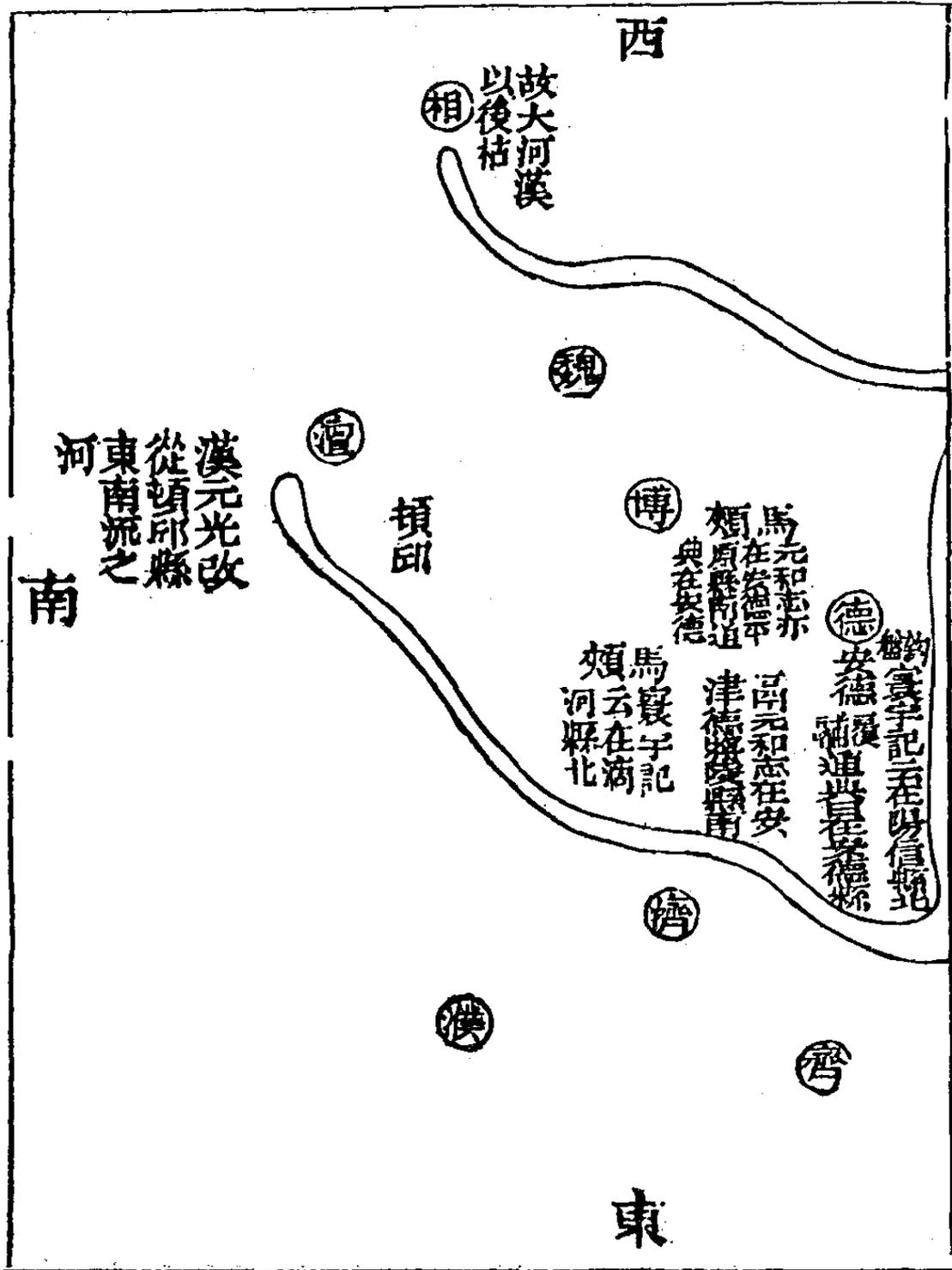
漢志徒駭河
 志云徒駭河民曰徒駭既自良言
 則非載籍所傳然其河自是徒駭別名
 一沈不與禹貢河相干何緣可為九河之
 其後說者覺其非又改指徒駭
 謂在滄州百貝世言九河之誤

九河辨
 自漢至唐言九河者此據
 其所指地位已見錯雜重
 復不可信兼有九河將海
 先為逆河逆河之口當有
 碣石古來皆不能執此者
 以為信驗以經之實之知
 其無所歸宿甚明

徒駭字記
 河在清
 縣東南
 胡亥字記在徒駭
 無棣臨津三縣
 蘇陵津即漢東安
 河南入海
 馬亥字記在鈞
 樂陵縣東南
 與地志即是盤
 南從德州
 平昌縣來

此是徒駭河
 鎮
 北東至交
 安縣入海
 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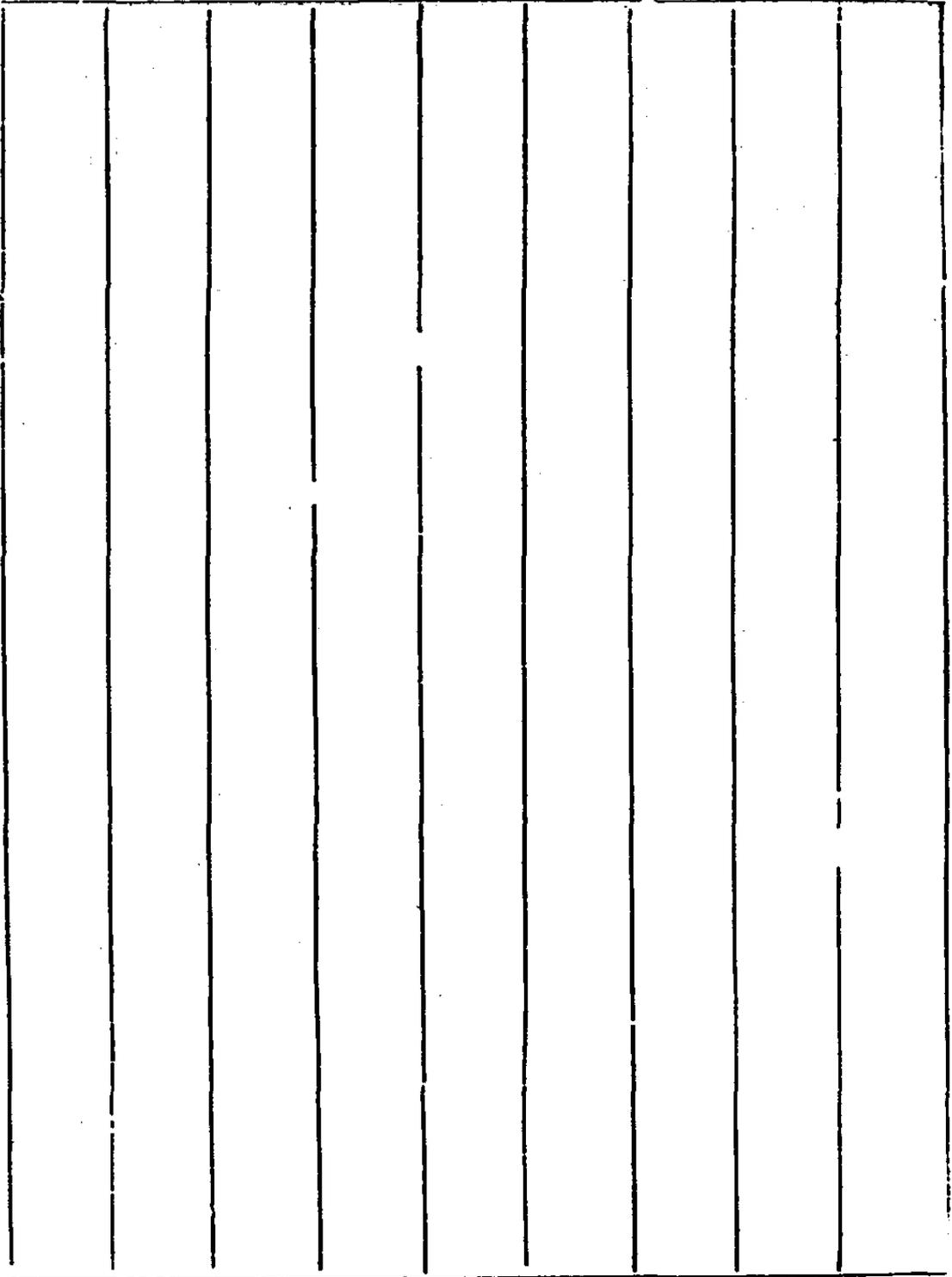
馬亥字記云
 在滄縣



敘說

自漢以後言九河者不勝多說謂爲人出私見邪則其所指皆有實地謂其所指皆可的據邪前日所指後人又移之而他也況或一名而更兩出或新河而載舊名全無源流臣嘗深以疑之故圖列其地就加疏說使其重複異同之狀明則訛誤自見不待多辨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上



新定九河逆河碣石圖 北

辨碣石

滄州漢曰海郡地南北闊七百里其南境當為馬交州其北境則冀州也滄之北境五與平州接壤去五百里當九河未沒海時從今海岸東出更有五百里平地河播為九在此五百里中

經言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則是苦河自今已為海處向北斜行始為九河又向北東

乃為逆河逆河垂欲入海處有碣石山在河北角今時古九河逆河雖已淪海其碣石就

平州對南面望往往可見以地望言平州正南即滄州之北東出九州逆河五百里地都已入海而碣石在滄州正東微北五百里地

卓立可見則正是禹時逆河碣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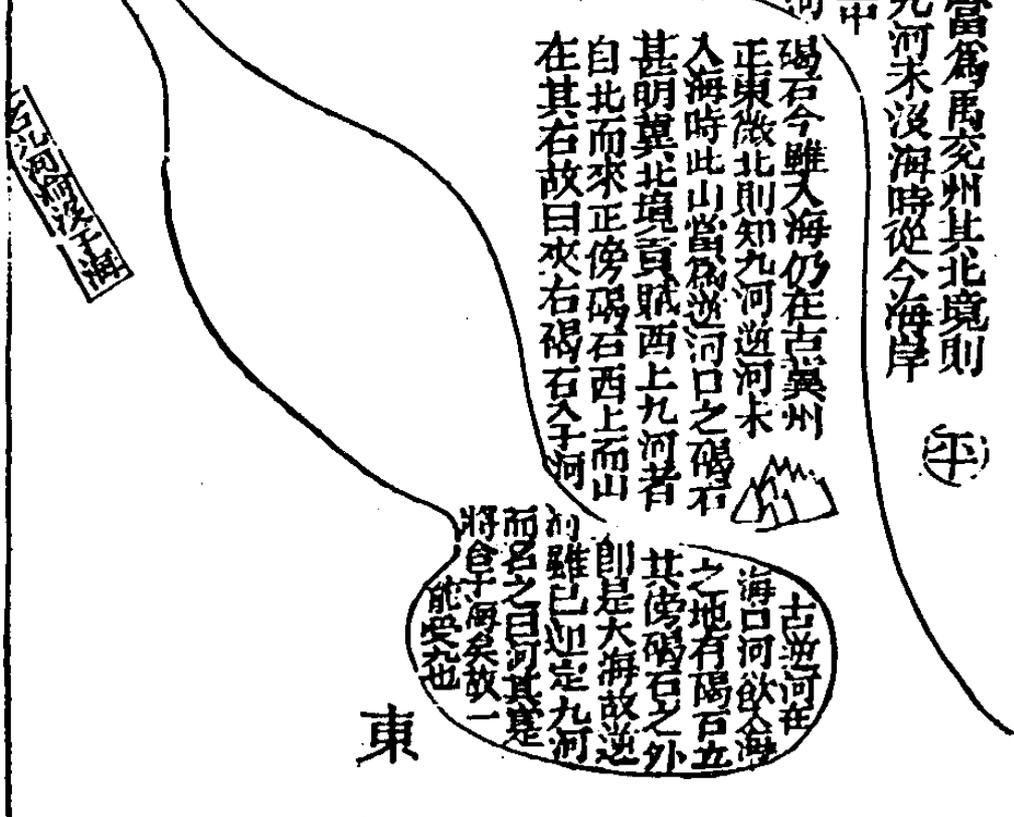
辨九河

古九河自大陸北東而播為九派又北合為一河故曰同為逆河入于海河海相交

處有碣石山古今攷求渤海平地皆無之故漢至隋言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矣張

揖亦言碣石在海中唐景城即道元力主其言以為九河滄漢渤海郡

同碣石淪苞于海漢以來傳者知求九河



(平)

碣石今雖入海仍在古冀州

正東微北則知九河逆河未入海時此山當為逆河口之碣石

甚明冀北境貢賦西上九河者自北而來正傍碣石西上而山

在其右故曰夾右碣石入于河

東

古逆河在海口河飲金海之地有碣石之外其傍碣石之外即是大海故逆河雖已定九河而名之曰河其是將合于海矣故一能受也

于平地不知推求碣石有無以為
 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平
 地無九河而強鑿求之宜其支
 離不能得的

西

故大河
 即馬河

相

衛

漢元光改
 流頓邱東
 南之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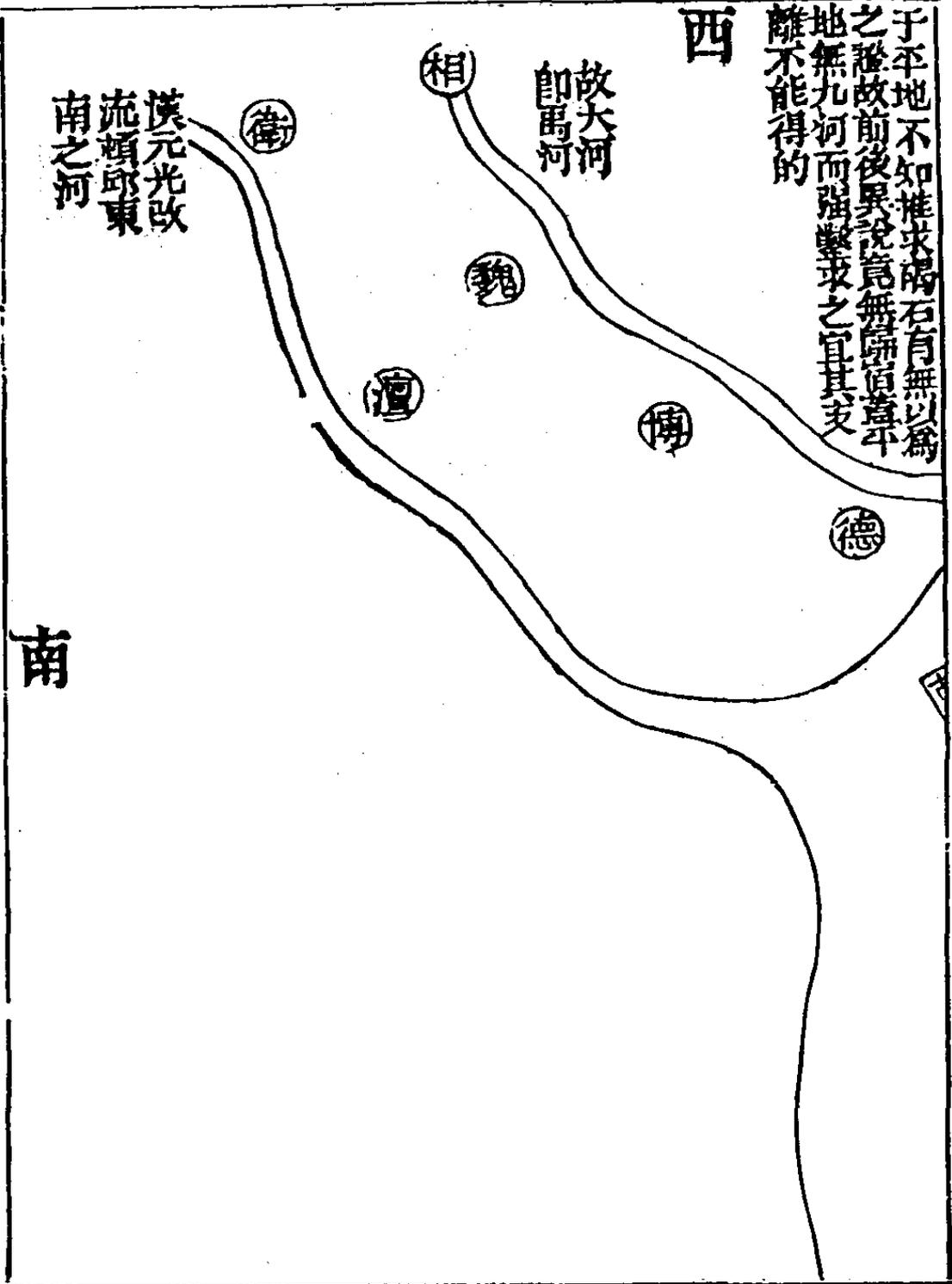
魏

澶

博

德

南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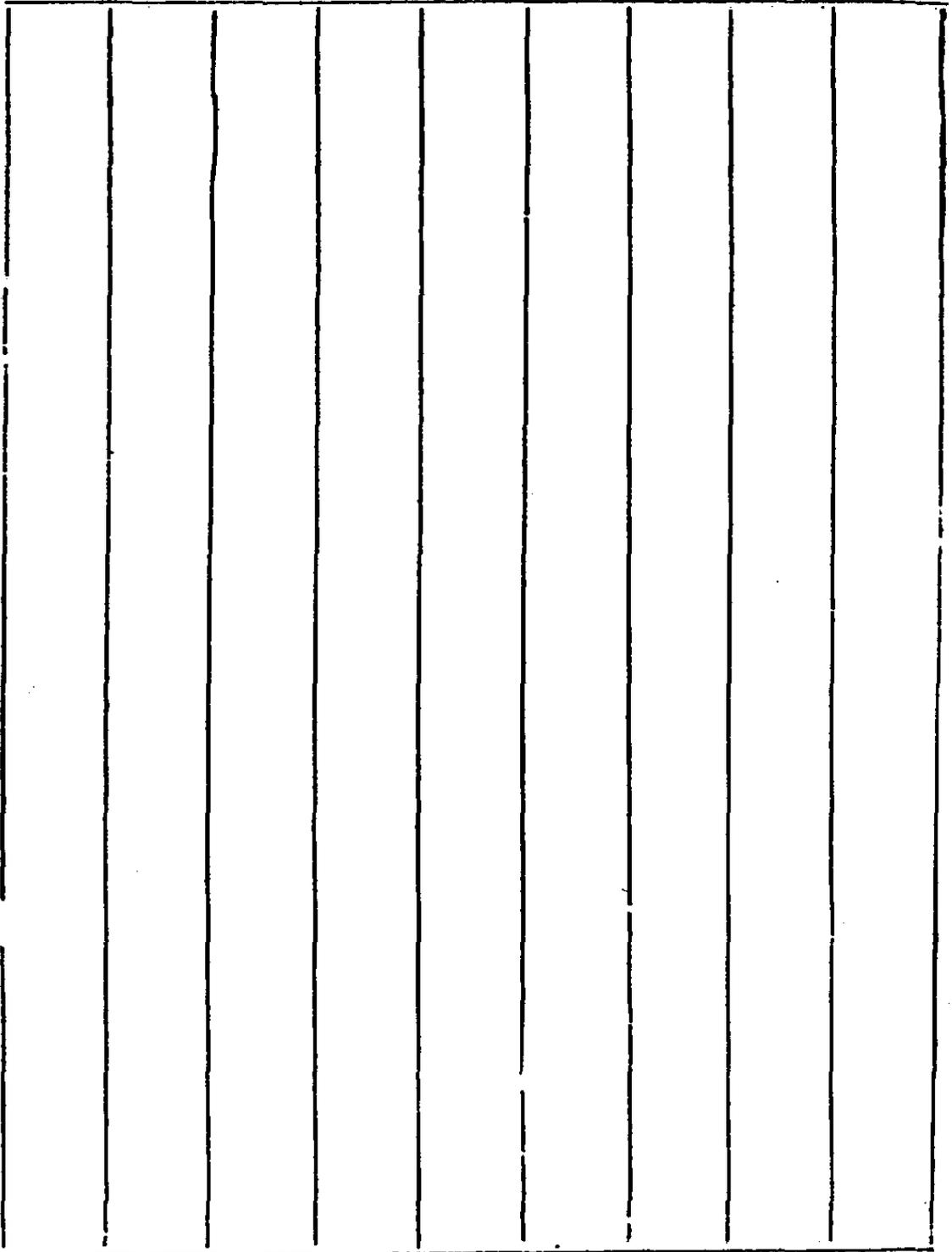
自漢至唐講求九河甚悉漢世近古止得三派唐人集
累世積傳之語乃說九得其六夫近古而采獲者少遠
古而采獲者多已不可信至其顯然論誤者班固明以
滹沱爲徒駭而不悟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所說馬
頰乃以漢世篤馬河當之此類皆其明不可據者也臣
按經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又曰夾右碣
石入于河又于導山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是
九河之北東必有逆河逆河之口必有碣石山甚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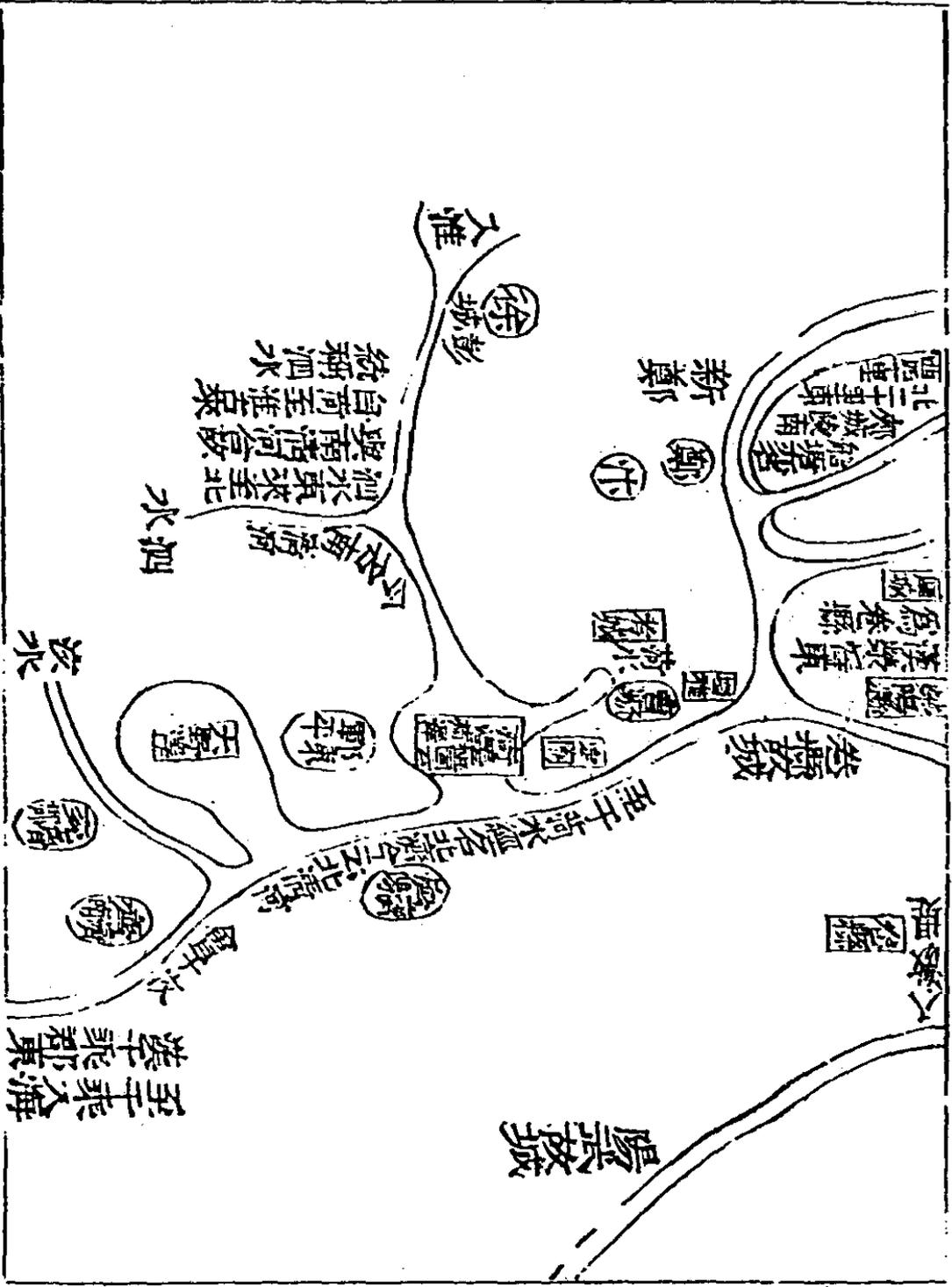
古今之論九河皆汎指舊河枯迹之在平原渤海者以充其數而有所謂九河又皆各爲一流自入于海無有指定逆河之在何地而能翕受九河以同歸于海者設使九河逆河其水道遷變難考而碣石山趾頂皆石不應仆沒古今求之充冀旣皆無有而亦罕有發此一義以爲九河逆河實證者故臣反之于經疑自漢及唐凡言九河者皆非古來確據于是因酈道元力主王橫張揖所言以爲九河逆河碣石已皆淪沒于海而臣心以其說爲然旣又詳考平州之南卽滄州之東北也平滄

隅立之間有山而名碣石者尙在海中可望而見其山
蓋近平而遠滄也夫其從平脉之爲正南則從滄脉之
爲東北也九河播于兗州之北斜入乎冀矣而逆河當
又在北以受九河則正直冀之東北而與平州相並也
以其方面位置易地觀之則平南境之碣石本冀東北
境之碣石而後世淪入于海甚明也臣于是知九河逆
河同淪于海王橫張揖酈道元人更三世同爲一見具
有實證非空言也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上





敘說

濟源出河北越河而南又復名濟世旣疑之又會後世
汴水受河正與滎濱相上下故辨正益難臣旣詳著之
論而其委曲繁細者難察察言之旣圖列其地遂事爲
之辨貴于易見

濟伏流辨

濟自河北截河南渡仍得名濟其初止爲河受他水已
多濟之入河適會其滿溢出南岸禹故還以元名命之
本無他說讀經者不究禹之命名全在溢之一字而乃

因其鑿說遂曰濟有伏流故入河而不與河雜此其所
爲名濟之因也歷代地書固知其自河北溫縣而入自
河南滎陽縣而溢然猶變爲一說曰濟源出王屋山下
渟澄不流而其重源出于濟源縣也其後唐高宗疑濟
源與河不接而許敬宗止以伏流爲對其說蓋取重源
以爲本祖獨不思濟其果能伏流則當高宗之世滎口
雖不受河猶有溢流汨出地底則伏流之說信矣今其
河水不入滎口則滎澤遂枯尙言伏流不其誣邪

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辨

杜佑言濟水之在河北者王莽時旱此渠枯涸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而水經敘濟乃一依禹貢舊道斯不詳之甚又濟南濟北濟陽濟陰凡郡國附濟爲名者皆命名不審此亦自是一見然殊不通也河南有濟禹時亦非流水真能截河流貫其間而滎之受河則實因濟而溢禹旣本其所自而以濟命之自漢以後濟潰循河上下如漢漕渠陰溝隋之板渚唐之河陰未嘗不受河爲流則其本禹之故以濟命之不得謂之無實也況濟之入河古今皆自溫縣故瀆至今不塞則謂王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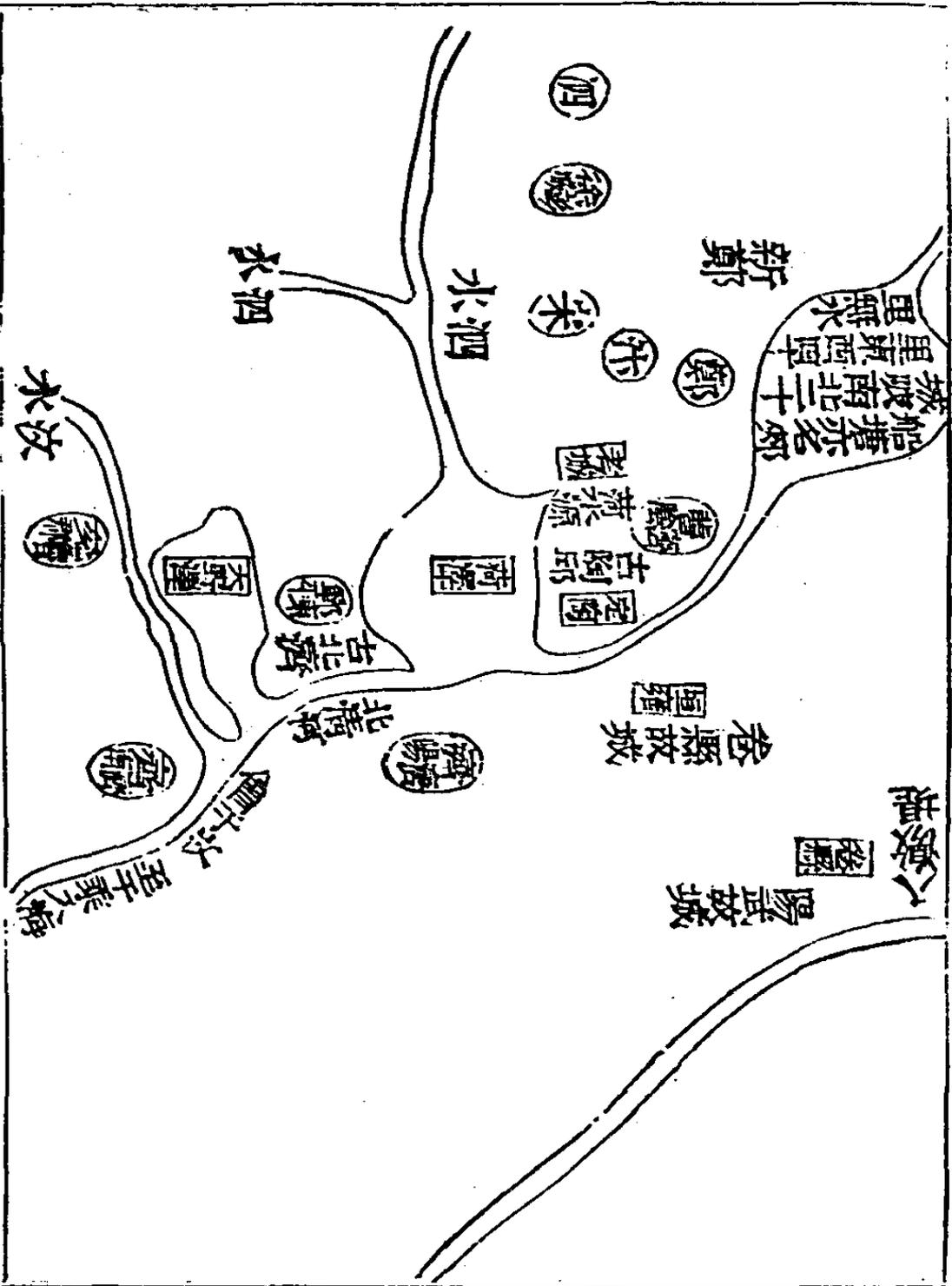
時枯竭者亦妄若謂後世濟之注河者小不足以截河而南則禹時濟力亦無緣可以截河也本論詳具以禹而較後世等之隔河不爲直流則禹命之名後世循之獨不可容其存古乎此佑之蔽也

水經成臯濟瀆辨

河南無濟其有濟者自溢滎而始古滎瀆至漢則已不能的知其地然秦人名縣自廣武汜水已上命爲成臯自敖山以下名爲滎陽則成臯之地未有滎水明也今水經所敘未至滎陽則已有濟而滎陽反在濟源下流

已見其失又古義山南爲陽水北爲陽各以受陽之方
命之也秦名渭北爲咸陽者以其居山南水北故得以
咸陽命之水經敘濟又自滎陽北過則安得命滎陽也
邪此皆世傳之失也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上



敘說

沈濟滎絕河南北以爲逕道其比他水特異因此世之飾說旣多而其水道又時時改舊經文愈無的證臣深究桑鄺水經乃知古來滎澤尙可推尋顧其文龐亂卑弱條理難曉今取水經原文稍加刪潤列寘於前古跡旣明經證乃見

刪潤鄺道元所釋水經

敘載事實皆是水經臣但彙括令有條理

濟水又東逕滎陽澤北又南會於滎澤

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下與濟隧合滎澤者

禹時濟溢爲滎水所注射瀦爲此澤也春秋衛侯及
翟人戰于滎澤此時澤枯無水至可以戰民猶謂其
處爲滎澤也濟隧鄭地也上承河水于卷縣北春秋
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于濟隧杜預因其地而
名之水也成臯之濟逕故滎澤中已又北流至垣雍
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滎播河濟回
互相通也出河之濟卽陰溝上源也濟隧至此絕溝
而過世亦謂其故道爲十字溝也自于岑造八激堤
於河陰水脈逕斷故瀆難尋濟瀆雖有其迹不復受

河

濟瀆出垂隴城北

春秋文公二年晉士穀盟于垂隴卽此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

澤際又有沙城濟瀆出其左濟水自澤東出卽是始矣竹書紀年曰惠王十三年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于鄭者也瀆際故城俗言水城非矣王隱曰河決爲滎濟水受焉故有濟堤矣

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

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滎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

濟水又合黃水

黃水發源京縣黃堆上東南流世謂之京水也北流逕高陽亭又東北至滎澤南分爲二水一水北入滎澤下爲船塘俗謂之邾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竹書穆天子傳曰甲寅天子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也一水東北流卽黃雀溝矣又東北與清水枝津

合二水之會爲黃泉東北流注于濟水

又東過陽武縣北

濟水又東南流入陽武縣歷長城東南流蓂蕩渠出焉

濟水入河溢滎之地辨此已後臣大昌所攷

古濟水自入河以至溢滎用後世郡縣言之則其入河在温温與鞏對而溢滎之地決不在鞏與成皋也蓋鞏有洛成皋有汜二水皆反來注河以其地皆特高故也然則滎濟何由溢注其地矣水經所載自成皋汜水之

下已有濟派名爲出河之濟不惟其理不然以古人名縣之義考之此處正屬成皋未屬滎陽則知滎在下方而水經所敘明誤矣漢之石門隋之板渚唐之河陰汴口等處皆在古滎陽地則古滎所注今雖不能明指何地要之不出此五六十里上下也孔安國曰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其說固是計考其入自北而溢於南中間當不止數十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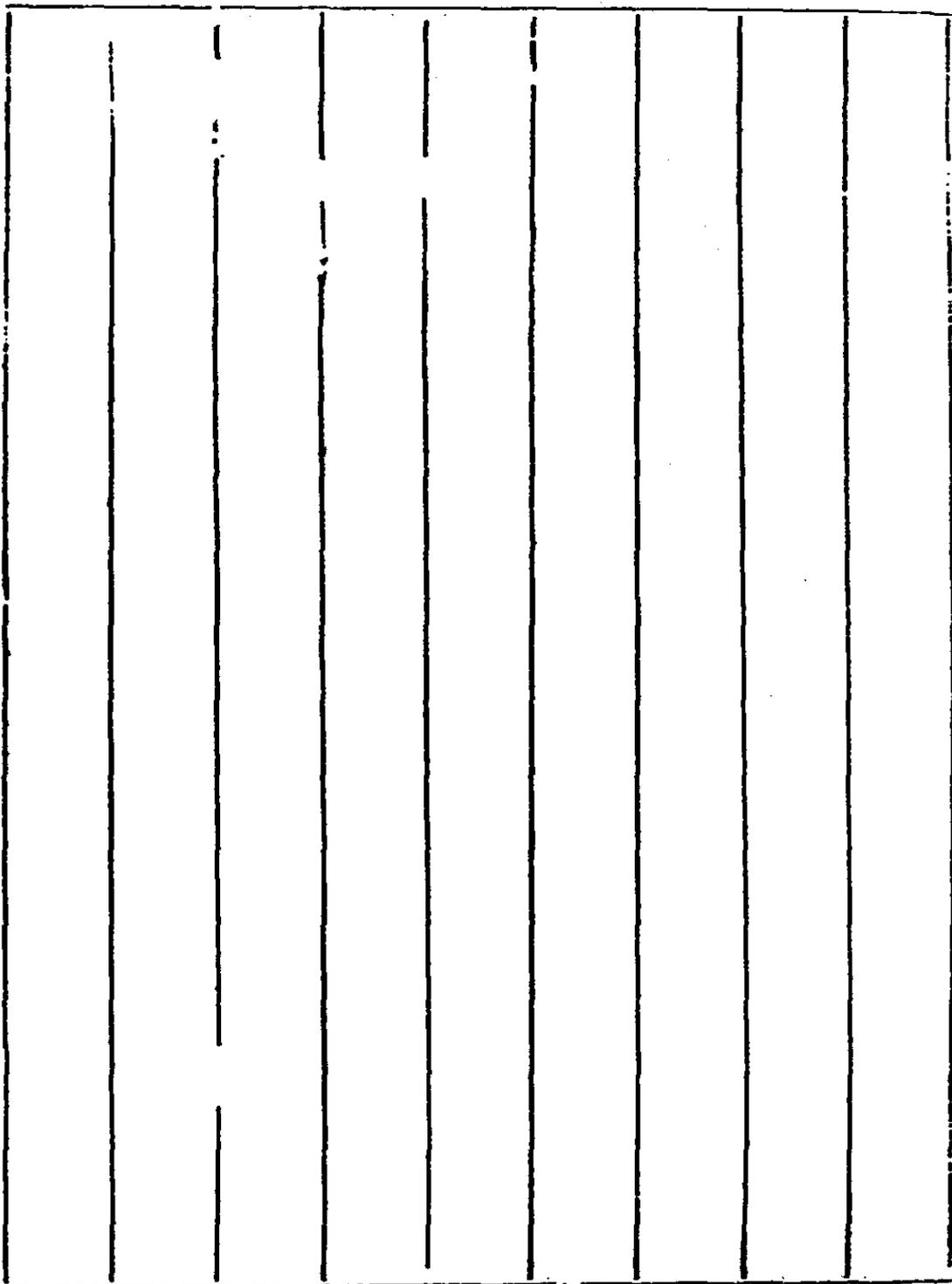
水經滎澤辨

若據水經所載濟派則滎陽縣反在濟水之南揆之古義水北爲陽者旣已不合而又水經所載明有故滎枯澤顧桑鄆不知參核以證世傳成皋濟派之誤爾滎陽有新故兩城而水經故澤皆在二邑東南古來西北同爲水陽此澤地望旣應古義又孔安國亦言澤在敖倉東南可參證也敖倉者古敖山也正與滎陽同在古澤西北則其澤應古益真矣後世穴河通漕多在此地然歷考前載皆有渠道無陂澤蓋創渠之初率皆預酌用水多寡爲鑿隧受河之則故水不暴而無所蓄食鍾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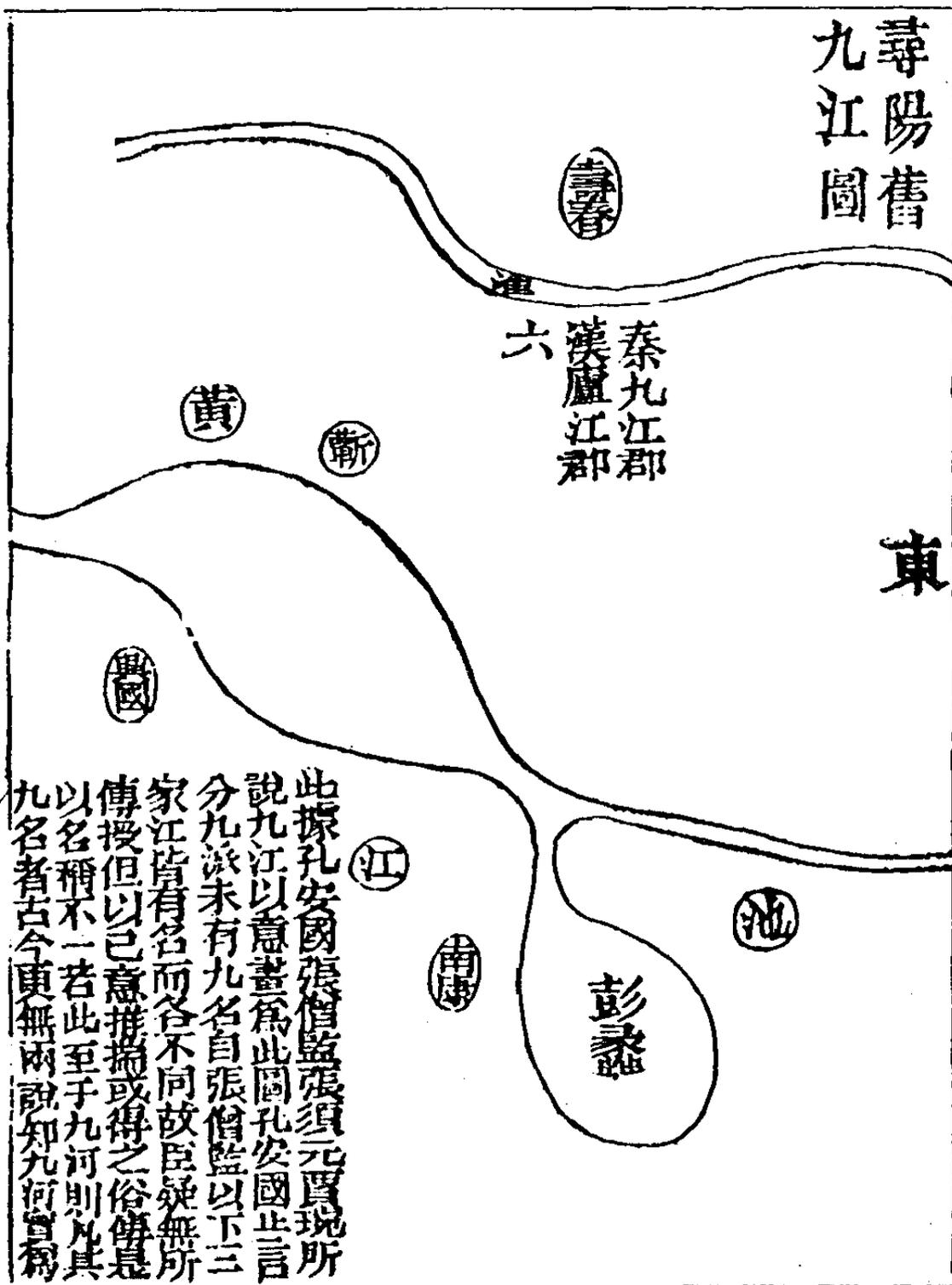
也禹時則有異矣濟旣灌河河盈而水溢適在滎地怒濤注射爲此大澤故其幅員闊大不止才足容水而已也此其滎溢爲澤之因也憑此而言不獨可以知澤之爲澤且可以知禹之名滎以濟者正以會其適然而非自出意義也澤之下不遠二三十里又有故陂而以郟城爲名者其東西蓋四十里而南北亦二十里也以臣觀之濟之溢河其在沙城垂隴之西者固爲大澤而鰲城黃水之間其謂爲郟城陂者亦滎澤也王隱謂此澤此陂之間有濟隄焉其經之所書謂爲滎波旣瀦者乎

古迹患無其傳苟有記焉其方鄉地望雖千百世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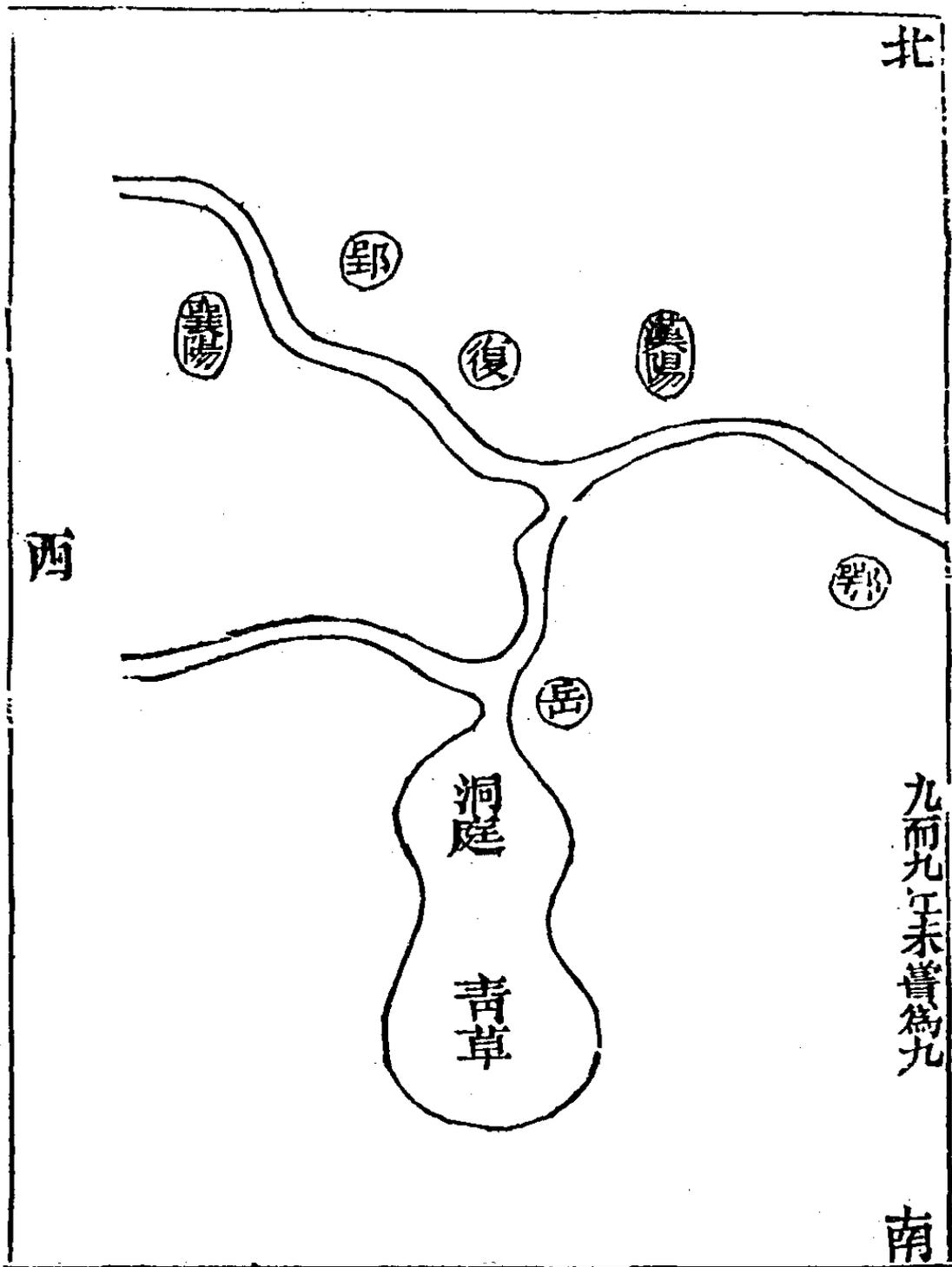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上



尋陽舊九江圖



此據孔安國張僧監張須元賈琬所說九江以意畫為此圖孔安國此言分九派未有九名自張僧監以下三家江皆有名而各不同故臣疑無所傳授但以己意推揣或得之俗傳是以名稱不一若此至于九河則凡其九名者古今更無兩說知九河實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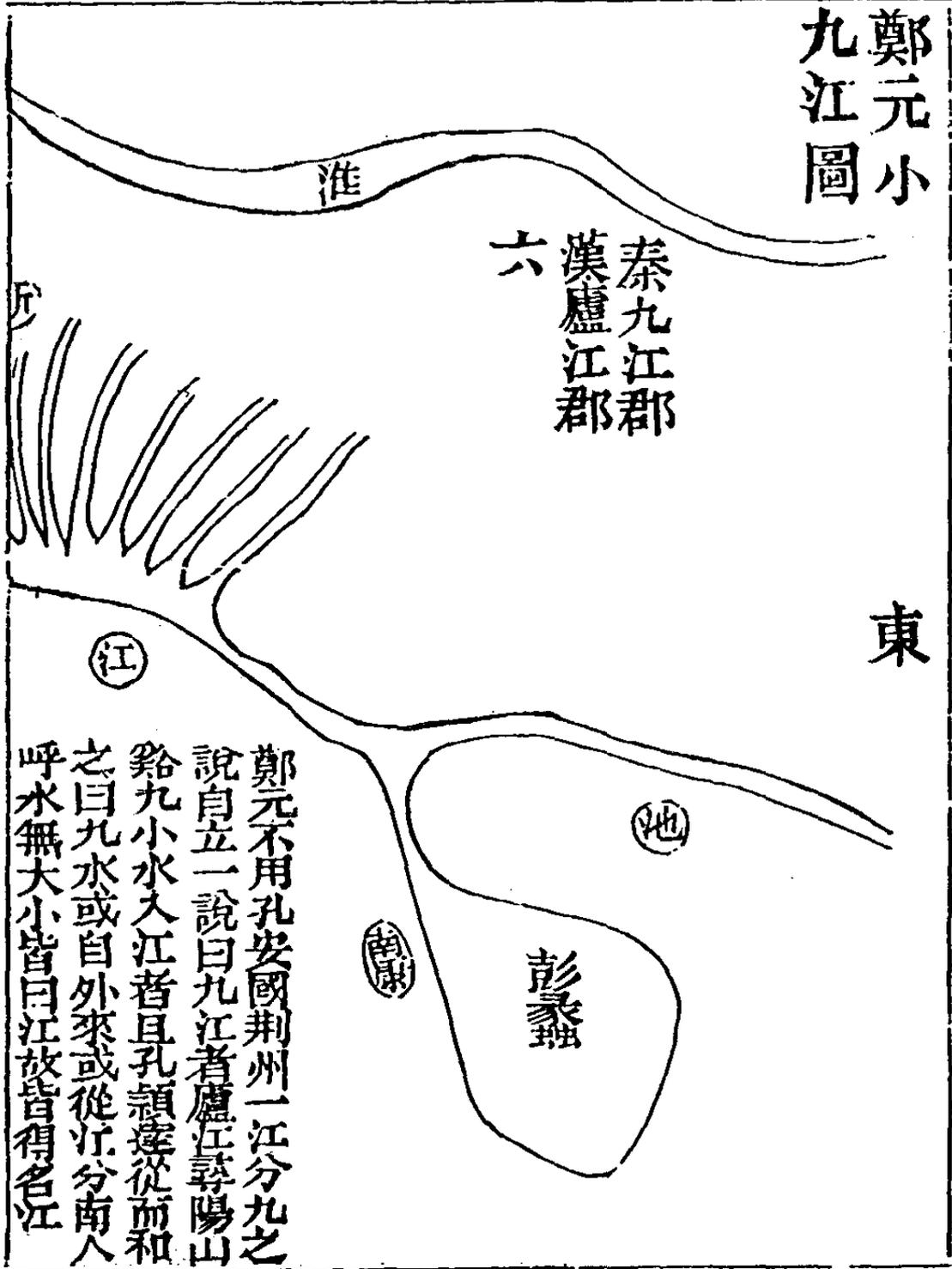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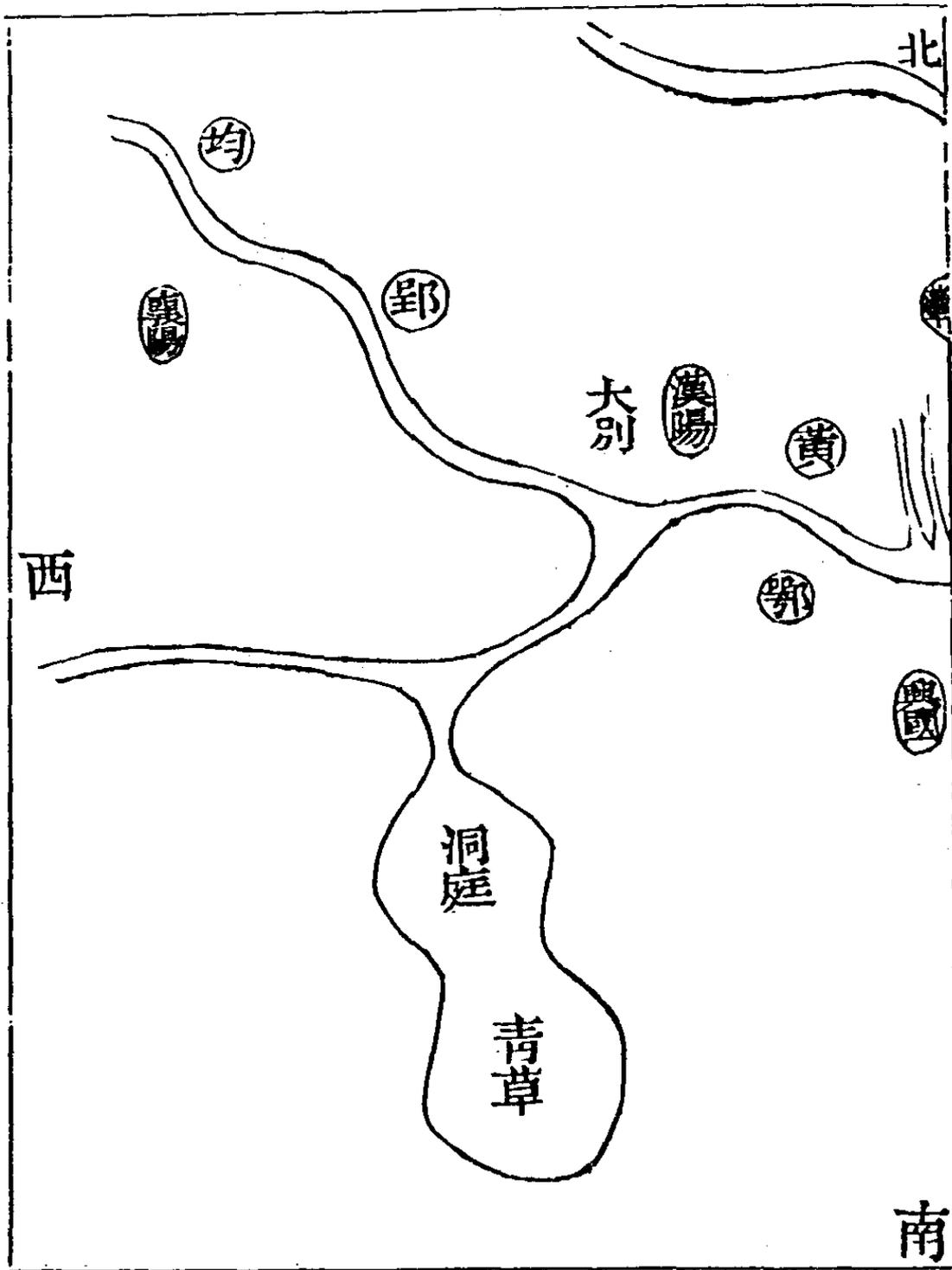
臣案九江之地孔安國第言在荆不指何地至班固始定著在廬江屬縣之尋陽應劭之釋九江亦曰江至尋陽分爲九然漢尋陽之地在今爲蘄春縣境此地與彭蠡會江處止二三百里中間又須有一山可名東陵乃與經應夫今岷江一派自蜀發源以至入海幾至萬里而山水得書者不過七名若九江在蘄春以至湖口_三會_江不過二三百里其九江東陵三江乃遠有三名者聚在其地以人情推之經之書事其疏密不應如許相遠

故臣疑漢人謂九江之在尋陽者以荆境至尋陽以東
卽爲揚州故不得不卽其地以九江附屬之實亦別無
所據然在今日去古甚遠不敢違古創言他地且以尋
陽爲正

鄭元小九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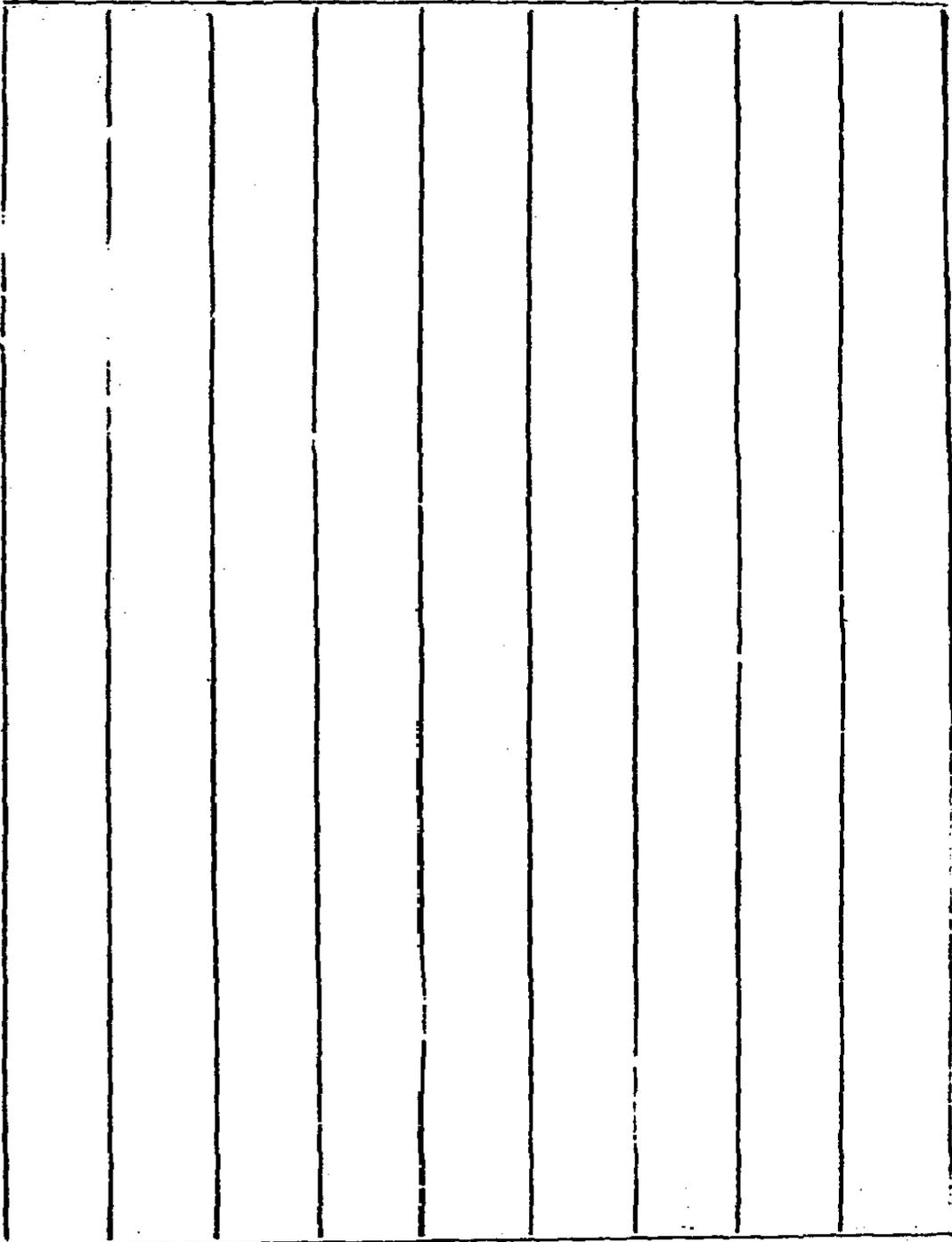
鄭元不用孔安國荊州一江分九之說自立一說曰九江者廬江尋陽山谿九小水入江者且孔穎達從而和之曰九水或自外來或從江分南入呼水無大小皆曰江故皆得名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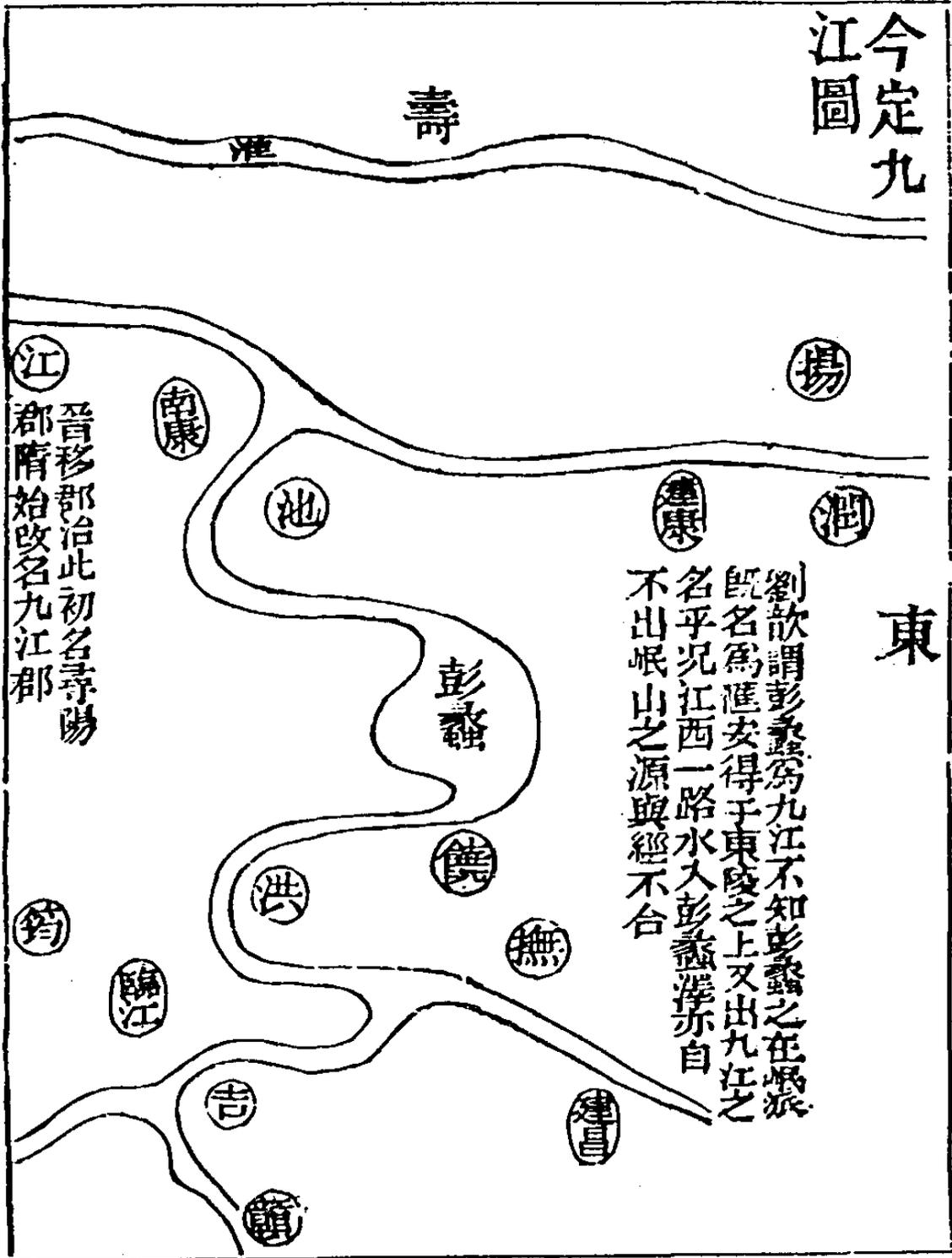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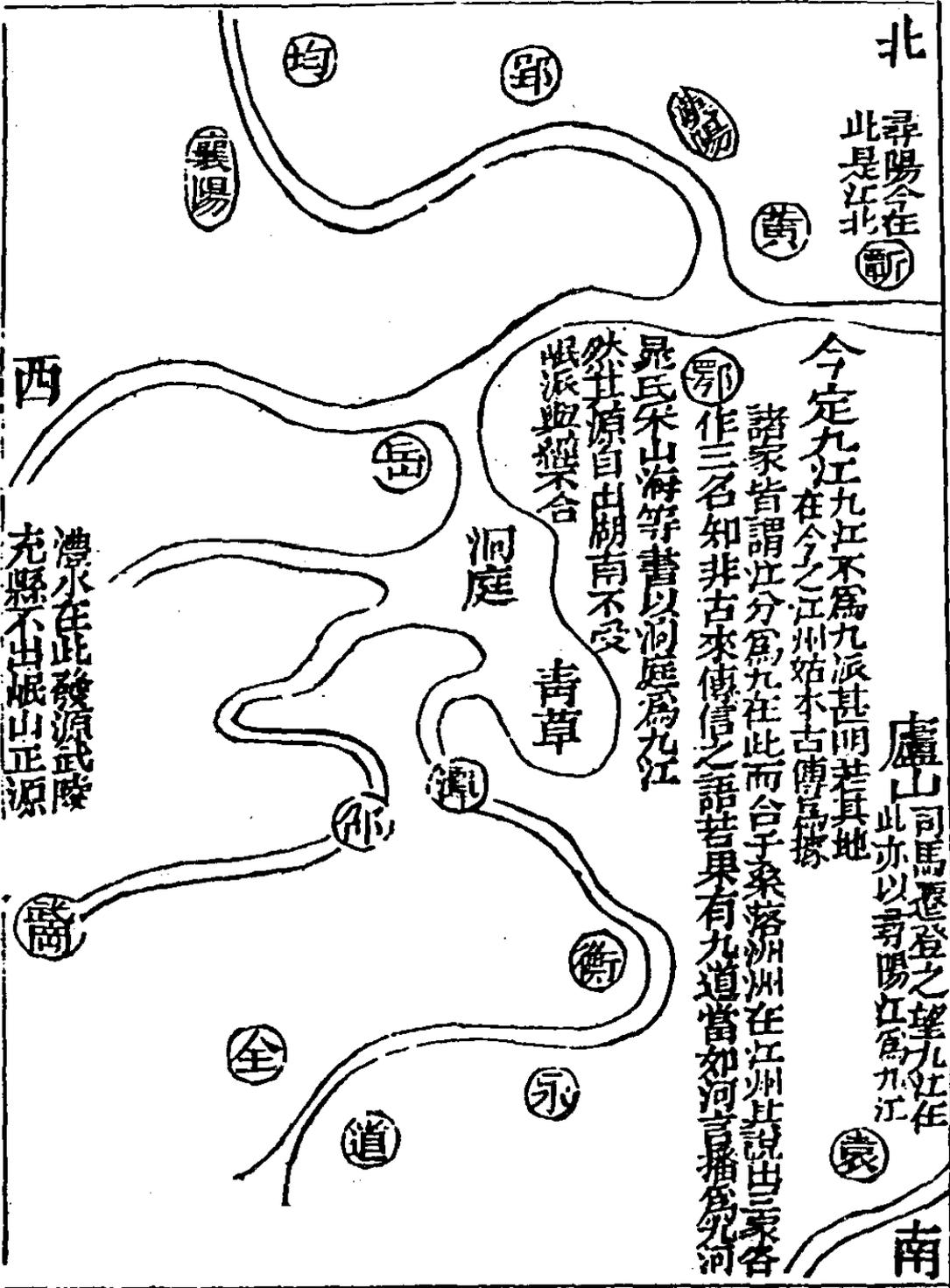
鄭元與孔安國同生漢世不主荆江分九之說知漢時亦無九迹明也其謂廬江尋陽間九小溪入江者乃無說可以明證九江故立爲此論然古來名水不比後世錯雜如漾漢入江尙得與江並大而名爲北江矣然其未入江時止得名漢不得名江安有九小溪者望江未至而得名爲江乎此非獨臣之疑其誤而前世亦不遵用也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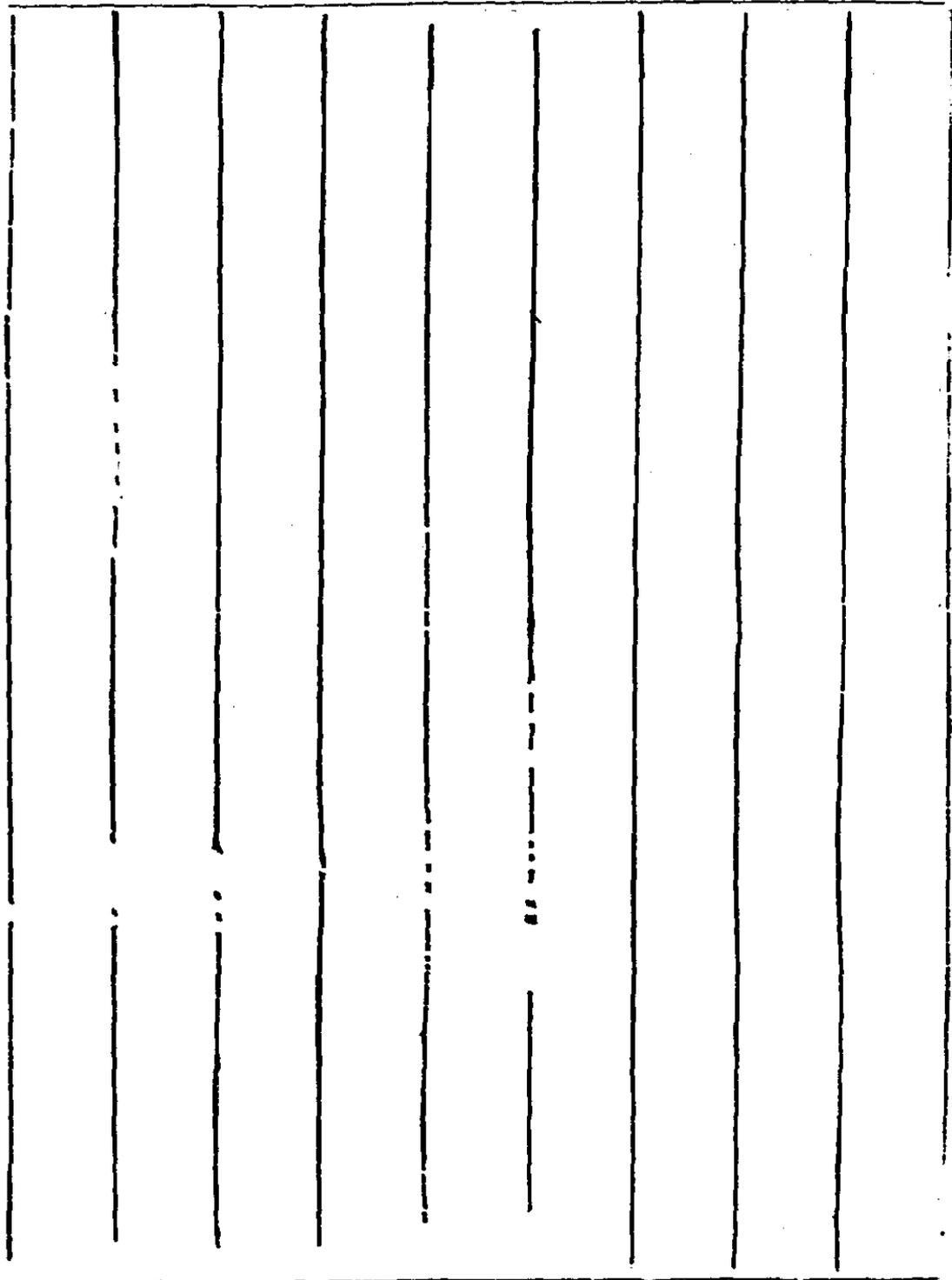
今定九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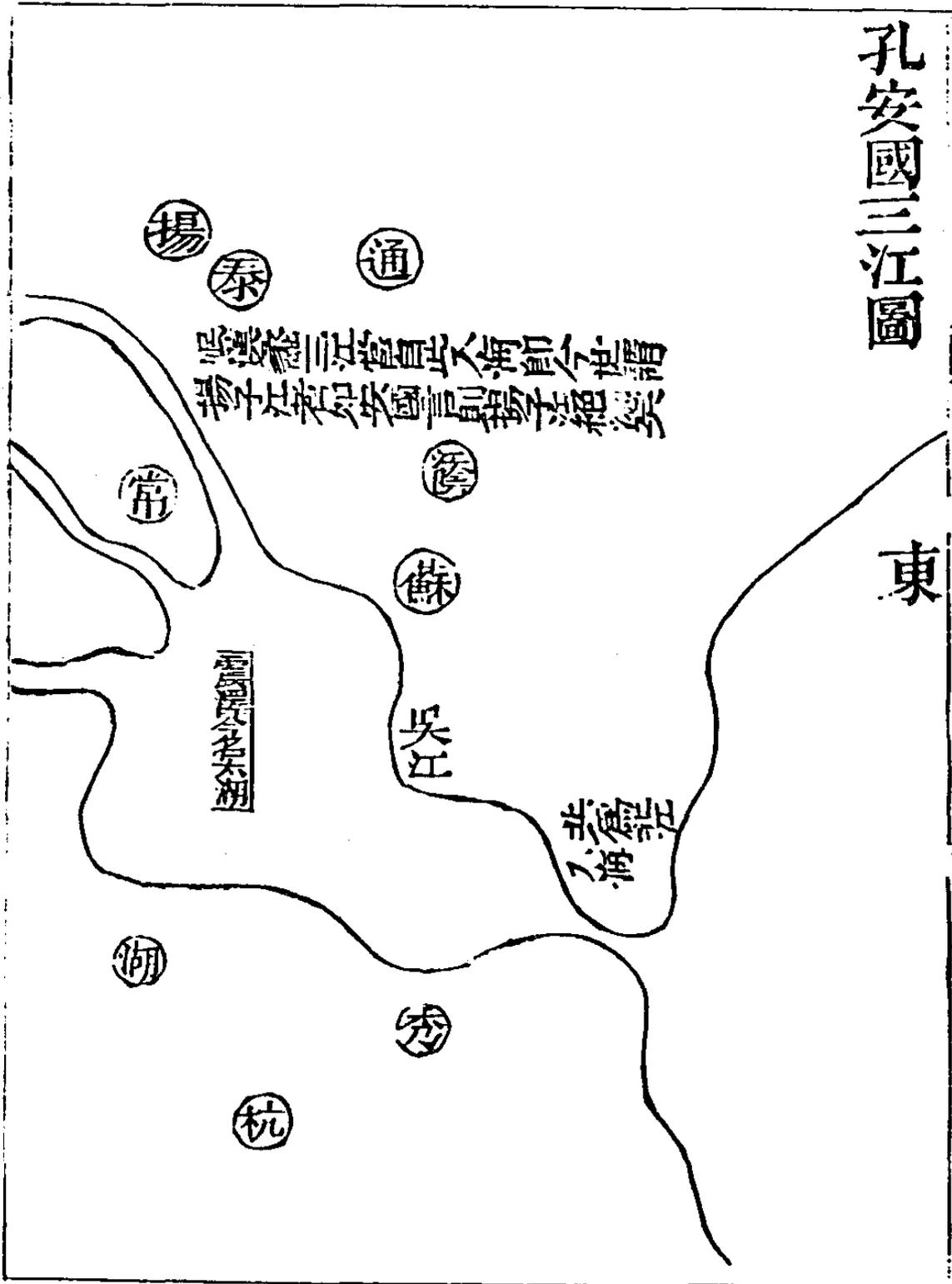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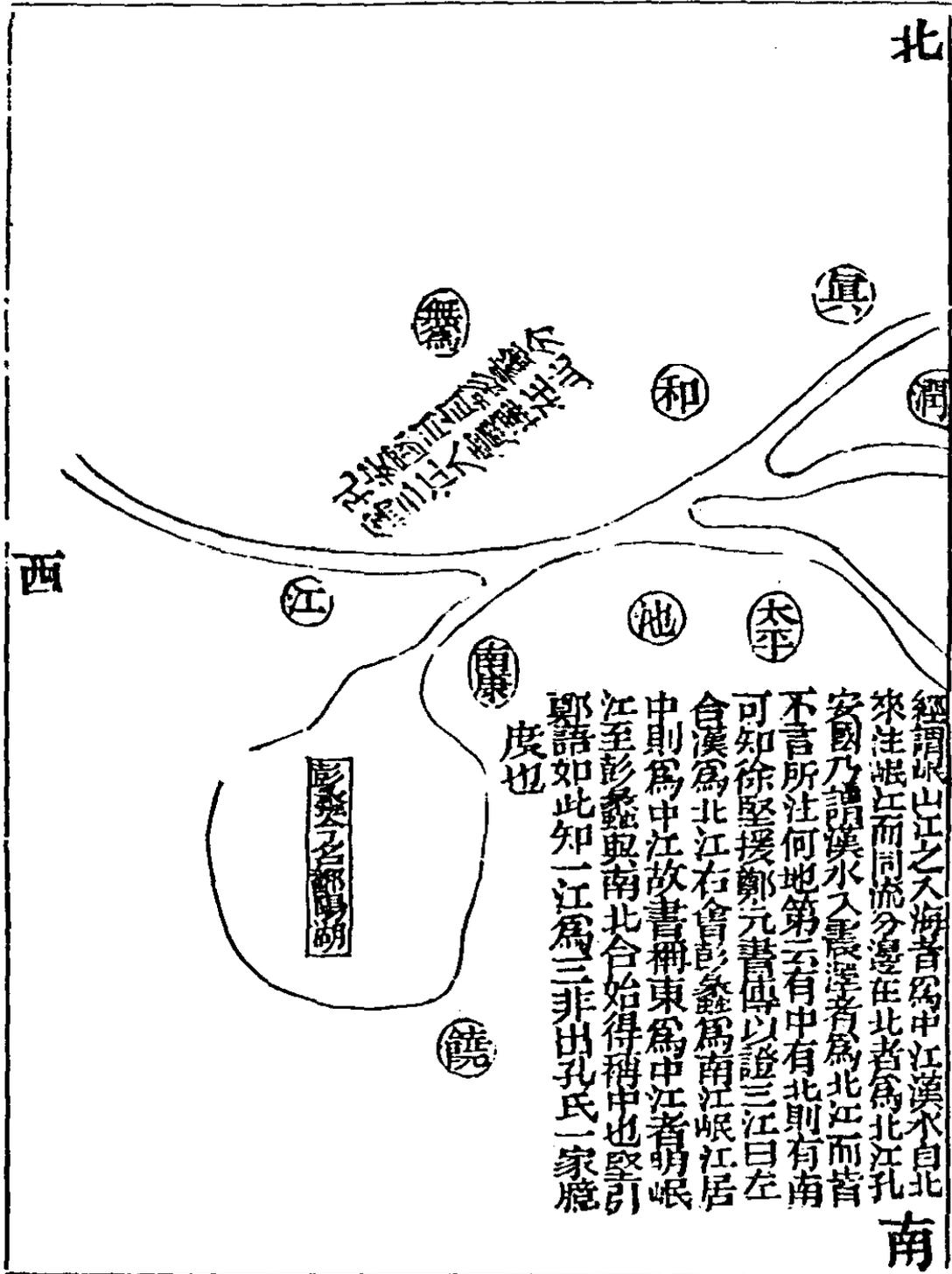
敘說

九江之不爲九臣雖具言之今且據漢世所傳謂在尋陽者以爲正蓋不敢於去古旣遠之世而創爲臆說以破近古者之傳也其如一江而名九江亦猶嶓岷三
大派合爲一流而經以三江總之卽其例也若其九江之所以名九當時必有所因不容鑿爲之說



孔安國三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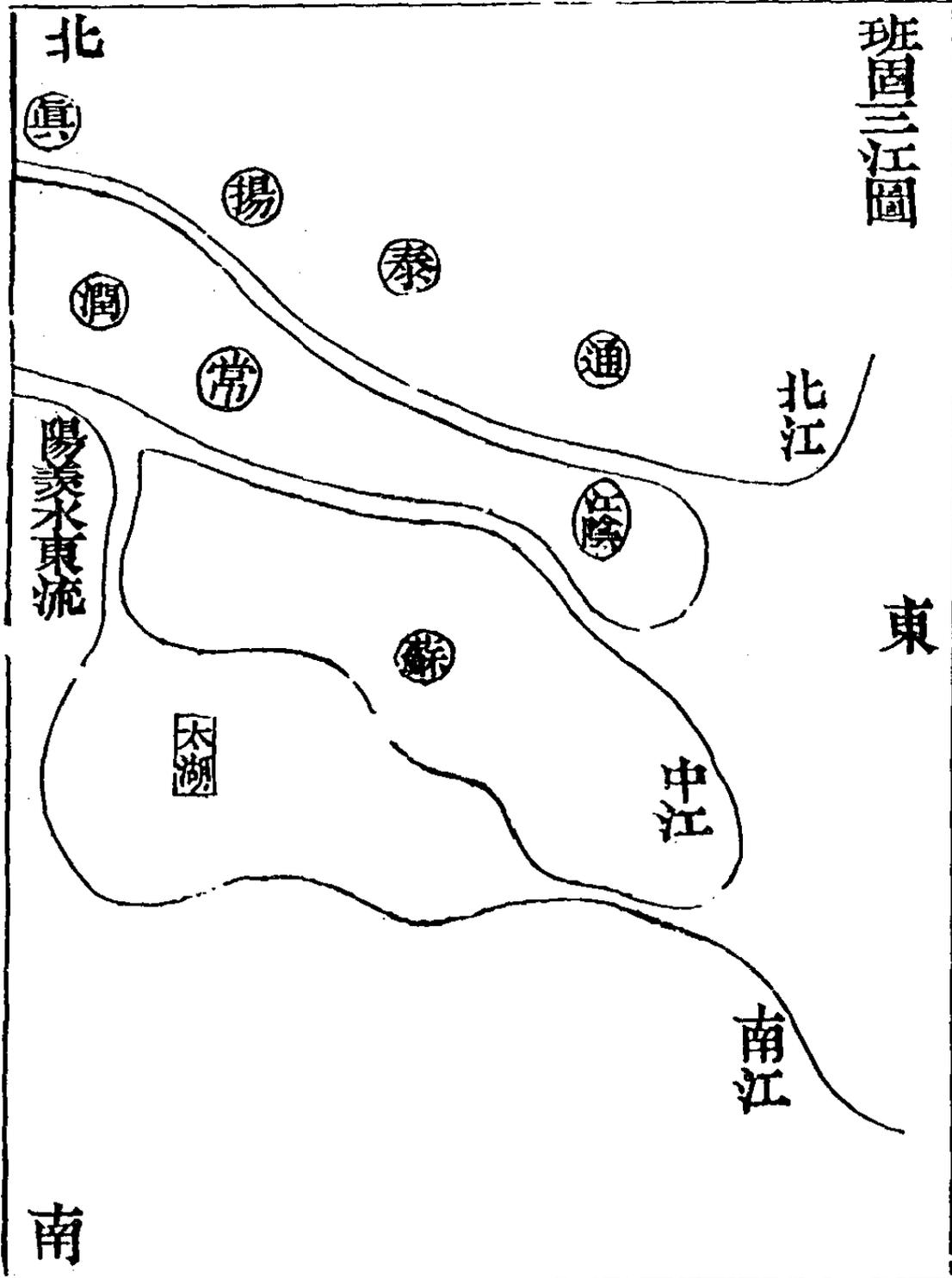
經謂岷山江之入海者爲中江漢水自北來注岷江而同流分邊在北者爲北江孔安國乃謂漢水入震澤者爲北江而皆不言所注何地第三有中有北則有南可知徐堅援鄭元書傳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堅引鄭語如此知一江爲三非出孔氏一家臆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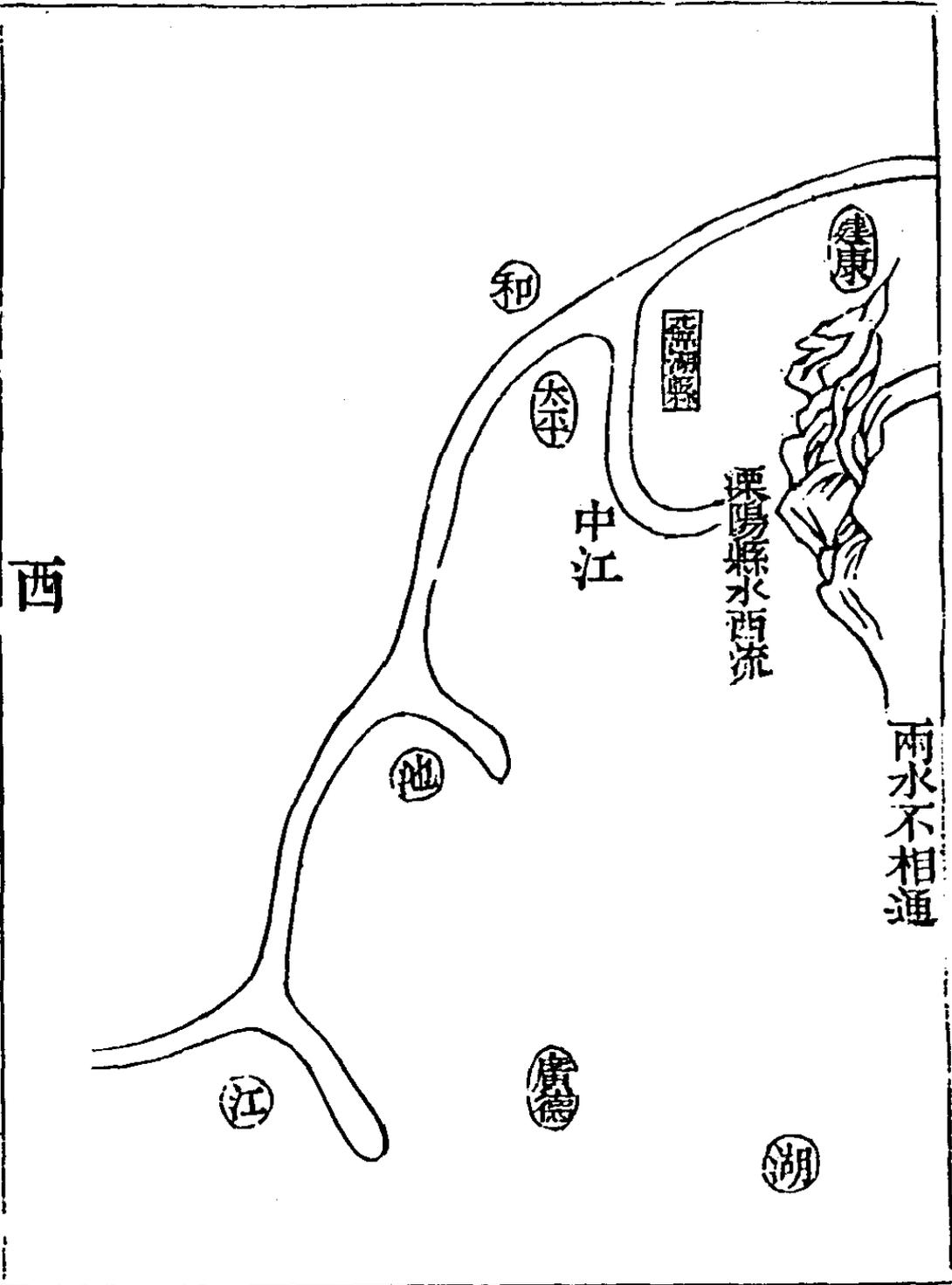
敘說

孔安國言江至彭蠡分爲三入于震澤震澤者今太湖也彭蠡者經以江漢彭蠡相會處爲彭蠡澤在今江州湖口彭澤兩縣界也江至湖口會三爲一經雖名爲三江其實同爲一流古今所同初未嘗分而爲三入于震澤至于太湖在常湖平江三州間當隋煬帝未鑿江南河今浙中運河也時自不曾與江水相通則彭蠡江何緣可入太湖兼今之浙水雖與江通乃亦自鎮江設機儲水而其北江無慮高數丈上下自非盛潮不與相平古今水

港固有變遷而地形之連數州同爲一高者未嘗見其
能有改易也今揚子江水面與鎮江地勢高低不侔知
自古三江決無可以流入震澤之理

班固三江圖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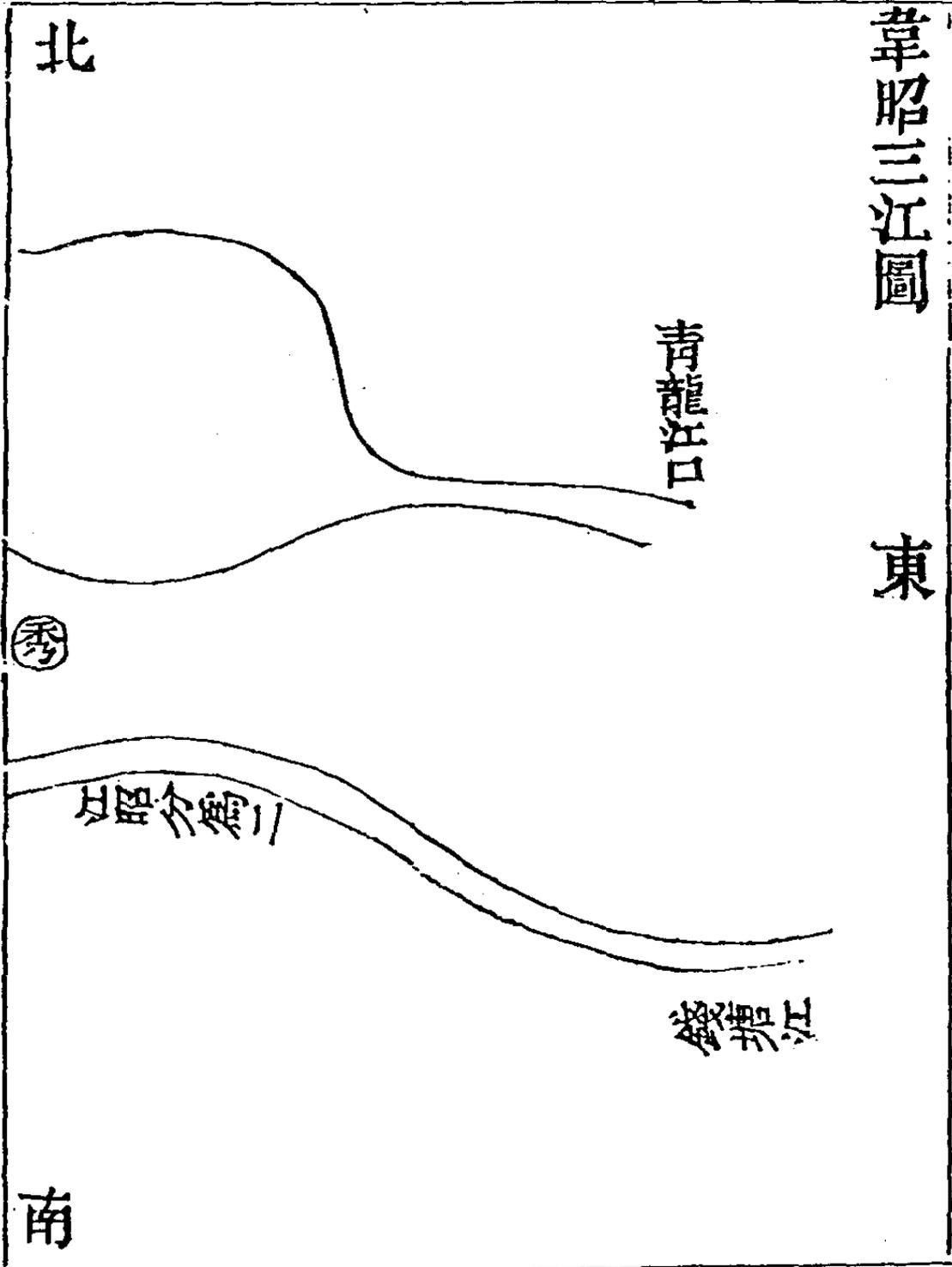
班固曰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北江自毘陵北東入海毘陵今常州也若以今揚子大江在毘陵北東而用之以當北江則於經無礙至謂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則既失之矣蓋經雖不明言南江而必以經之北江中江爲三江之二明矣今舍而他求則何所本至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羨入海以爲中江則不習地勢甚矣陽羨者今常州宜興縣也與建康溧陽接境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兩邑水分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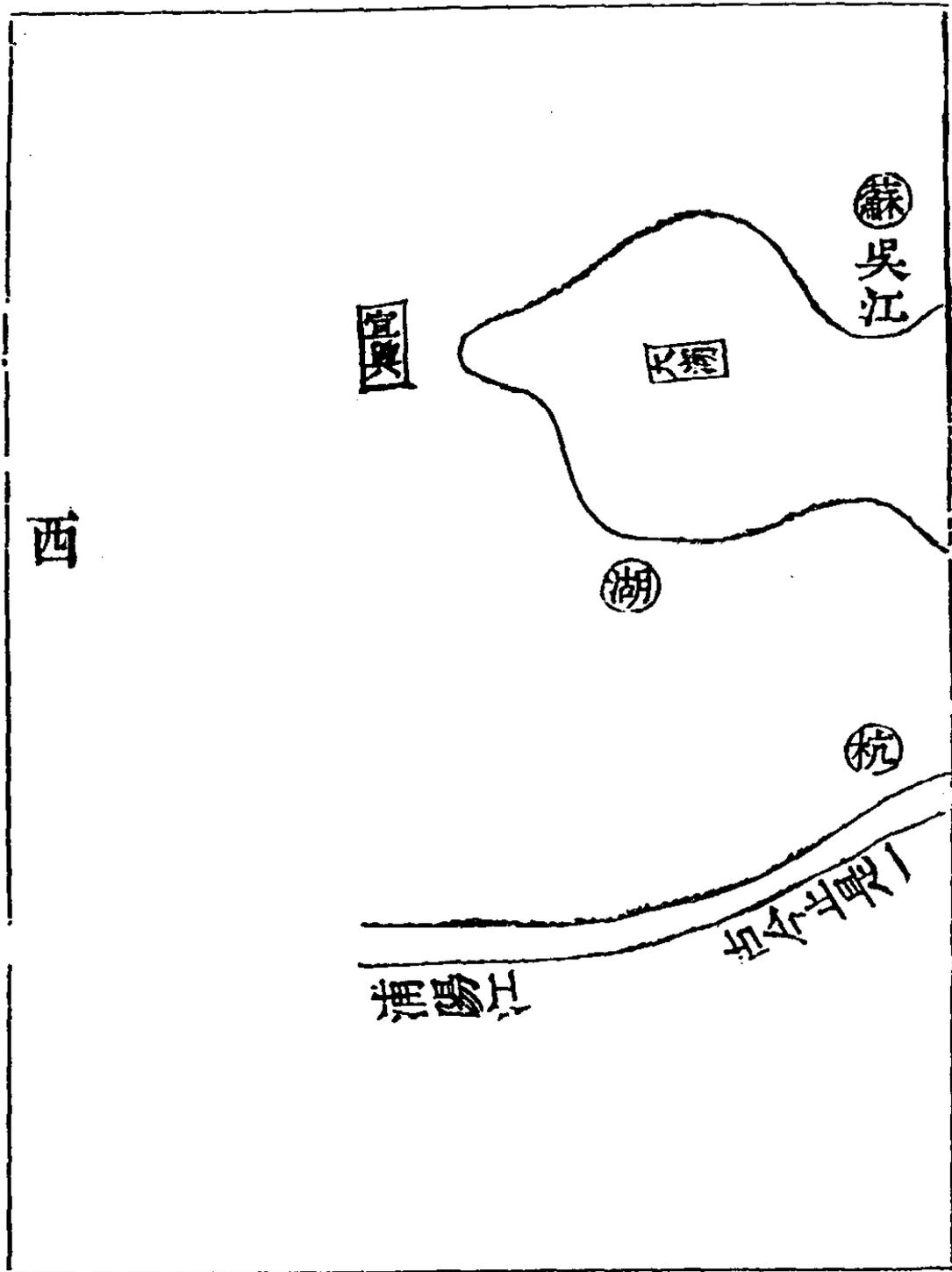
西流其東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建康南境之水北向以入大江元非蕪湖之水可以分江派而南流以下陽羨也班固必詢之嘗行溧陽者謂有水道可以入海遂數之以爲中派一江不知溧陽之水不與宜興通世間事傳聞謬戾者多如此也桑欽所著北江與班固正同其敘南江乃謂自牛渚上桐水今廣德過安吉縣歷長瀆今太湖出松江入海不知桐水安吉中高水不相通亦猶溧陽之與陽羨也桑欽水經于地書最爲詳博學者所宗而此類明

譌安可不正又其敘岷江則至蘄春而止其下流乃別
附之沔沔卽經之漾漢也經之敘水以漢附江何曾以
江附漢欽乃反之皆與經不合豈傳錄水經者錯置篇
帙耶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上

韋昭三江圖 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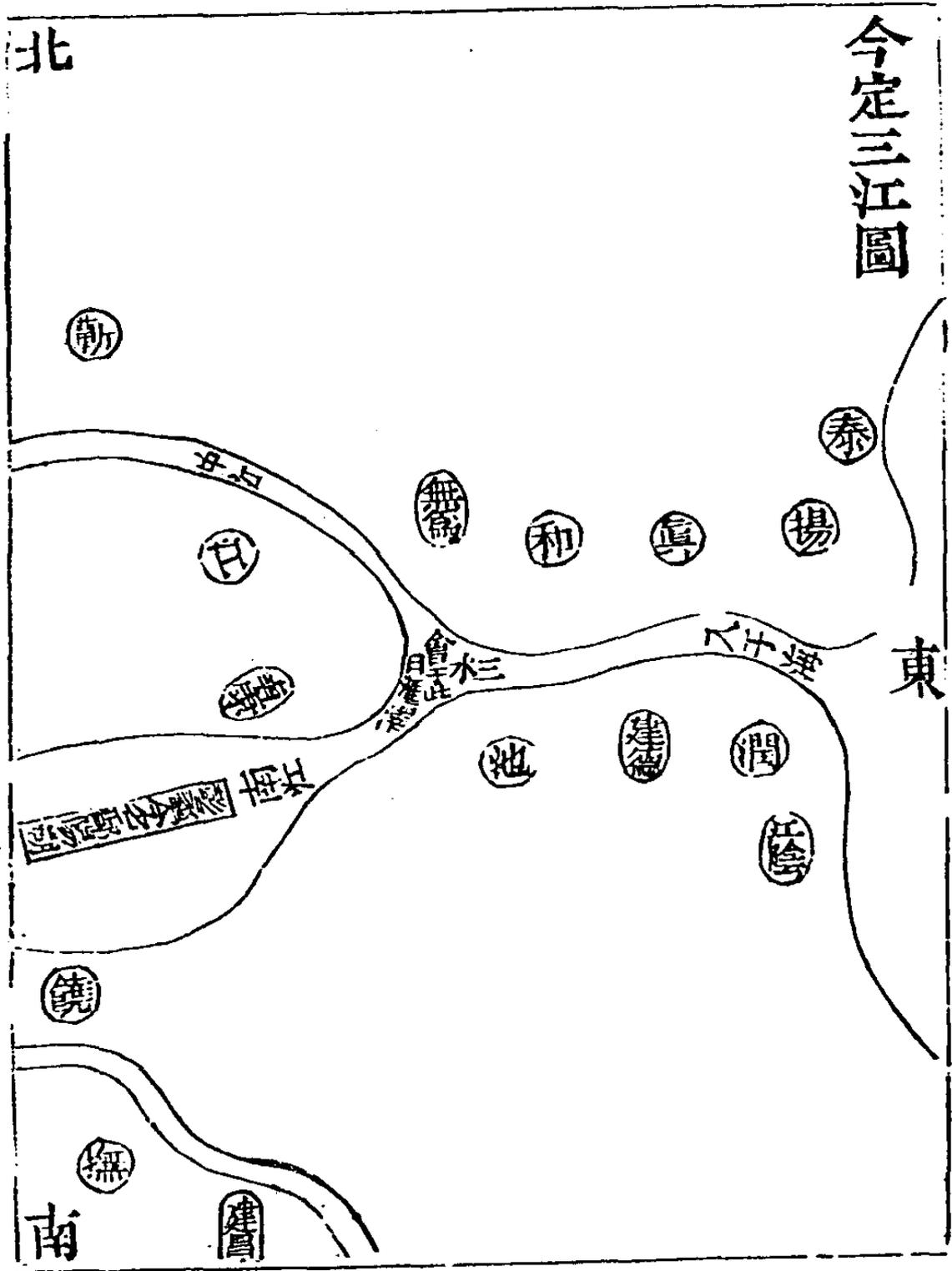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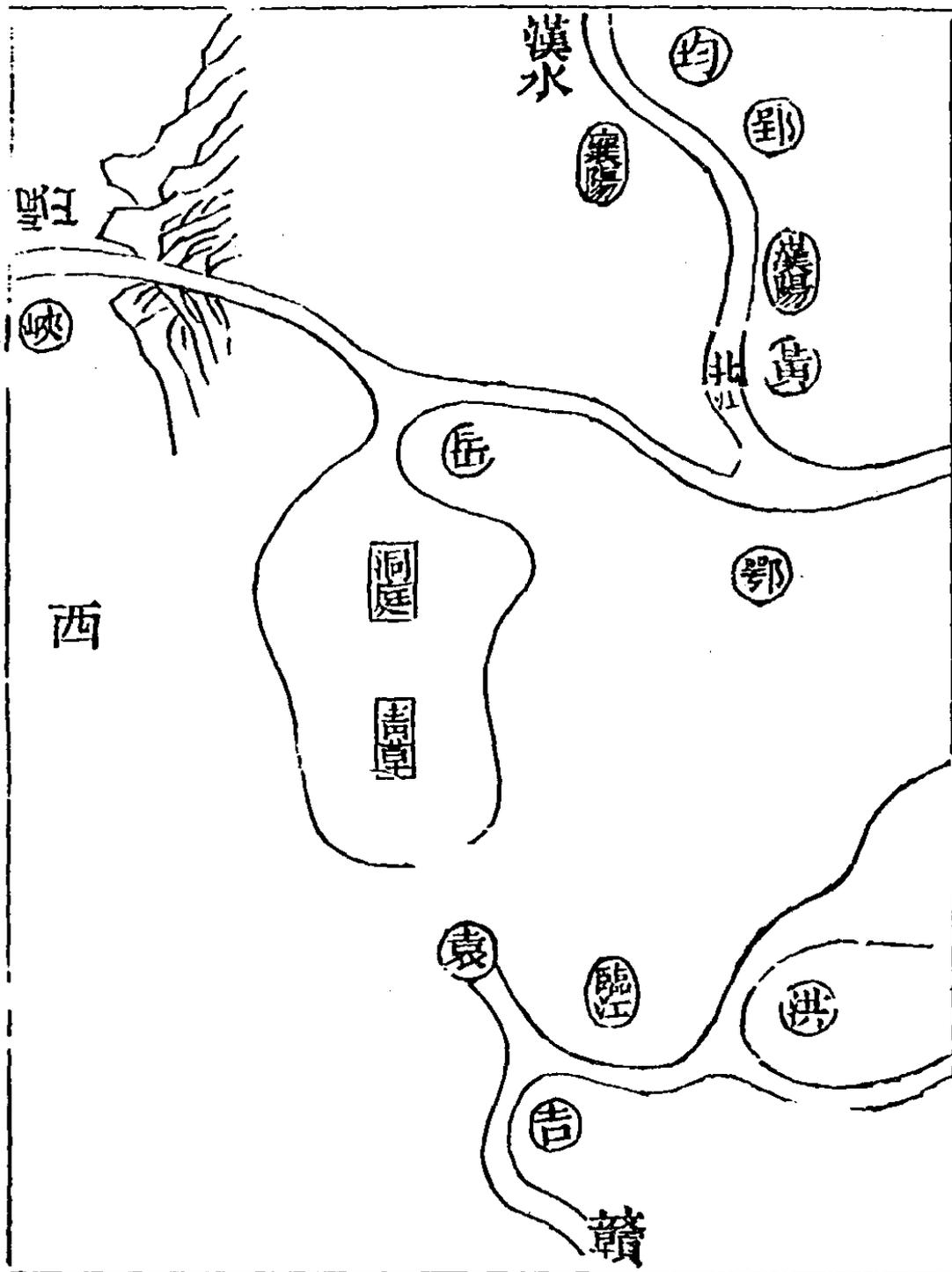
敘說

韋昭曰三江謂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昭舍經之中北江明文不用而別取他水爲三江旣已大失又浦陽江卽今富春江乃錢塘江也至王安石謂三江入海一自義興一自毘陵一自吳縣未問其水道曲折當否推其棄外經文別求他水說雖甚工亦不可宗用也經于導河嘗曰又北播爲九河此正記河之所從析九者也至其分州記事又復總之于究而曰九河旣道其語正與導河相應者也以類例言之其撮會三江旣入

屬之揚境者乃導江導漾語中所謂中江北江與會滙而三者之總括也經取導河播九而入之充以爲九河古今未嘗別出九名以與導河條目違異而諸家獨於揚之三江削去經之中江北江不用而越求他水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

今定三江圖





敘說

九江在荊荆之水無有不歸大江而同入於揚者故九江之所以九者雖不勝多說而皆卽大江支派以爲之言其離本未遠也至于三江則在揚州揚居東南近海之地水自爲源而直達于海者甚多諸家見經有三江而莫知其宿則隨其所見指執三水而曰經之三江在是也至于經之明文所謂中江北江者則皆棄之不錄故說益多而叛經益遠臣今祖本經文采合孔安國蘇軾所長而證以地理實致乃知三江本不爲三其實一

江而三名爾案圖畧之自今茂州汶山發源會合川蜀
衆水以下行乎湖北江淮而東至通泰入海卽經之謂
東爲中江入于海者是岷江正派也以其地居三江之
中故經謂爲中江也自興元府發源而東南逕襄郢至
漢陽軍而入大江者是爲沔漢而沔漢之力能與岷江
均敵岷江雖能受其流而不能掩其大前乎禹者世人
必嘗以其入江而分流於北岸者命爲北江矣禹遂本
其實而書之故曰東迤北會于滙東爲北江入于海此
北江也南江雖不明見于經而今江西一路凡水皆入

于所謂鄱陽湖者比其北向自湖口彭澤兩邑之間會于岷漢二江者卽經之彭蠡也彭蠡之于二江南來北注而衝波相入回旋蕩激故岷派謂滙澤于彭蠡而漢派謂北會于滙者是經之特爲彭蠡立文示與中北二江水力相敵者也通禹貢一書水之以小注大則爲入水力稍相參配則爲會其書會者如涇之于渭伊瀍之于洛汶之于濟雖嘗皆以會言而滙之爲義惟此有之以其力大而相衝蕩其狀回復宛轉無有此受彼聽之別故與他水合并爲一者不同也經之先書漢派也曰

東滙澤爲彭蠡則猶著彭蠡之名以見滙之所從起也
及其繼書岷派而著彭蠡其中更不再言蠡澤特曰北
會于滙則滙之一義不獨可以見其與彼二江僅相參
擬而又可以見其三者勢力均敵經不能以大小降殺
之也夫其力旣已相敵而地又居南則因中北二名而
概見夫經之所不書則此之彭蠡其爲南江何疑也一
江而三江名之驟見者必駭然經又有證者大河天下
一派耳主冀都命之自其水之在龍門而于冀爲西者
命之曰西河水之下流至豫而于冀爲南則曰南河此

經之明語非有增加之者也以類證類大河一河而得
隨其方鄉命之爲西河南河則一江而中北南隨方命
之其義類名稱不旣顯相發明也乎故臣得以主執不
疑也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上



敘說

經之雍荆二州皆有荆山是二荆山矣而荆山未嘗三出也至班固之志地理始曰北條荆山在馮翊卽雍州之荆山也南條荆山在南郡卽荆州之荆山也雖分南北條而其爲目第附會雍荆所有之山以爲兩荆爾至鄭元王肅乃又條析經語取兩荆之間從西傾以至陪尾謂爲中條以補足三條之數而三條之論遂傳於世宗其說者曰山之脈絡相貫雖江河不能絕故或踰或過川雖甚大亦不能間絕之也且昔人之爲此論者不

過如蒙恬地脈之說謂山有脈絡禹隨其所之而加順
治焉如太行常山之入海岷衡之過九江孔安國微有
其端謂能連延以過而諸儒又推廣之其說于經無所
發明而徒以汨亂臣旣力論其不然矣今又卽其事之
相近者言之禹之導荆逾河也諸家以爲山脈逾之而
禹遂隨之也然此之荆山在漢馮翊其上流則有龍門
孟門對河而立而二山者地書以爲峭石斷岸壁立河
垠有如開鑿漢人如淮南鴻烈之著于書賈讓之陳于
策皆言龍門當道大禹鑿之以過河流也其次下流則

華陰之山並河而峙河亦穿斷山勢而東世傳神人之
所蹴肇其說怪神所不足信而斷岸迅流本皆大華麓
趾不誣也又下流而爲底柱石包水中禹故因而濟行
其間未嘗避越此地別爲之道也舉斯三者正與荆山
不遠而其大河正派值山則遽鑿之使行無畏其有傷
脈絡也何獨至于荆山而必逾河以求順遂之邪且又
有可證者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其文與荆山逾河之文
相接此三山者皆在河東皆近汾水姑主汾水以論其
理則易明也太岳汾之東也壺口其西也汾水之入河

正自蒲北雷首乃遠在汾水之南百里而遙若使禹欲
順荆山之脈逾河治之此汾水者穿割對荆之山凡三
過而三絕之其于脈絡豈無害傷而禹亦聽之惡在其
爲順遂山脈邪苟不求順山脈則凡其他謂常碣之能
入海岷衡之能過江者果何預于經而禹何爲記之以
惑世也至于四列所始又因三條之目創增一列稽經
無所質據而又岷衡不入三條故又取導山諸目而四
分其位以爲之言是又誤外增誤不足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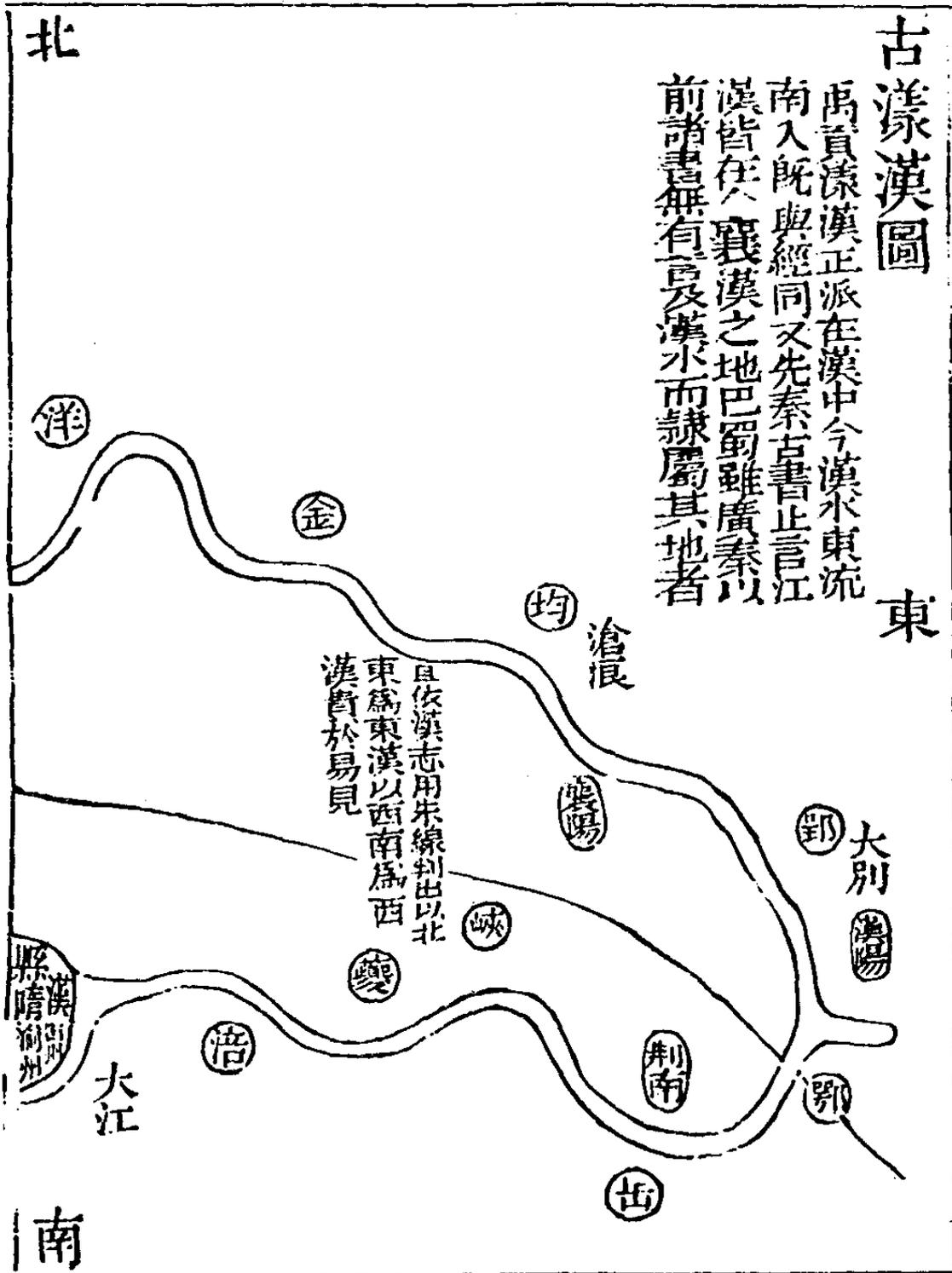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上終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下

按宋志禹貢圖本分五卷其篇第已不可考通志堂經解分爲圖上圖下今姑仍其舊自古漾漢圖以下析爲下卷

古漾漢圖

禹貢漾漢正派在漢中今漢水東流南入既與經同又先秦古書止言江漢皆在襄漢之地巴蜀雖廣秦以前諸書無有長漢水而隸屬其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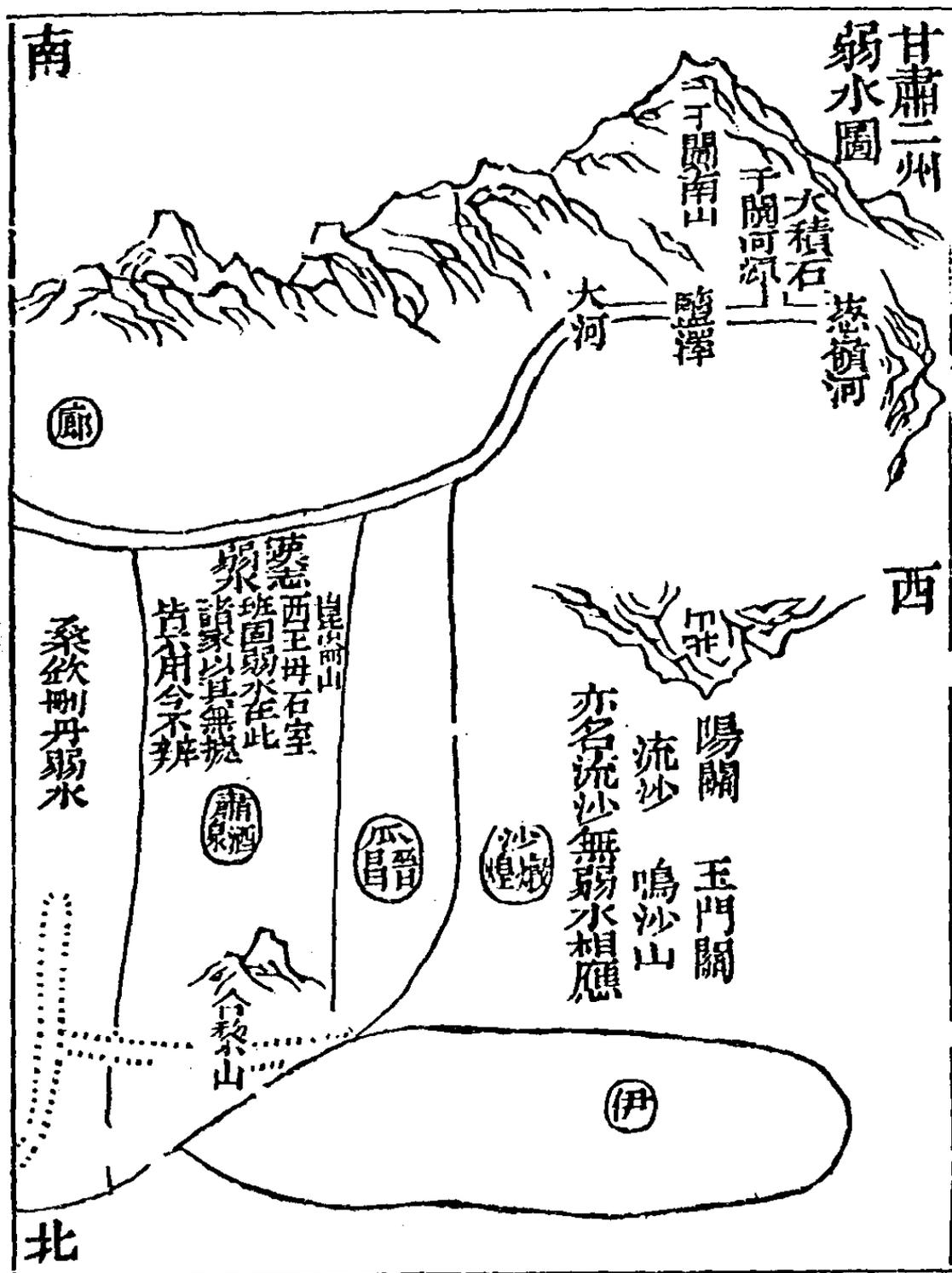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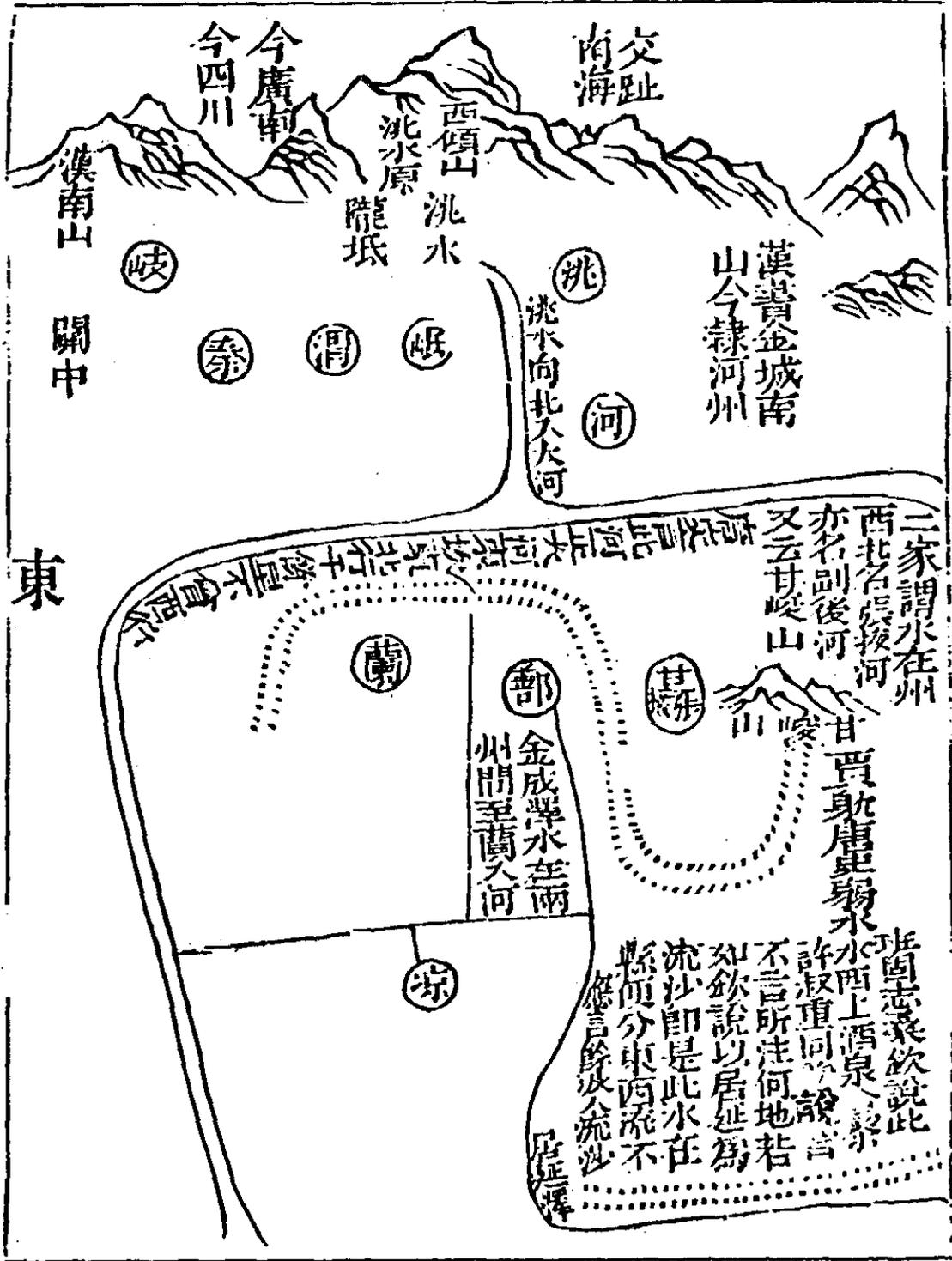
自高帝置廣漢郡以後人見嘉陵江來自興鳳與漢中境接又郡名廣漢遂誤名嘉陵江以為漢水殊不知興鳳水與漢中水皆中高有隔礙自不相通如何可以分傳其名自班固志已名嘉陵江水為西漢而以經之漢漢為東漢秦飲又以經語分而為二東漢為沔西漢為漢經沔漢止同一水無分派對名之理

敘說

經之漾漢卽秦之漢中與今興元漢水是其東流爲漢之地也自漢高帝分巴蜀置郡乘鄉名爲廣漢又會廣漢之地有嘉陵江自北南注且其水嘗逕今之興州與古漾漢相近世俗不察此兩水隔山東西分流全不相及顧乃因廣漢郡名而誤目嘉陵之水以爲漢水已而覺其自利州以上數百里不爲東流與經之東流爲漢者不合則又別名其水以爲西漢而以經之漾漢爲東漢班固溺于時習不能辨正又著之地理志桑欽酈道

元皆遵本其說臣詳考知之自班固地理志出蜀中郡
縣山水凡附漢水爲名者皆出于已置廣漢郡後而詩
書左氏古書先乎秦世而言及漢水者考察其地皆隸
古荆雍雖漢中亦爲梁之北境而興利以西凡嘉陵江
水所注之地無有古書一語而命其水以云漢水者臣
以世數考驗而確知嘉陵一江古來不爲漢水決無可
疑其理則具本論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下

敘說

自西漢以後指言弱水之地其顯著者凡六而班固地志已三出矣條支一也酒泉崑崙二也張掖刪丹本桑欽說以爲西上酒泉合黎三也自漢志以外賈耽以張掖郡之張掖河當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娑夷河東女之康延川當之其多如此臣惟取條支媯水之西入西海者以應經文而他皆不取爲其地望不與經合也條支之媯水唐史娑夷河康延川別爲圖以辨正之而班桑賈三說者皆在甘肅兩州之間今同一圖隨其地望辨

證其旁而譌誤疏略自昭昭矣

唐史西南夷弱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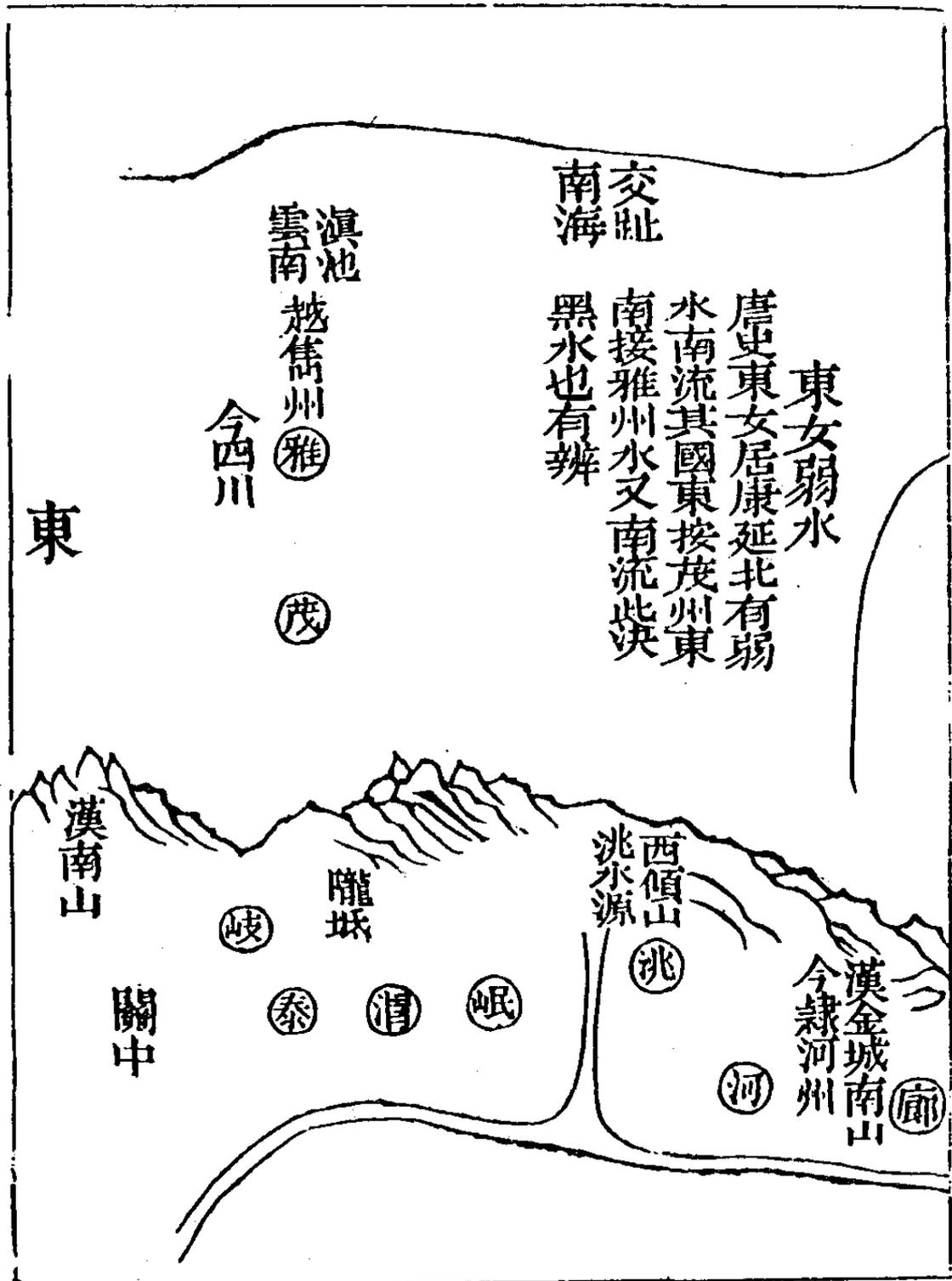
西

南



唐史小勃律國臨婆夷水史臣曰卽弱水也弱水當西流今其國在天竺之東南西天竺已遠在于闐南山之南自不得西流臣揆樊綽敘蘭滄江源出天雪山下流莎川卽此水也有辨吐蕃

北



東女弱水辨

唐書東女居康延川有弱水南流縫革爲船此水在唐方名弱水前此未之聞也臣案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州接則正在越雋滇池上流其與弱水流沙全不相及且唐史明言其水南流故臣寧采之以爲黑水爲其與經之入南海者應也古傳弱水不勝重載故以弱名今其俗傳所起豈以縫革爲船有類乎不勝重載者邪臣案水經葉榆水徑哀牢漢建武中哀牢王九隆遣兵乘革船南下以攻漢民遇大雨革船皆

沒則縫革爲船自其西南夷故俗而又正行葉榆水中則東女此水之南流者乃葉榆水上源明也

小勃律弱水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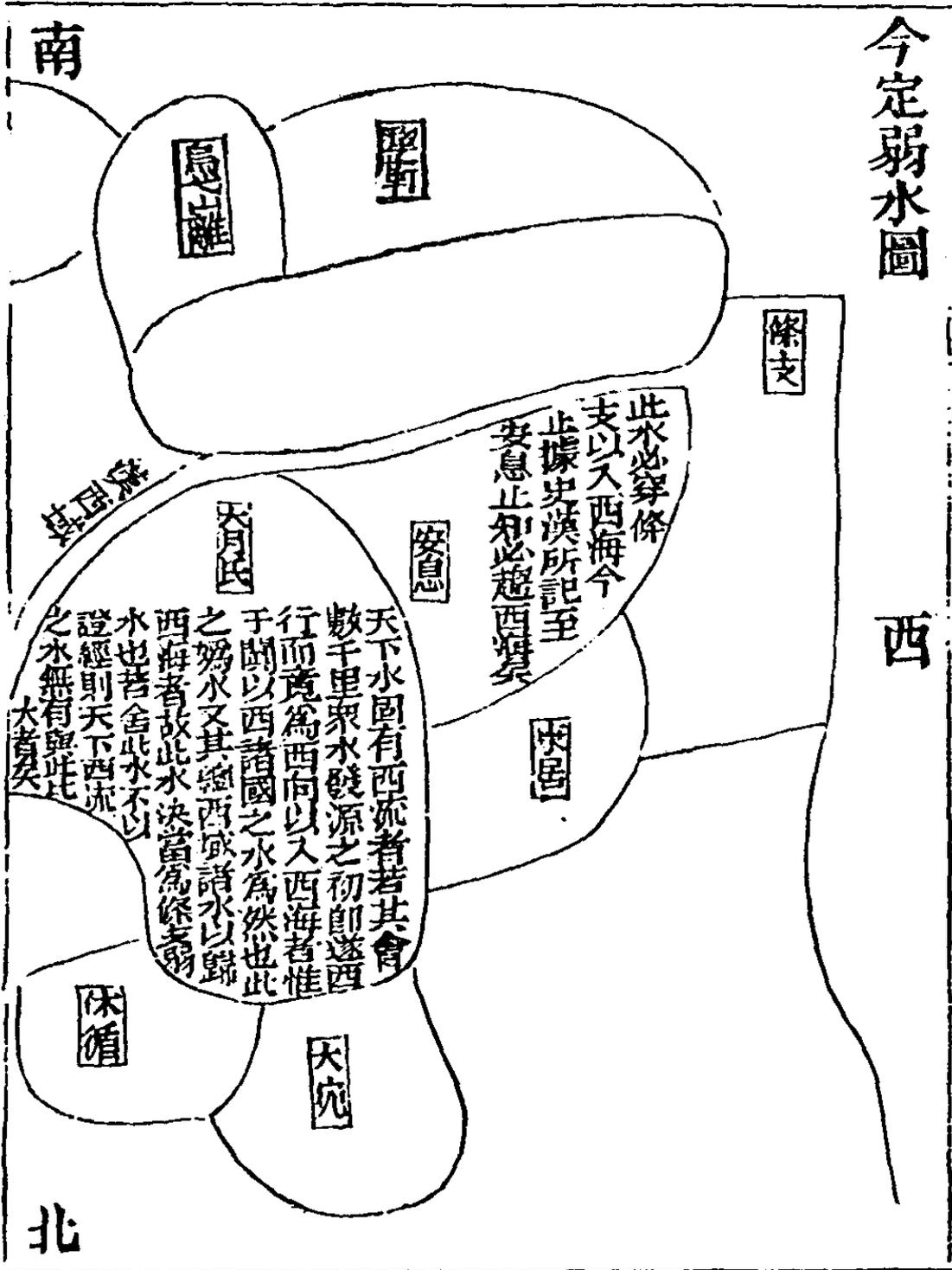
唐史小勃律名孽多城臨娑夷水高仙芝傳仙芝討小勃律斷娑夷橋史臣曰娑夷河弱水也又有董辟和者附此水爲國遂名爲弱水國又別種居此水之西者亦名弱水西悉董王此語亦起唐世前代無之案小勃律西北與吐番接其東南距大勃律大勃律之西卽北天竺雪山也開元間吐番攻小勃律其王貽書張孝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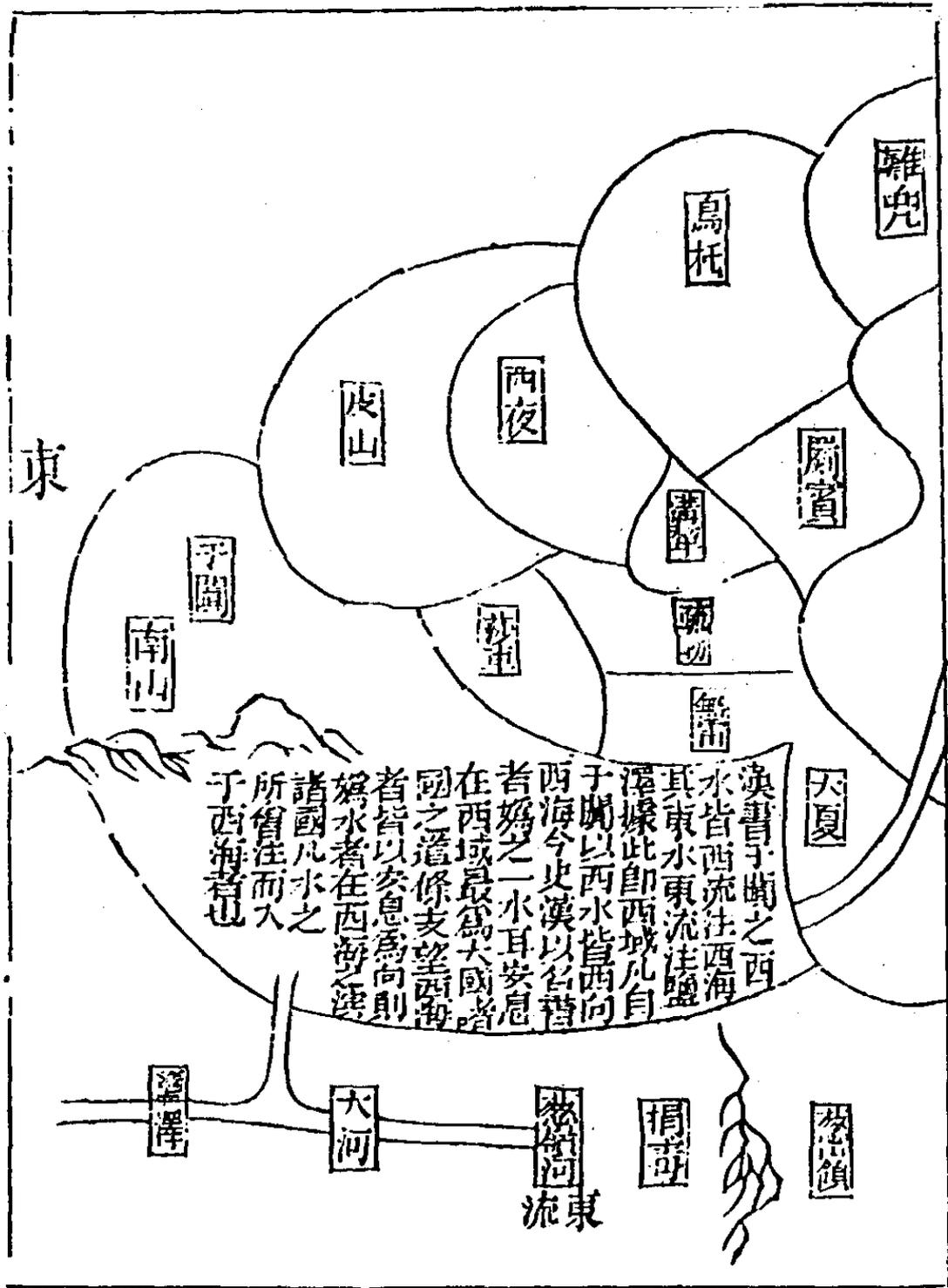
勃律唐之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墮吐番其曰唐之西門則以自唐而出西域此地爲西行之始也吐番之假道小勃律也曰我非謀爾國假道攻四鎮耳夫四鎮者于闐其一也吐番自東南向于闐必道其國則其地必西而不北可知也仙芝謂趨小勃律爲深入者爲其兵自北而南故言深入也然則小勃律之謂娑夷河者當在蜀西而與近南之天竺接不與于闐南山接也唐史言五天竺幅員三萬里者乃僧元奘夸言也幅員三萬里當徑萬里五天竺之東已際南海若自南海而北

實徑萬里便當北接匈奴中間諸國自于闐以至烏孫
皆當爲所奄有矣此學釋氏者夸語有地理可攷非實
語也況葱嶺雖有捐篤本亦釋種而全與五天竺不同
唐史誤以合言故并與大勃律無的地也臣案樊綽蠻
書蘭滄江源出大雪山娑川自西北斜來注于南海正
與葉榆黑水之趨南海者悉在麋泠而同爲一地其謂
雪山卽吐番天竺相鄰之雪山而娑川者卽娑夷河而
譌其稱謂者也臣故推方言之知其不爲西流之弱水
也

今定弱水圖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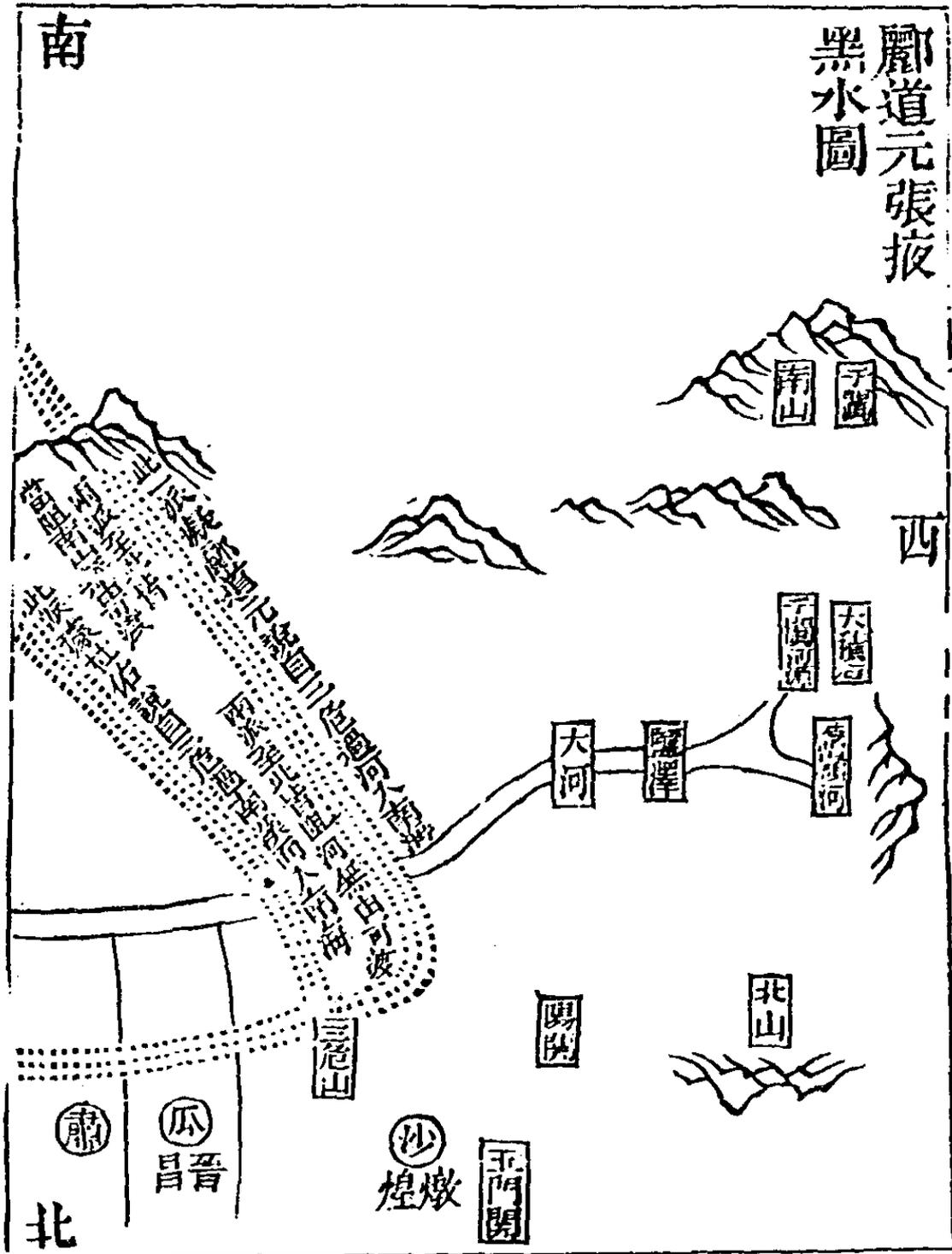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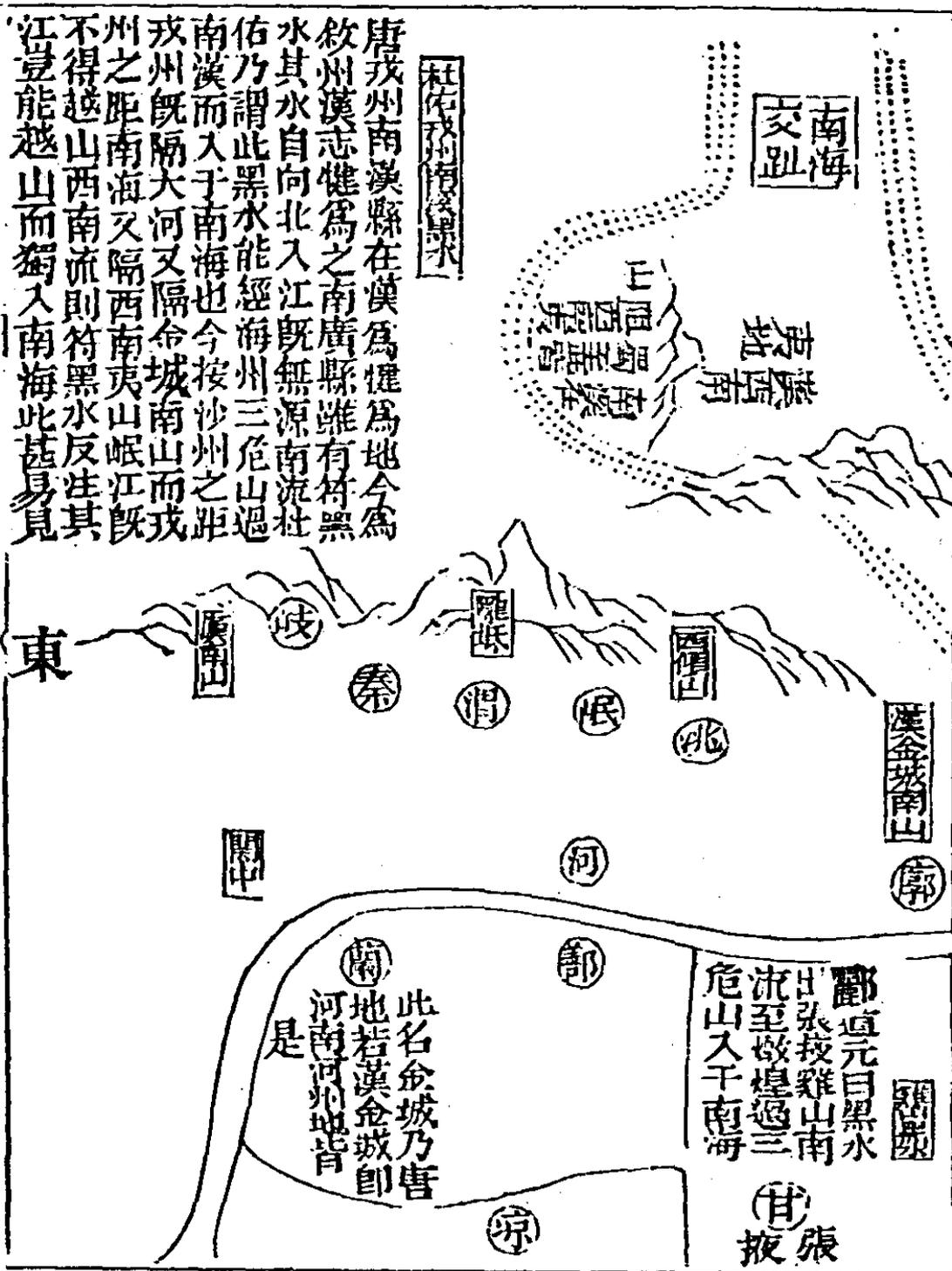
敘說

經曰弱水既西又經序聲教之迄于四海也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則經之謂西者其必合天地四海之大而皆在西乃適爲稱諸家顧獨于雍州求西其大致已失若古雍之在後世河西者其間有水源流亘數千百里率爲西向尙云可以藉口而桑賈班三家凡所稱引既皆不出乎甘肅兩州之間已不足應經而又其水未嘗西流故臣深所不據而本漢書初通西域時長老所傳條支弱水以爲經證蓋其水居西域葱嶺南山之西

地幾萬里凡水又皆西流注于西海以聲教該及四海者概之此真足以當四海之西故臣敢主其說以爲經之弱水也

酈道元張掖
黑水圖





杜佑南漢縣黑水

唐戎州南漢縣在漢爲犍爲地今爲敘州漢志犍爲之南廣縣雖有符黑水其水自向北入江既無源南流杜佑乃謂此黑水能經海州三危山過南漢而入于南海也今按沙州之距戎州既隔大河又隔金城南山而戎州之距南海又隔西南夷山岷江既不得越山西南流則符黑水反注其江豈能越山而獨入南海此甚易見

漢金城南山

鄯道元

鄯道元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故燉煌過三危山入于南海

此名金城乃唐地若漢金城卽河南河州地皆是

甘張掖

涼

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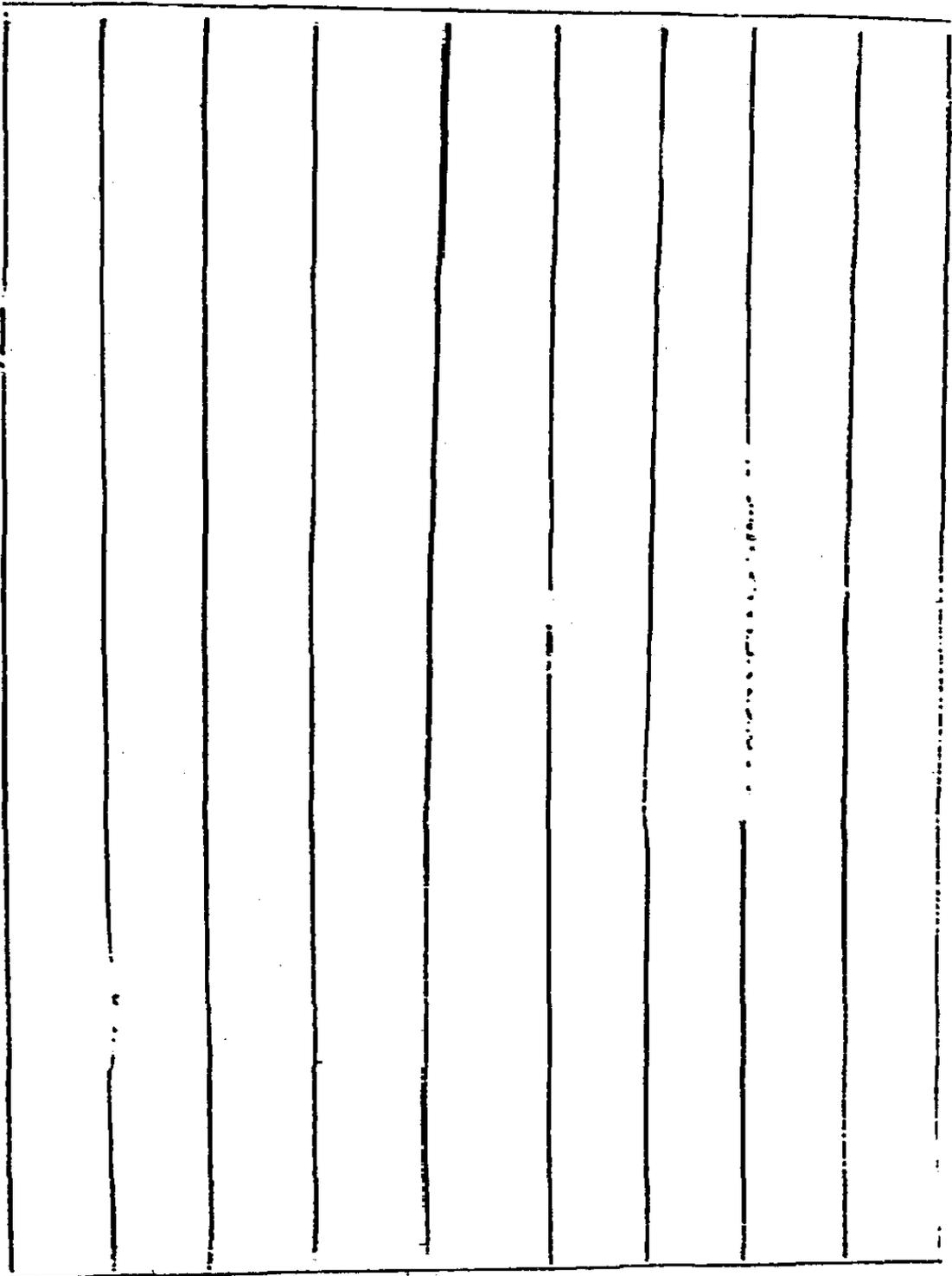
敘說

黑水弱水在經以比四瀆諸家聚而求之甘沙兩州則
既不倫而其理之尤短者卽積石河北而求入南海之
大川也甘沙南望南海中隔積石河自無緣可以越河
南度而諸家不以爲非也酈道元曰黑水自張掖南流
至燉煌過三危山以南入海謂越河可入南海旣已不
思而甘在東沙在西亦自無緣可以倒上孔穎達飾爲
之說曰河有伏流可度故入南海無礙也杜佑又增其
說曰自南溪郡南流而入南海此三說者皆不考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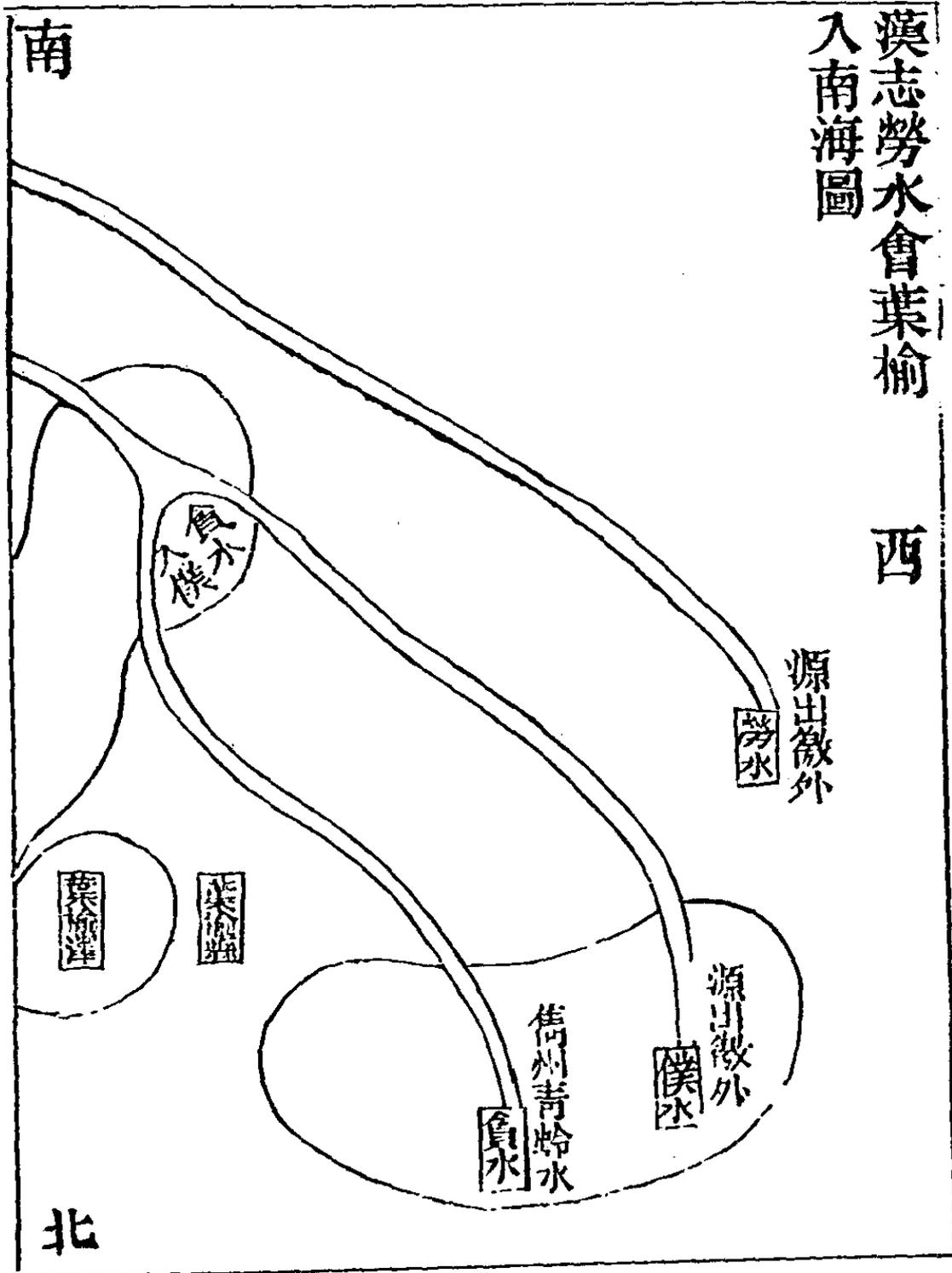
也甘沙之距南海不獨隔積石河而已也中有南山者
自于闐發蹟而東岡阜相接直至漢之長安皆在河南
皆名南山至金城今爲河州則爲金城南山至長安則爲長
安南山漢史記之甚明且以對河言之其在南山之北
而爲水之大者莫大于洮洮亦限南山而北流以入于
河則是凡水而在南山之北者無有不入積石河而歸
東海也今甘沙二州之水設使可以伏流度河旣度之
後其望南海悉礙南山何緣可以踰南山逆流而入南
海此其理之甚明者臣因進講黑水聖問嘗審訂南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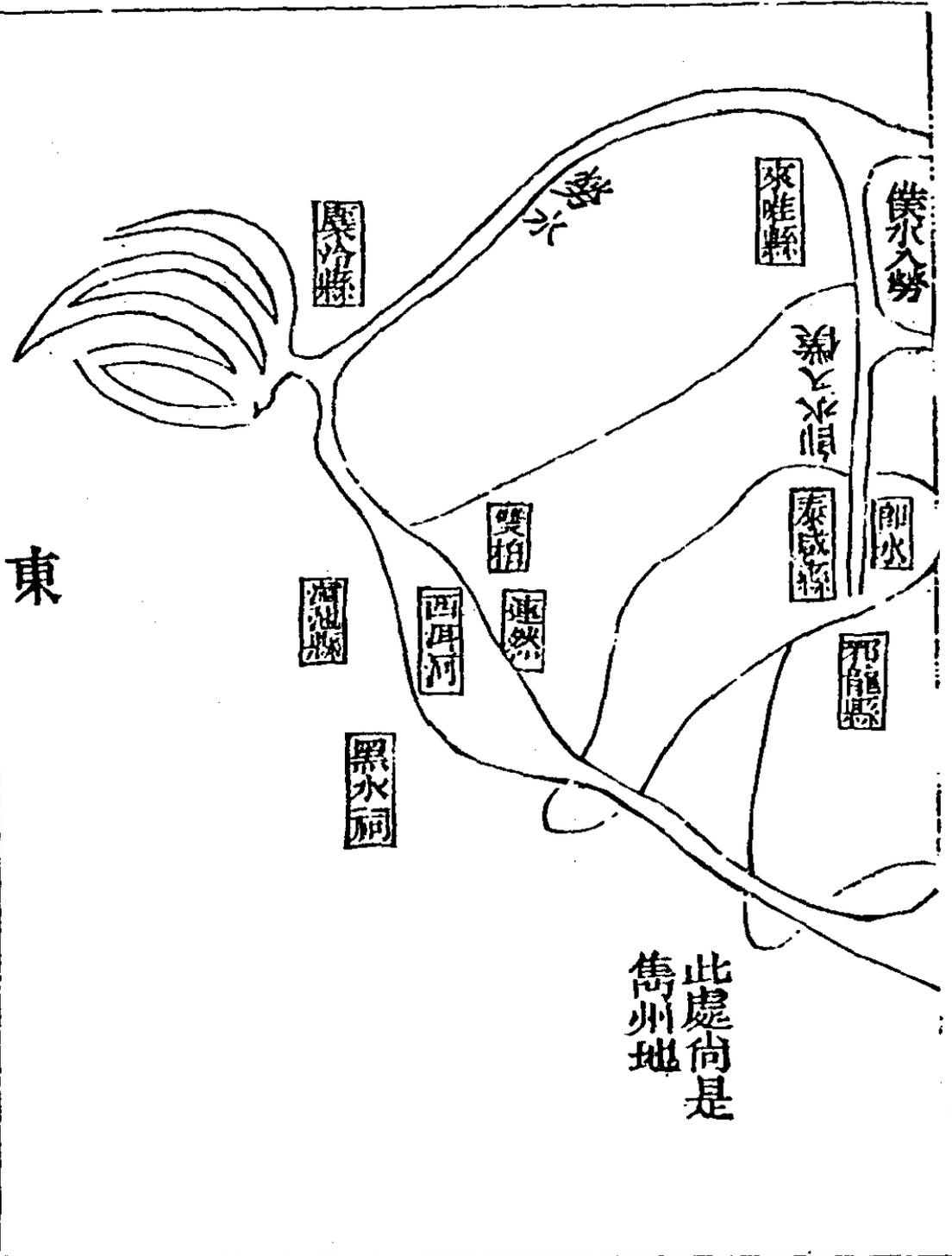
曲折臣是以敢再詳言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下



漢志勞水會葉榆 西
入南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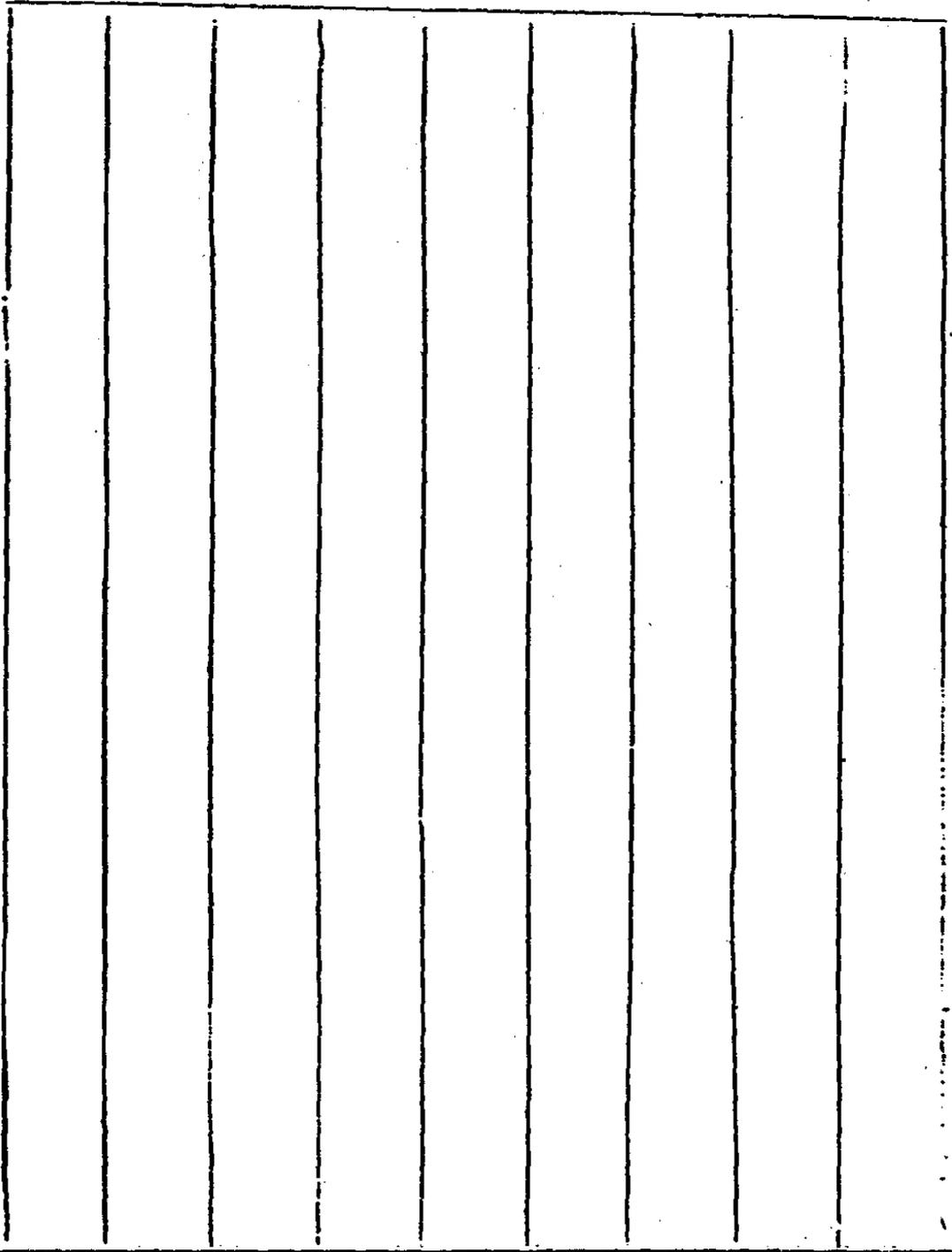




敘說

右本漢志西南夷諸水參以水經列爲此圖葉榆之爲黑水固有其辨今復考別派而附綴葉榆左方者蓋勞水之源遠出徼外其鄉與樊綽蘭滄江源正相發明則綽之謂遠出雪山莎川西經川蠻部落者其語非鑿空誕說也綽之莎川江派旣得此而明則莎夷河之不爲弱水亦益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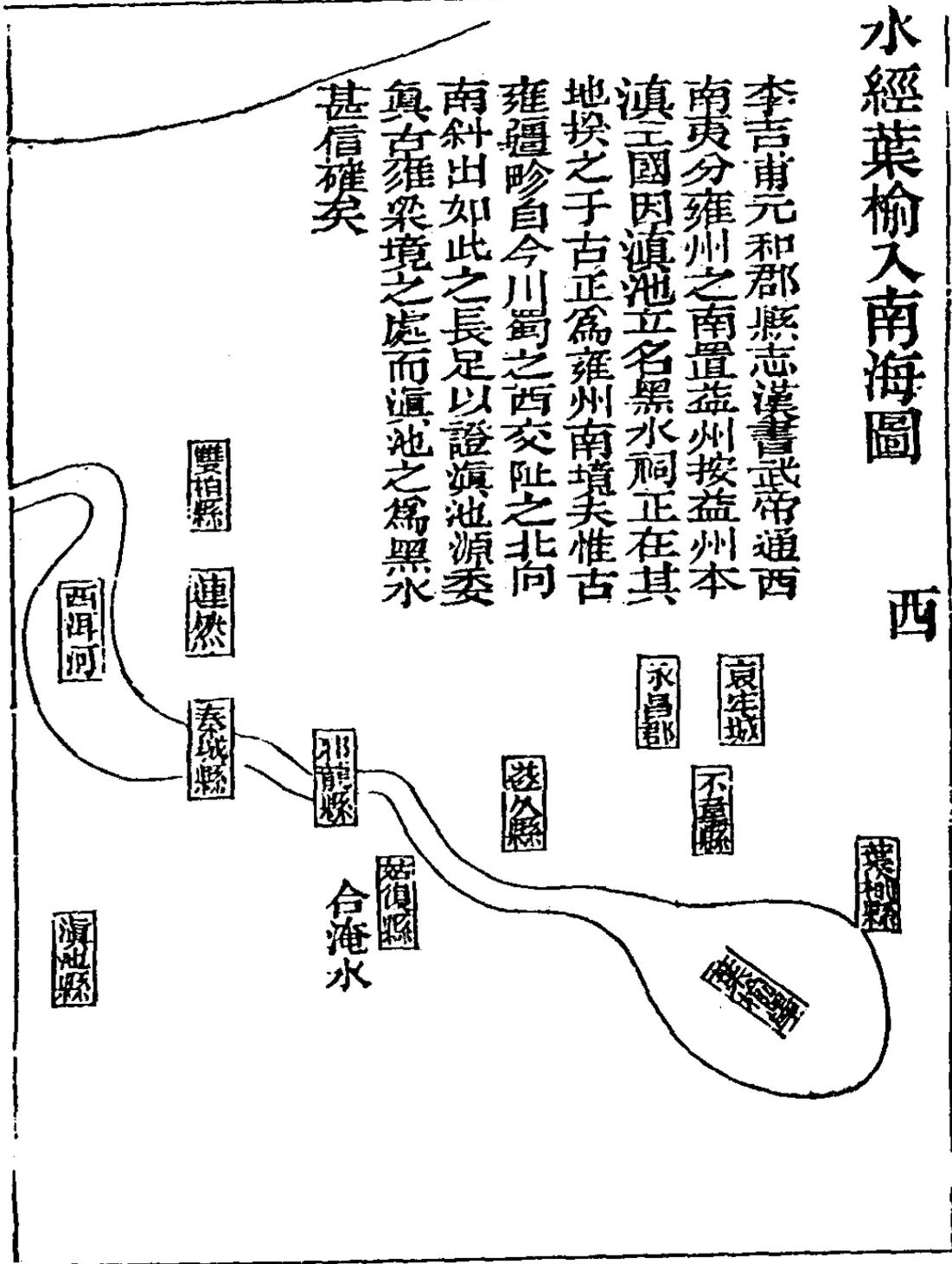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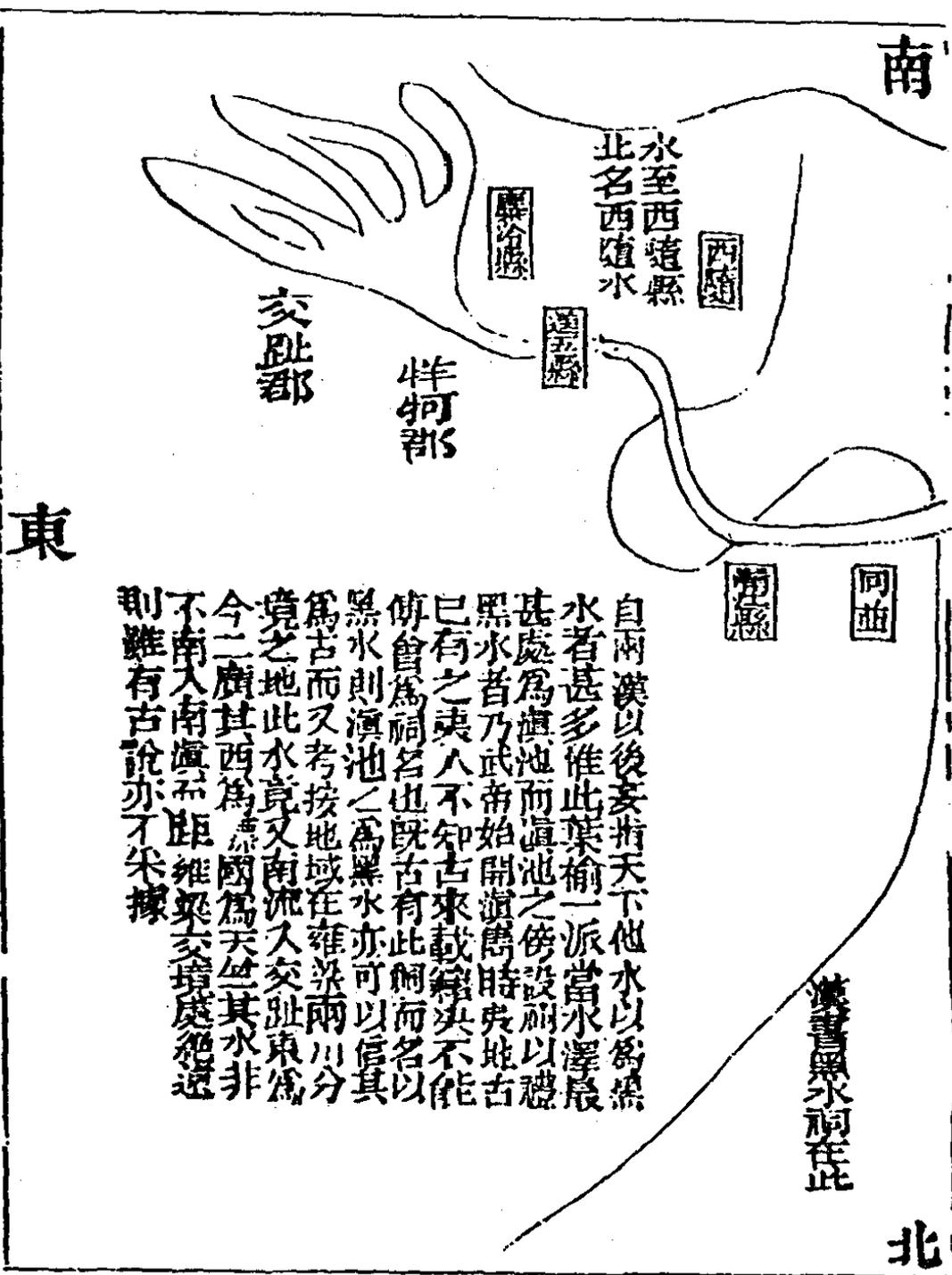


水經葉榆入南海圖

西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漢書武帝通西
 南夷分雍州之南置益州按益州本
 滇王國因滇池立名黑水祠正在其
 地揆之于古正為雍州南境夫惟古
 雍疆畛自今川蜀之西交阯之北向
 南斜出如此之長足以證滇池源委
 真古雍梁境之處而滇池之為黑水
 甚信確矣





敘說

右此圖據桑欽酈道元敘載水道所經郡縣以爲源流
其一條謂僕水自連然雙柏同注滇澤者卽古滇池而
後世西洱河也亦樊綽誤以僕水來注者爲葉榆分源
至此而合者也酈道元於滇池黑水古祠雖遺之不書
而孔穎達在唐引以釋經乃曰今有祠無水則歷世卽
此地設祠而宗禮黑水者未之有改也當是酈道元以
滇池視之而不以黑水視之故遺棄不書爾然孔氏在
唐乃云祠旁無水豈是祠也更世旣久或移之他地道

設而望祠也邪至其祠之所設主爲黑水水之流委闕
長可以界梁雍而入南海則其事實之與經應者歷萬
世不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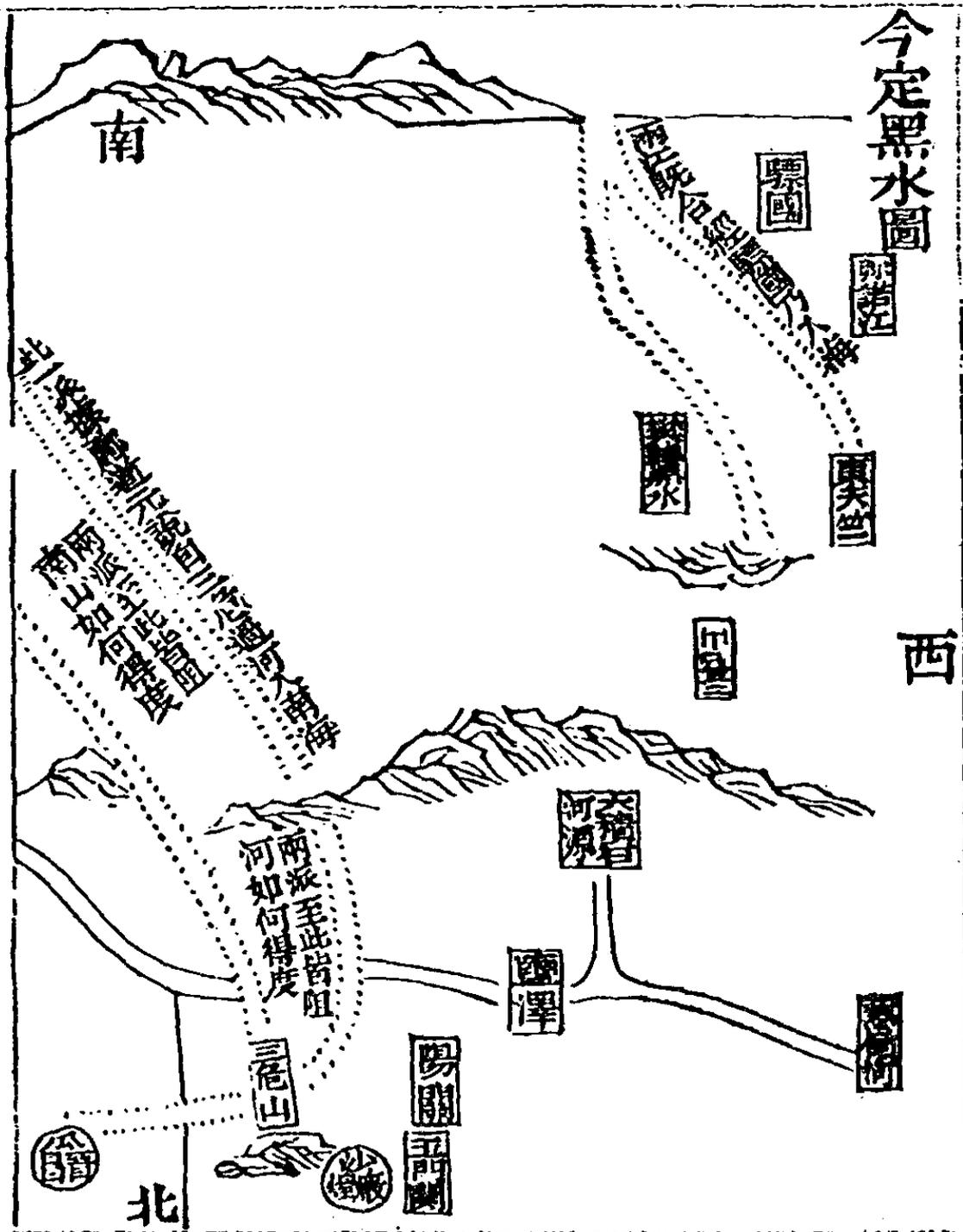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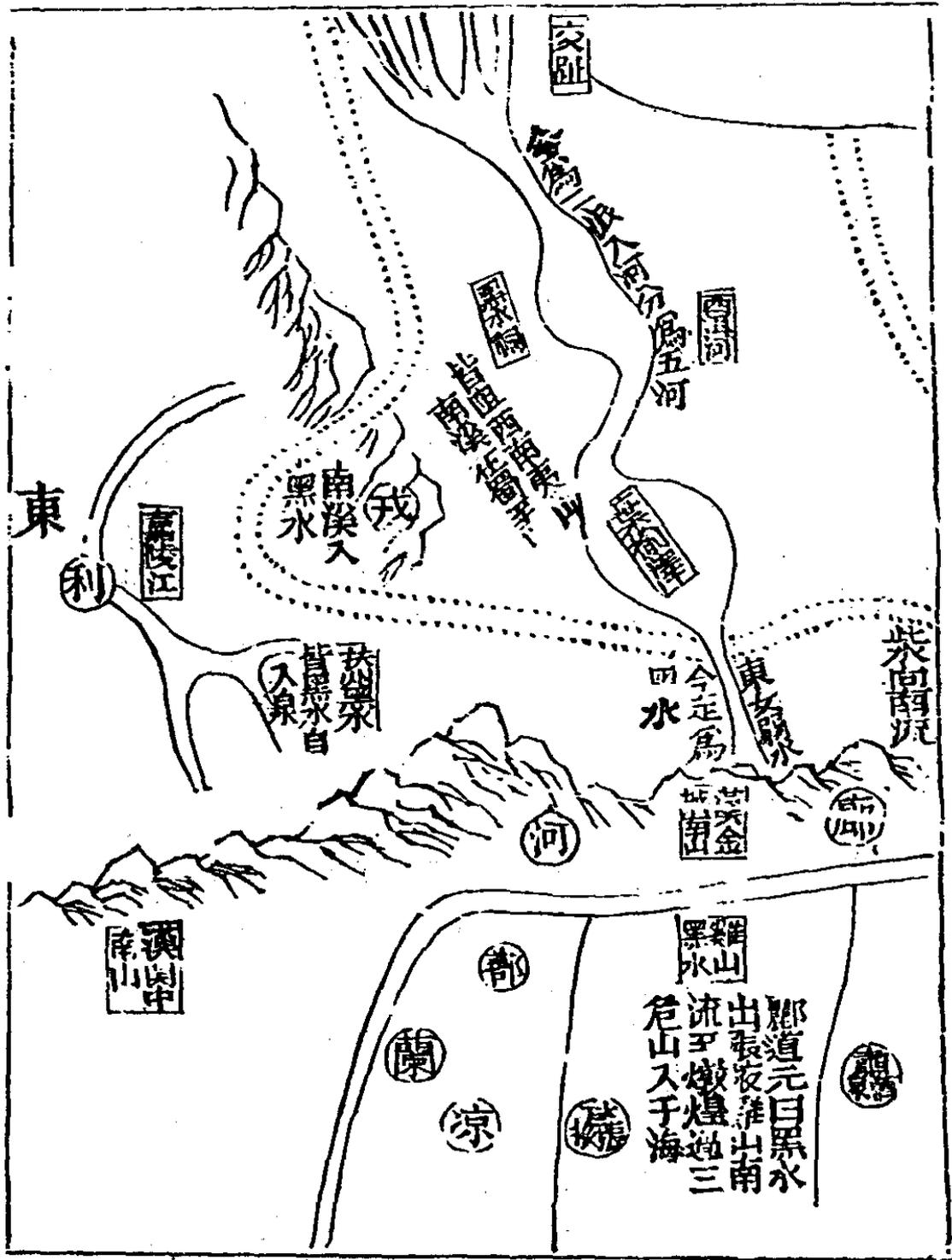
唐樊綽咸通中從辟安南親行交趾得其水道曲折載之蠻書其大川南流而入南海者四西洱河與蘭滄江合一也麗水與彌諾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勃弄諸水既小不足言盤江水經又自併入葉榆水中亦不足論其謂麗水者綽指其水正爲黑水而邏些城北有山卽三危山也臣案此之麗水下流經驃入海而驃與東天竺接其南皆際南海卽在南海一角其去雍梁分境之地實爲太遠故臣不

敢主執其語也惟滇池黑水綽書所載既可以與水經相發明又可以證知唐史小勃律娑夷河之不爲弱水故凡載籍不厭其博皆有補也後世西洱河卽古滇池之黑水也滇池當受葉榆而綽分以爲二又曰上流相灌則綽亦自疑矣今當以水經中葉榆滇池爲一流者爲正也至其蘭滄江西派之合西洱入海者其源之所始曰出吐番中大雪山下娑川者卽臣前于唐弱水圖中所辨小勃律之水當爲南流者是也雪山在北天竺卽吐番西境而莎川者卽莎夷河之稱呼不的者也酌

其地望正在葉榆斜西是水也雖揆之梁州西入太遠
不得援爲黑水而可以證知唐世小勃律弱水之誤故
臣附見而詳論之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下





敘說

諸家之言黑水者臣皆列具其說而按方稽古辨其不然臣非敢于枉撫前載也既有其傳世世習熟若不與之別正則臣之說反似不與經應也此水接辨已多今撮其要惟其接雍梁兩境而求大川之南向以入交趾大海者乃始可以名爲黑水而惟葉榆西洱河足以當之且有益州黑水古祠舊說未嘗以證黑水而此水方鄉地著悉與經應其爲可據無如此之的者也又唐史東女弱水明言南流其方鄉已與黑水契合又其國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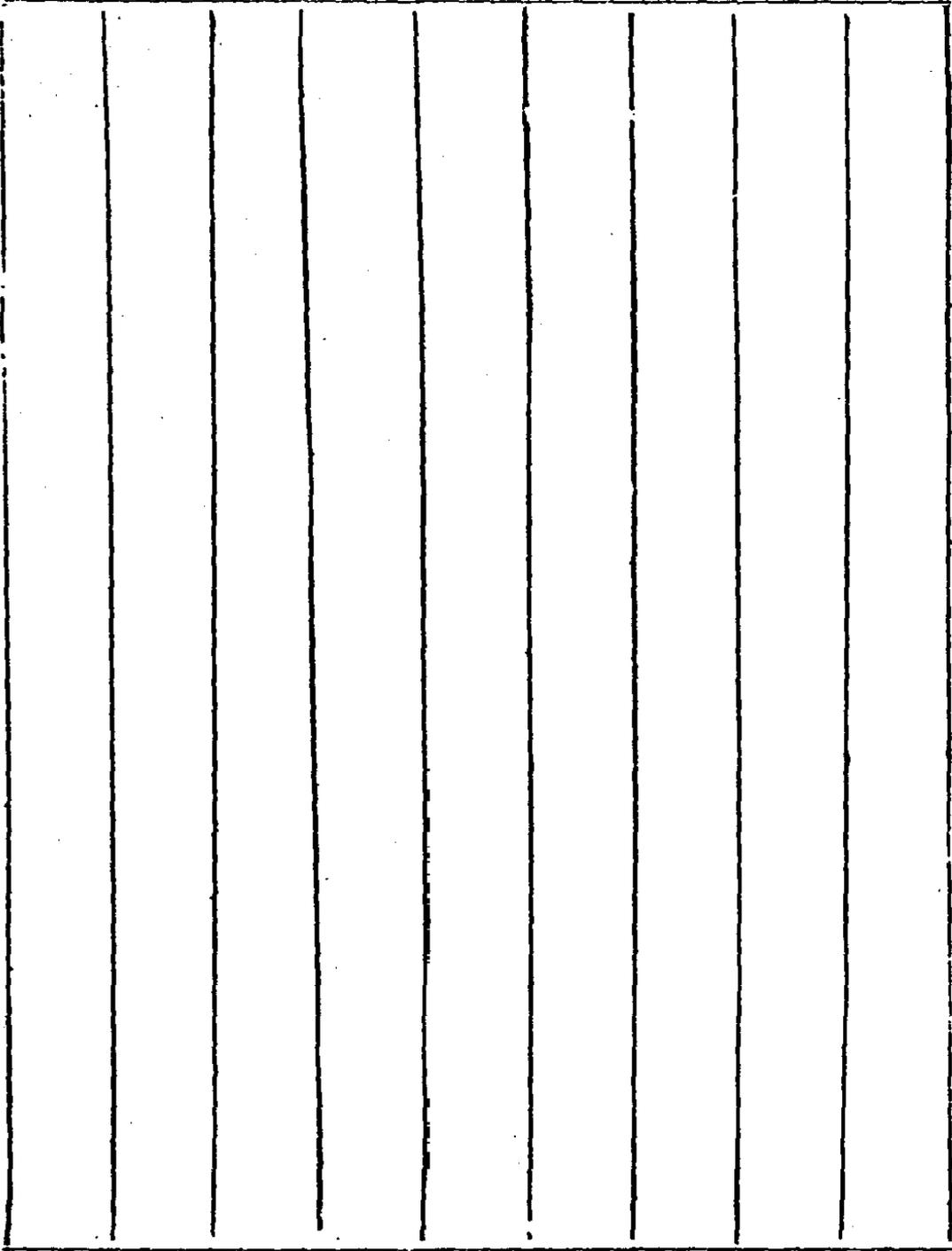
南與蜀之茂雅二州接境以漢之西南夷地言概之滇池在黎雅之南而黑水祠之在西洱河者正在滇池則東女康延川之南流者其爲滇池黑水上流無疑也況革船浮水自是葉榆一派中事而三苗遺種又在宕昌絕與此地不遠則東女之水當爲黑水上流而三危亦當在其近地而雍梁二州分境于是正相應附悉有助據不至如歷世所指河北甘沙之遼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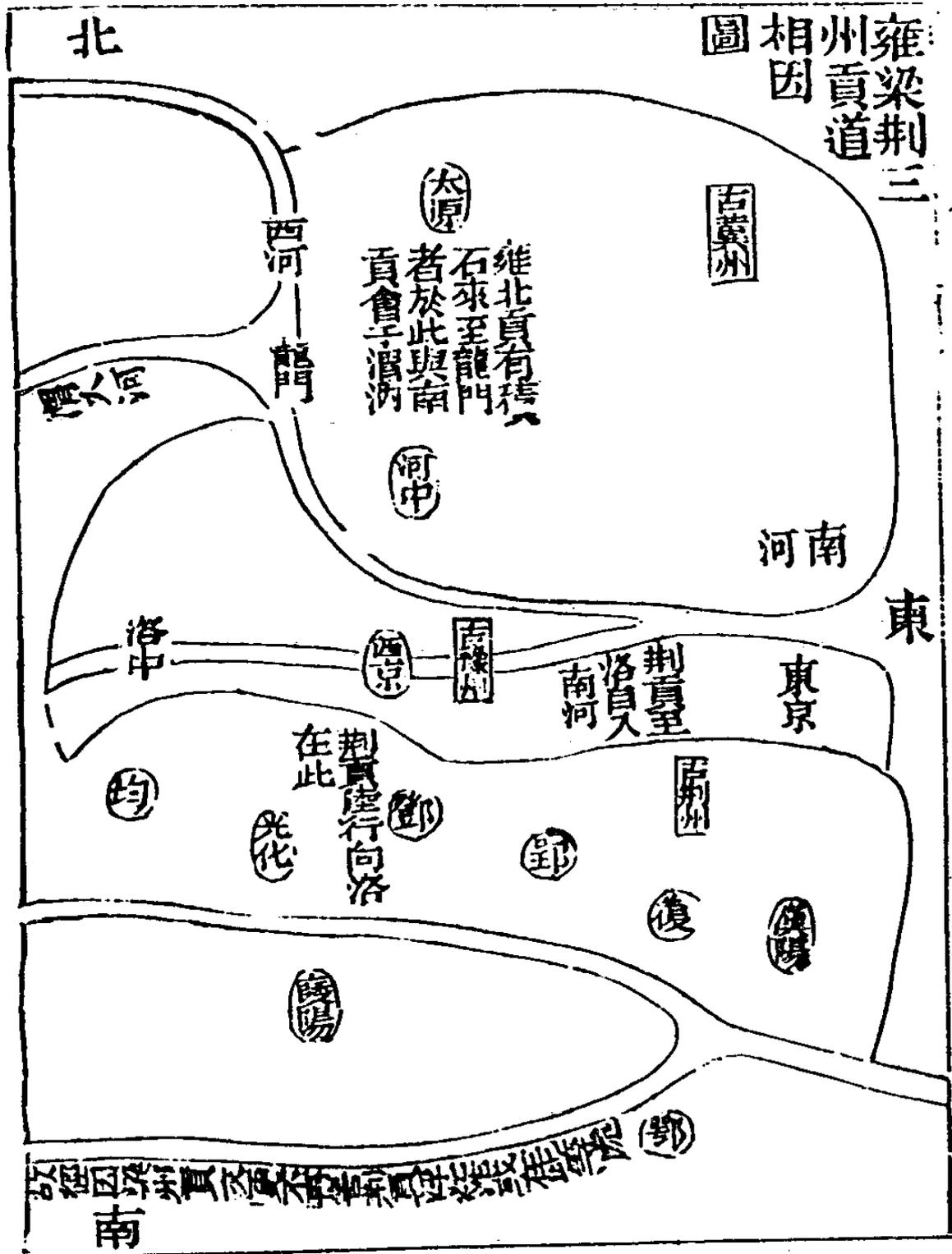
九州貢道序

禹貢書法甚簡而事理無不該具若不知其以簡爲該

則九州貢道不可明矣經于貢道蓋有兩州相因共爲一語又有越數州之遠而互文以見者臣初得此理亦未敢自主徐而察之彼此交會如犬牙參錯無闕無贅乃敢信其與經不戾惟徐州貢道所書與他州特殊臣究求積年乃始得之今著之圖則可見矣州惟冀爲帝都于後世爲河東之平陽也故八州貢道皆以冀爲向必先主冀而後他州貢道可得而言矣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下







敘說

雍梁荆三州其貢道相因者臣論沔漢嘗及其詳矣荆之貢不徑浮江漢而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正途或循枝派期便于事而已也邇漢之極無水可浮則陸行至洛以期達河故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也荆之貢道其先梁而書者顯詳如此而梁貢南道亦與之同蓋自岷江順下至今之漢陽邇漢以北與荆之入貢正共一途故經既書之于荆而不再書于梁也梁之北境貢入之道去江則遠故必自今闕

劍之北金洋興元之南取逕入潛以求達乎漢也然則
不浮漢而浮潛者凡漢水支流皆可名潛隨其逕便可
達卽達不容必待至漢乃浮也自今日利閬北上轉東
而道乎金牛以及漢中卻爲夷徑而此時遠在秦前今
金牛縣五丁之道未開則凡巴郡在北而遠江者其貢
入正以浮潛爲便而非舍劍利不由也旣浮潛達沔又
可以求逾乎褒而展轉達斜以入于渭其徑道當然也
褒今不名爲沔然漢上爲沔此褒旣據漢水上流正與
沔應雍之貢入亦有兩道其北道自後世朔方西涼浮

河者無所因于他州故特記其詳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南道自今陝西入河者與梁之北貢所謂浮渭入河者同道而可以會合積石之貢於河故又因梁州前文而特致其略止曰會于渭汭而已其義例與梁荆一律也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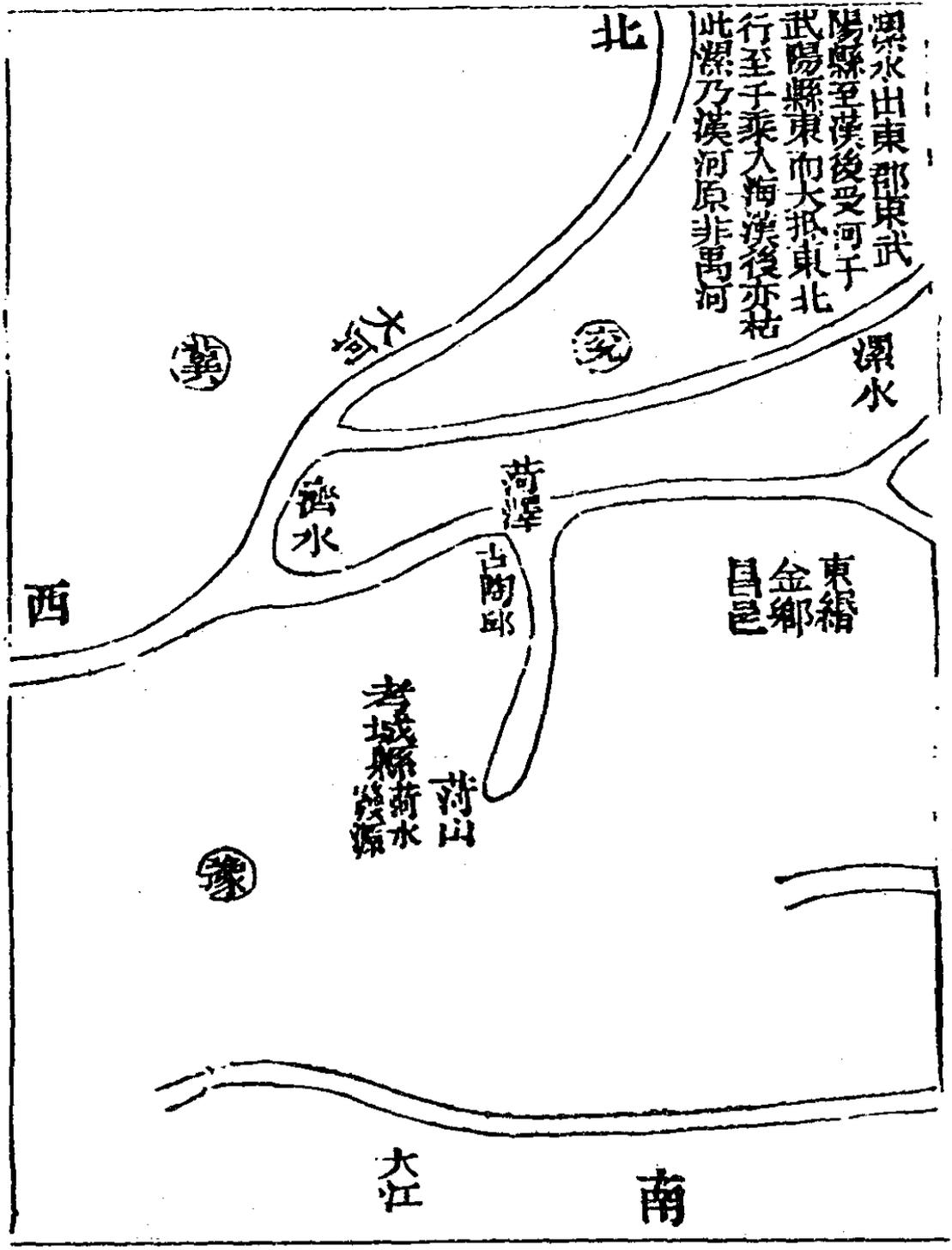
--	--	--	--	--	--	--	--	--	--

四州貢道相因圖

四州貢道惟交徑自濟源達河至青貢向沒可以達濟即更不書
 達河因交貢前文也徐貢有荷可以達濟則并濟不書知荷濟相貫也
 揚貢先自江入海卻自海溯淮自淮入泗故至泗以上更不再言則
 泗可達河已見徐貢蓋經之書法簡于文而該于事者如此



漢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漢後受河于武陽縣東而大抵東北行至子乘入海漢後亦粘此源乃漢河原非禹河



敘說

河行乎交而合交一境言之其地必有遠河者故隨其
便于濟潔則使浮之以達于河故交貢曰浮于濟潔達
于河也青之浮汶入濟蓋期至河而非以至濟也經書
青貢止曰達濟而不竟之于河者達濟則河自可徑不
待複書也揚之貢可沿江海以達淮泗而徐貢兼有淮
泗亦可達濟然經于徐貢既越濟不書而又泗上更得
一水乃可因濟而求達乎河經之越濟其例既異他州
而泗又無徑達大河之道則水道又不可曉故臣久求

詳考始知泗之北濟之南有菏水者自定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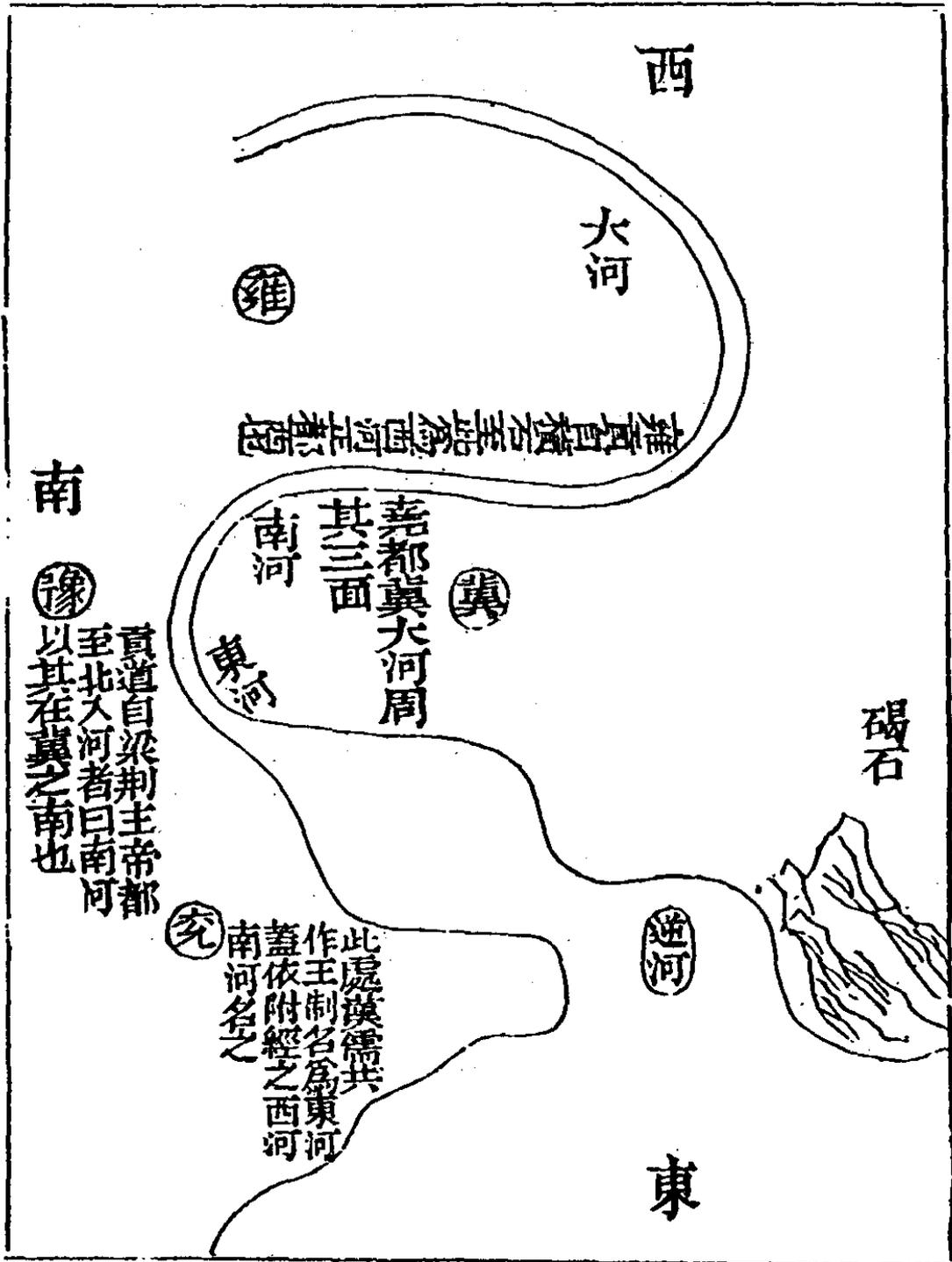
今曹州與仁府及廣

濟而下經昌邑金鄉東緡魚臺四邑而與泗水合是水

也班固以爲河水許叔重以爲菏水河菏古字應通然後知徐貢之書達河也非以越濟也正因菏以達也夫惟有菏以爲達濟之因則江海淮泗菏濟自南而北交相灌注水道既不闕絕而經文書例已書者更不再書通此經一律也

冀州夾右碣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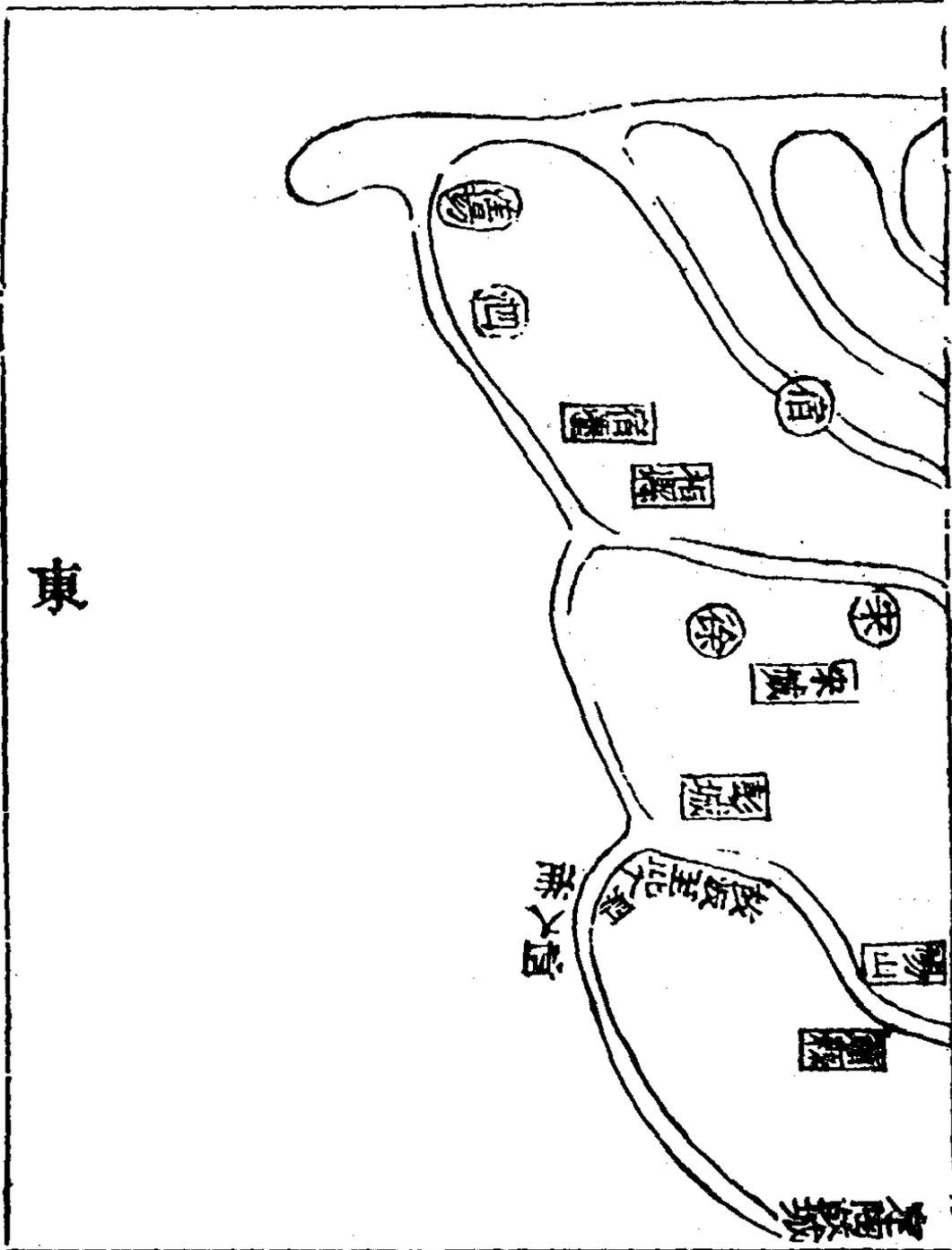




敘說

冀爲帝都其西南東三面距河他州貢入皆以河爲至則冀之貢自此三面而來者所不必書以省文也至其北境亦自甚廣在漢則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皆其地也水之大者如遼濡滹易皆可以浮而中高不與河通河旣不可徑達故自北沿海乃得泝河當其面河求泝之初必且南面西轉故附夾河口碣石以爲之右而後得入此其書法所爲特異于他州者也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卷下



敘說

河汴首末惟桑鄆水經有之而有其難曉解者其目凡三濟汴同爲一流難遽辨別一也汴行平地徒壤無石水道旣數徙移人力亦時改鑿故其支脈錯出而無首尾二也上自成皋下至淮泗其名稱彼此相互鴻溝漕渠陰溝葭蕩浚儀之爲渠梁魯之爲溝甚至礫丹京索邠沙蓄獲雖渙過或彼據此名或東仍西目無所質正三也臣昔爲禹貢後論旣詳言之今撮會其要事爲之圖各加辨正列具左方貴于易見其應引事爲證而實

之文字則爲靡冗者今書于此

汴濟之別

濟水之在河南者必因溢爲滎澤乃始有之古縣之以滎陽得名者爲其地之有滎而縣在其陽也今水經敘濟未及滎方在成皋已遽列書濟派于前此旣明誤又漢世汴濟自陽武以上率多合流其移徙又復不常最難考定故雖漢明帝時東西兩漢史書未著汴名而汴濟已錯互爲一臣今詳考水經自陽武分水處其東流以趨定陶者則當爲濟南流以趨大梁者乃當爲汴而

汴濟始有分際也然成皋之濟無有言其年世所起者以臣意推之當在秦前蓋秦人貯粟敖山有倉有城則鑿河便漕苟非秦創亦必先秦有之而秦人因以置倉也

汴派曲折

受河之水至漢陽武縣分流其一派南下者自中牟原圃之東趨大梁未至則爲官渡官渡亦名沙水沙讀如蔡卽蔡河也班固著荑蕩渠於滎陽而曰首受汴東南至陳留入潁者卽此派也史遷謂二代以後鑿滎爲渠

以通漕路使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得會于楚者亦此派也亦戰國之謂鴻溝而楚漢指以分境焉者也既至陳留今東蔡河正派之外支脈散布遽爲三名其在開封浚儀之北者爲浚儀渠稍東爲汜汜又東行至蒙爲獲獲至彭城北遂入于泗此從大梁亦東之北而數之爲北來第一水也蔡河自開封南行至吹臺東又分二派其東行而在北派者爲睢睢自陳留逕宋州今京應南東南行至今淮陽軍睢口入泗此分蔡于陳留而從北數之是其首派也其東行而在睢之南者是爲渙

水渙亦自陳留雍邱南來而趨臨渙蘄縣以下入於淮是爲分蔡於陳留而從北數之此派則於沙爲次二也此臣前謂蔡河至大梁而別派自爲三流者也蔡河又南至陳之太康分派以入鹿邑則爲漚漚至義城入淮此又一派而不在大梁分派之數也蔡河又至陳城而合於潁潁至壽春東入于淮今世之謂潁河是也當蔡之入潁也卽班固之謂葭蕩渠受沛於滎陽至陳入潁者是也若以班固所志爲正則雖蔡河自中牟分陽武濟派而下以至入淮皆可名爲葭蕩渠與戰國楚漢鴻

溝之目相應然而分支于蔡而他出爲汭爲睢爲渙爲
過者本其所受言之雖雜稱鴻溝荇蕩亦不爲非實也
故酈道元於浚儀渠曰汴涉陰溝也於陰溝曰梁溝旣
開荇蕩故瀆實兼陰溝浚儀之稱也於汭曰故汭兼丹
水之稱也其他書雜指支流以爲汴鴻溝者又多也以
其源派交貫則名稱相互亦不足怪臣獨有疑者汭在
大梁特五大派中之一小支而自東漢以來汴之一名
得以小水掩蓋諸水世共遵之莫有知其所自者故臣
意不愜而辨之在左

汴水立名辨

古今之水立爲一名而他水不論巨細遠近悉從其目者其說有二若從下流而總其源則必水派特大可以翕受其來而掩蓋之也若彼大此小乃能立名而使他流受之則必發源之地據其上游可以該泄其下也今汴在水經與受蔡分派者其在睢渙澗派中特一支爾而安能使淮泗之北滎沛之東凡水流委悉受其名而莫之與京邪況東漢之世又兼濟派而該之也歟前世名人著爲地書者甚多無有辨者臣惟天下山川名稱

未有無因而起者患人不求耳臣嘗求之而頗有所見然疑其創出臣意不敢著之于論而卒焉懷不能默也葺蕩渠之得爲汴不待隋渠已立而始擅其大也漢明帝時濟嘗併名於汴而汴不受兼於濟也則葺蕩渠者其經行之地該貫闊長固可知矣然考之水經隋人未引板渚達淮以前班固雖云渠受濟水而自磔索未注故渠已西但有空渠河水高昂不與渠應故酈道元之記磔索曰濟渠水斷汴溝惟承此始則自漢以後汴渠實資磔索以爲有水之始也就二者言之磔溪水者出

滎陽之南在漢志爲卞水爲馮池卞水馮池同注礫溪故礫溪得而受之以灌高卽之渠也爲此之故遂有推究其自而主本卞水以爲之名傳習旣久遂加水爲汴而汴之名遂至該括豫徐漕渠名稱者亦臣前謂居上游而臨下流之意也其增卞爲汴正如許叔重之書弱水而加水其傍字遂爲溺元結加水於吾溪之吾而吾遂爲渚正其義也至道中太宗嘗問張洎汴渠首末洎謂汴水爲汧後人惡其字之從反易反爲汴此執一之論也許叔重固嘗書汴爲汧然古字不如後世拘窒滎

波而或爲滎播沘水名州而遂爲沘其義固得通用矣
又如濟沘沛三體通書豈有惡齊易申之意乎水經書
沘固嘗爲沘亦爲沘而東漢一史皆書爲沘則沘之通
沘亦可證矣沘之奏陳大率祖龔酈道元語凡酈之誤
沘皆因之不能辨正也沘謂漕渠爲禹所鑿不知司馬
遷明謂三代以後乃始有之則其誤固龔道元矣又言
酈實音沘當爲沘水徧閱字書酈之讀皆與駮同無有
音之以沘者也況又杜預釋酈爲地本不爲水其可彊
同之乎其他誤者甚多如指東西廣武枯澗以爲沘渠

而澗水自南注汴汴流原不注澗其得爲汴乎又其謂
始皇鑿渠以灌魏郡是謂鴻溝不知鴻溝之名戰國蘇
秦固嘗言之不待始皇乃有也又況史遷所記言王賁
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則是先有渠水而始皇引之以灌
其城非始皇創爲此渠也洎之誤如此臣非敢抉摘其
失姑舉其誤以見汲之爲汴洎本爲酈道元所誤而臣
之言非臆鑿也許叔重雖務存古而著此一字然汲汴
古同品其名稱之起于汴水臣言似有源流始焉疑不
敢書已而竟不忍棄遂著其詳示不敢隱也

滎汴互派辨

濟汴自陽武以上兩皆受河爲流而又並行狹地雖或有時分派要其合流之時多也夫惟分合旣數則有源委交貫已自難明而又河口決塞古今率不越乎滎陽陽武之間据水經所載有瀆無水者甚多已不可究窮而況決口枯隧史有其名而地無其迹者雖地經亦不得載故水經桑屬二子亦自數言難考也今姑就其諸水之有條目者立以爲經而參以古事則其當否亦自可以證定而不至於茫然無著也水經之立目者凡四

其曰濟者本經之溢滎而南者以爲之名也其曰渠者因漢世葺蕩渠而直以渠言也其曰陰溝者水經以爲受渠而爲獲入泗者也若夫隋世汴渠出河而實梁宋以入于淮者蓋又因汴故名而出于水經之後也此其凡也又如別名之出爲鴻溝爲蔡爲澗爲浚儀渠爲梁魯二溝者又該總乎此四派之中者也且夫水經之濟其敘源雖誤而銓次最在衆流之先于是其迹道所布亦自成皋北受河而東歷二廣武敖山滎陽縣皆行其北已乃稍南穿故滎澤而東出于沙城又北至于陽武

與葦蕩渠稍會而遂遽分其南派實爲官渡而北派則
純一爲濟也此水經敘濟之源委大致可攷者如此也
水經之于渠水第言出河不言所出何地酈道元特明
著之曰渠水自河與沛亂流東至滎澤北東南分沛歷
中牟圃田之北以與陽武分水卽濟派中謂與葦蕩會
于陽武而分派以爲沛濟者也至其發源但言受河不
主何地此渠比諸渠爲大臣故別立一議以要其受河
歸宿也陰溝之名前世罕見今其潰隧自陽武別分二
支又不在濟沛正派之內南至封邱而合于官渡此據

其所傳可得而言者也然此二支者桑欽以爲受渠于
葭蕩酈道元以爲受河于卷縣二說不同而臣以爲受
渠爲是也若如酈說果從卷縣受河邪其東流及乎陽
武當與濟汴兩派皆合爲一也旣三水爲一此之陰溝
自北而南橫穿兩水何用知其入而復出者之爲陰溝
邪若用欽說觀之則截自陽武汴濟之南分汴南下至
封邱合于汴其于事理地望皆無乖迕臣故以欽爲是
蓋有理也自此以外坂雖渙澗流派甚明亦有序不混
可案圖得之不竅于辨

荻蕩渠口辨

水經渠水卽荻蕩渠也經但言其受河而不言受河之地何在也臣案水經河流至於滎陽之北乃曰荻蕩渠出焉而滎陽受河之口古今不一雖知不出滎陽邑境之內亦莫能的指何地也史遷之記鴻溝也曰三代以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楚地四面之漕此時古滎陽地未有河陰滎澤二縣則自成皋以東卷縣以西皆滎陽地也漢建寧石門水經謂在敖城西北以地望言之則正滎陽也賈讓欲建大河水門以泄河怒而

援引漕渠爲證曰滎陽漕渠足以下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作石堤當必堅安如淳釋之曰今礪溪口水門是也礪溪口者正在滎陽敖山西北而水門適與相當則既與水經契應矣礪溪之西故濟雖有枯瀆而河水不應北至礪溪南來北注然後此渠乃始有水故水經謂濟流既斷漕渠所承惟此水爲始者指礪溪索水言之也故知礪溪注濟之地正漢世汴口與之相對也此臣得參衆說以言也賈讓之言曰水門但用木土者建寧之前水門未用石而用土也夫惟渠口既有其地

而汴水之自礪溪北注者又爲此渠有水之始則臣謂
汴名因下而得非臆說也

隋汴首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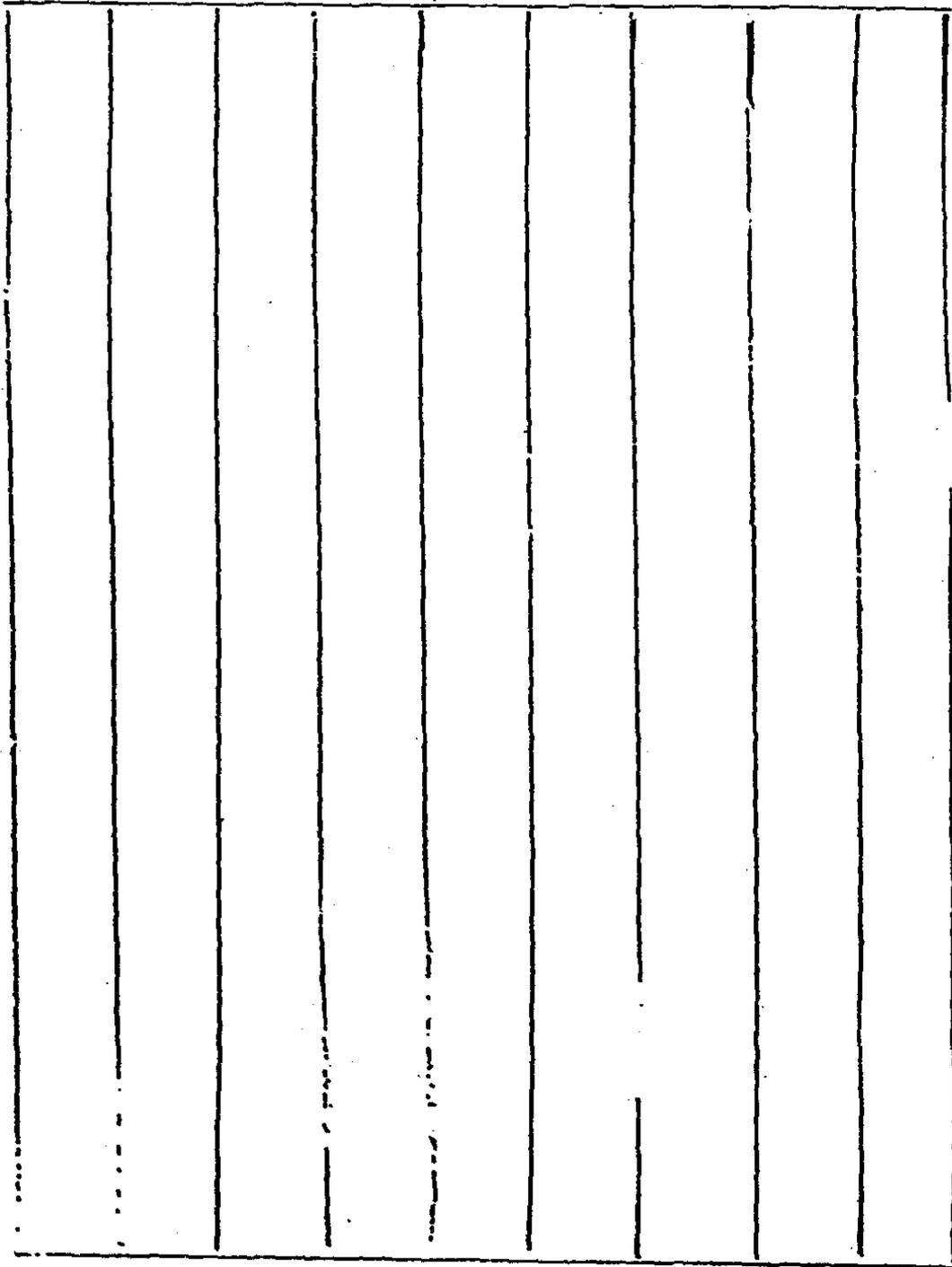
世言隋煬帝始鑿汴渠此不考首末而概言之者也古
汴凡葺蕩渠皆得據以爲稱不可汎推惟水經正名以
爲汧派者在大梁城北亦在城南其正渠本在北也已而東行經徐

以入於泗者古汧也至煬帝之汴上旣受河暨至大梁
又卽城之西南合琵琶溝水以大其流旣貫大梁遂南
逕宋宿泗以入于淮而古汧之在徐者遂廢此其更易

之因也隋汴受河在板城渚口而板渚之在水經古來自有分水故道亦非煬帝之所創爲也隋史記文帝嘗令梁睿增築漢石堰遏河入汴旣增築漢之石堰則增築者文帝而故堰亦自漢迹也漢世緣河上下爲石門以入河水而可以推考者二其在板渚之上則爲建寧石門此門與礫溪對當在滎陽西北是其一也其在板渚之下則爲陽嘉石門水經記其所自曰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淮古口時人亦自爲金堤計其地似在滎陽之東是又其一也隋史煬帝鑿汴自板城渚口

爲始而板城渚口在唐隸河陰縣也唐之河陰在漢滎陽之東而後世滎澤縣之西則隋之汴口所因于漢之石堰者豈建寧石堰也邪然建寧右門比板渚又在上稍遠豈其別有一堰者不可究也又李吉甫言板渚在汜水東北三十五里而汴口乃去汜水五十里則汴口猶在板渚之下也其後敘載河陰縣汴渠又曰隋自板渚引河以入汴口詳求其言當是板渚雖已受河而渚有垠岸未用隄遏至河陰汴口乃爲平地必築岸立門乃得東水入渠不至散漫于東流去板渚二十五里乃

始得爲汴口也蓋隋汴首末大略具此而唐及本朝皆仍隋故本朝河陰已屬孟州州名雖與唐異而地則同也



敘說

蘇氏書傳言隋汴禹時已嘗經始臣以宋武帝北伐舟
行考之知其不然也宋武北伐凡再先一舉在義熙中
滅慕容超則浮淮入泗至下邳舍舟而徒下邳今淮陽
軍也泗水卽會合南清河而自兗徐南下以入于淮者
也夫浮淮至下邳卽舍舟而步以向山東知無今泗州
隋汴也不然不肯遽以舍舟也其至臨朐揚言曰輕兵
自海道而至此時江無入淮之路故但言海道也及其
旣平慕容超得徐州而西向長安以伐姚泓遂遣周超

之自徐州緣汭故溝斬木穿道七百餘里以通于河其
逕道卽由徐州故汭望西以達大梁者是也宋州寧陵
縣汭渠之旁有周塢者乃超之休徒之地故以周塢名
之也自大梁以上有官渡可浮直至滎陽垂欲入河古
漕渠堙廢又於敖山之北創鑿以通漕運已而岸摧渠
塞又於稍北十里別鑿一渠始有湍流可以行舟也帝
之舟師雖有自清河以爲達河之道者而沈林子水軍
之自汴入河者正由滎陽石門得濟故後世訪其遺迹
而皆本其所自曰此劉公所鑿也此皆自徐以遡梁鄭

滎陽而爲之派流也臣是以知自隋以前由大梁南貫
宋泗之汴未之有也王鎮惡領舟師自河入渭所乘皆
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北人驚懼以爲蒙衝自能
泝流而上旣入渭遂舍舟厲衆以克長安此亦舟師一
奇也然而蒙衝小艦不利大川往往必由石門新渠而
上則周超之之役其爲舟師奇助甚不小也此宋武自
南而北得用東南長技其曲折如此也臣故因而敘載
以便考證

閣學尙書程公曩在經筵進黑水之說上動天聽

因以禹貢爲論爲圖啟沃帝心且以東漸西被教
暨朔南爲惓惓之忠盡在于此嗚呼大哉言乎其
本藏之祕館天下學者欲見而不可得歲在庚子
公以法從出守溫陵而編修彭公提舶于此與公
有同舍之舊得其副本應行一日摳衣彭公之門
質款之餘出示書一編曰此程公所進禹貢論圖
也子見之乎因再拜以請而三復其說見其議論
宏博引證詳明皆先儒之所未及乃請于公願刊
之郡庠以與學者共之公曰是吾志也乃出公帑

十五餘萬以佐其費復請公序以冠其首凡所畫之圖以青爲水者今以黑色與水波別之以黃爲河者今以雙魚線別之古今州道郡縣疆界皆畫以紅者今以單黑線別之舊說未安今皆識之以雌黃斷線別之斯文一傳使學者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感慨今昔皆有勒功燕然之心則閱此書者豈小補哉淳熙辛丑上元後五日迪功

郎充泉州州學教授陳應行謹跋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下終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圖理地川山貢禹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程大昌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192